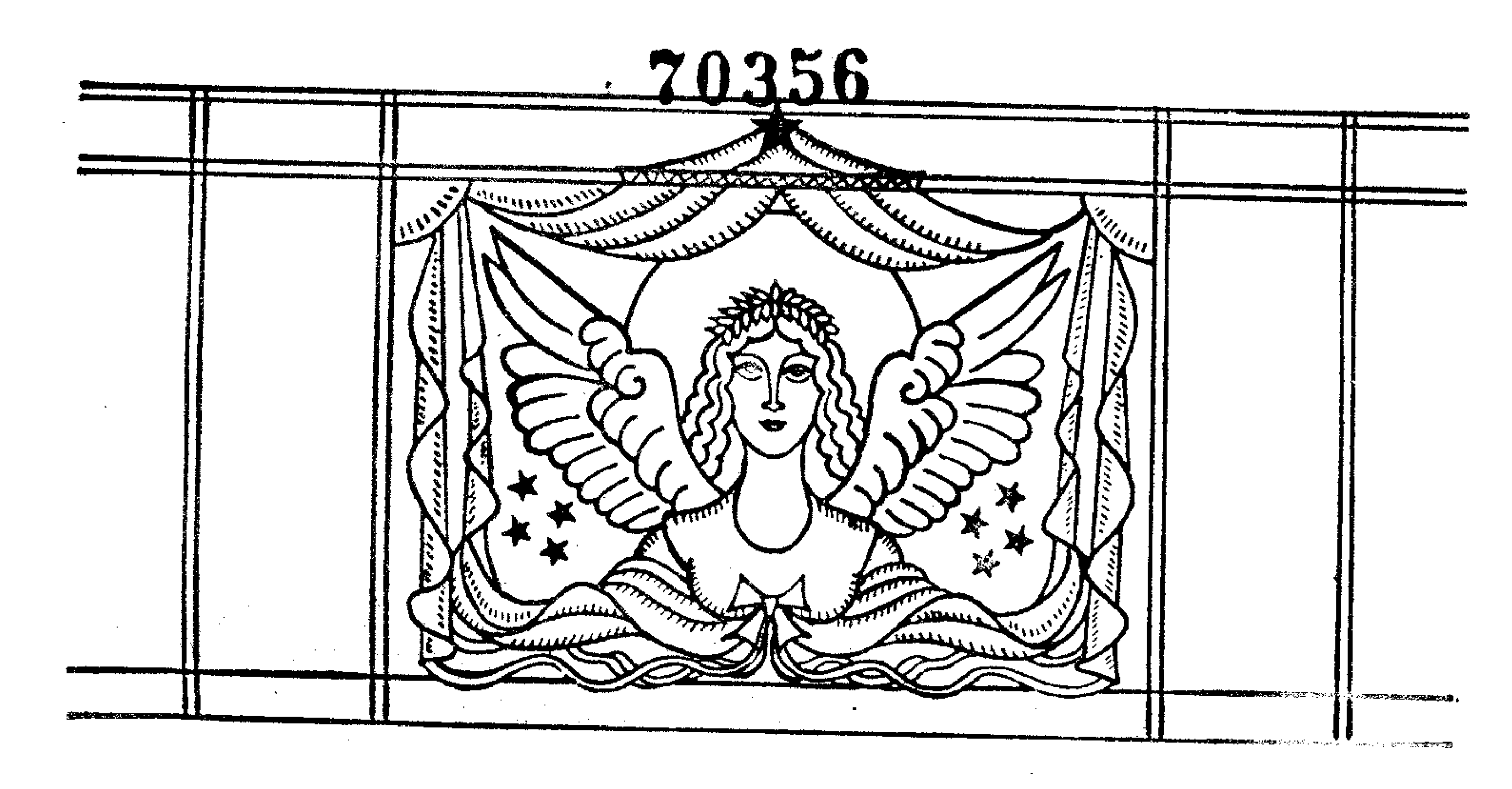
神曲

地狱篇

但丁著

神曲
地狱篇
但丁著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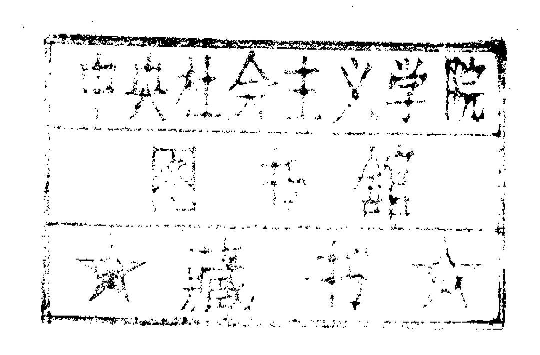


神曲

地狱篇

〔意〕但　丁著

朱　维　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ante Alighieri

Divina Commedia: Inferno

本书根据英国 Dr. Carlyle 的英译本

(J. M. Dent and Sons, London, 1919 年版)转译

法国 Gustave Doré 插图

神 曲：地 狱 篇

〔意〕但 丁 著

朱 维 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0 字数 181,000

1984 年 2 月新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209,401—254,4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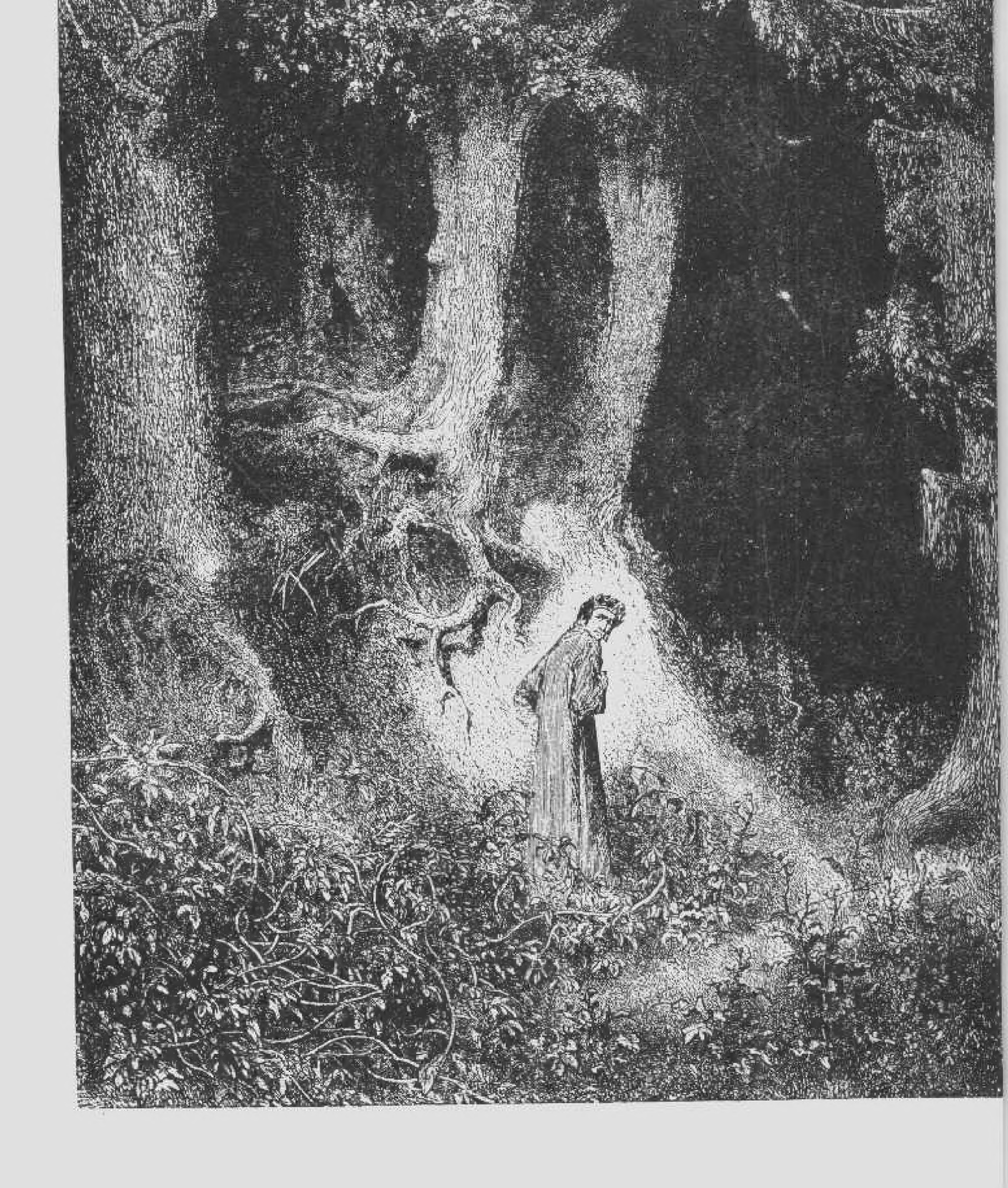
(据原上海文艺版)

ISBN 7-5327-0091-7/I·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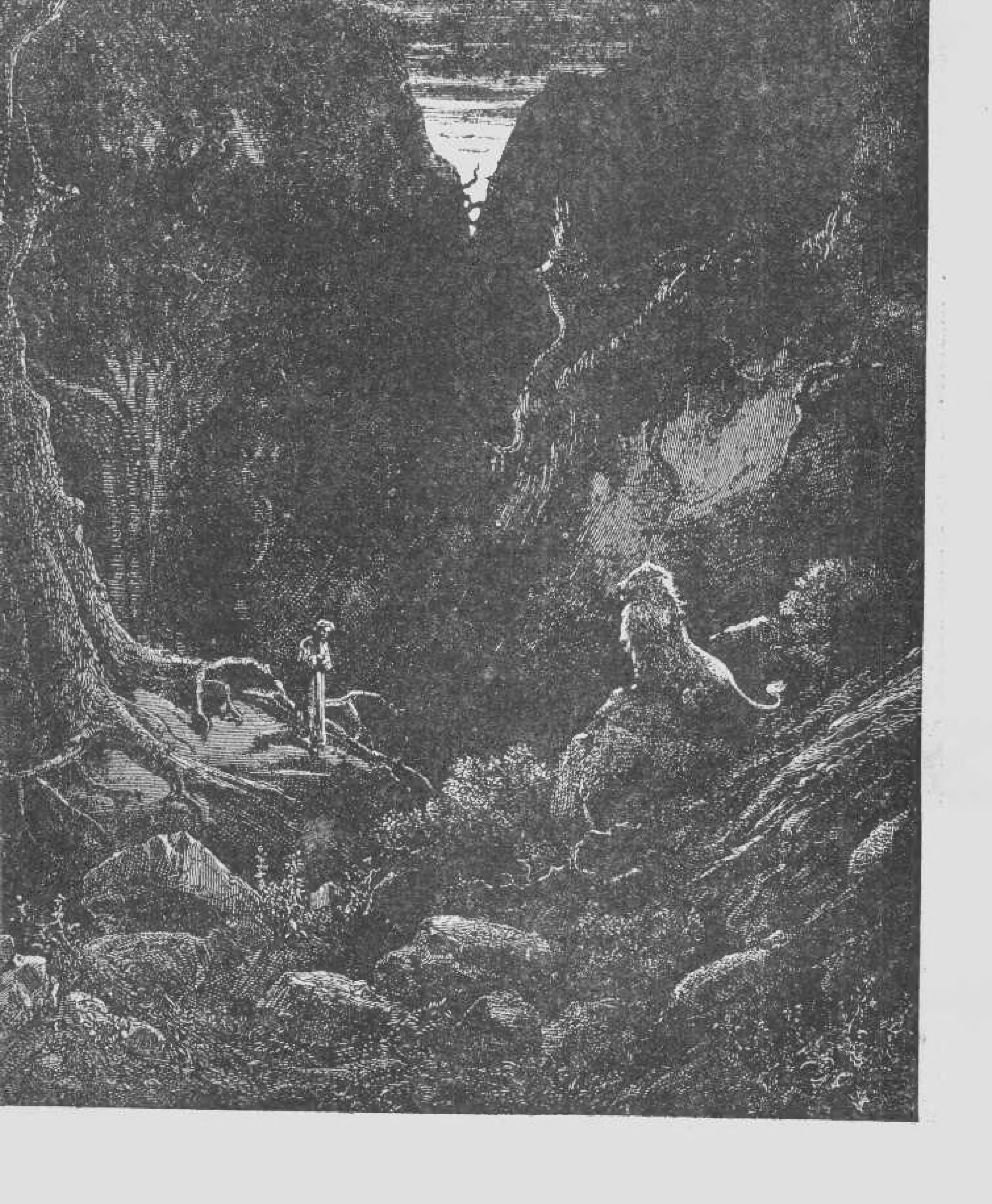
书号：10188·403 定价：2.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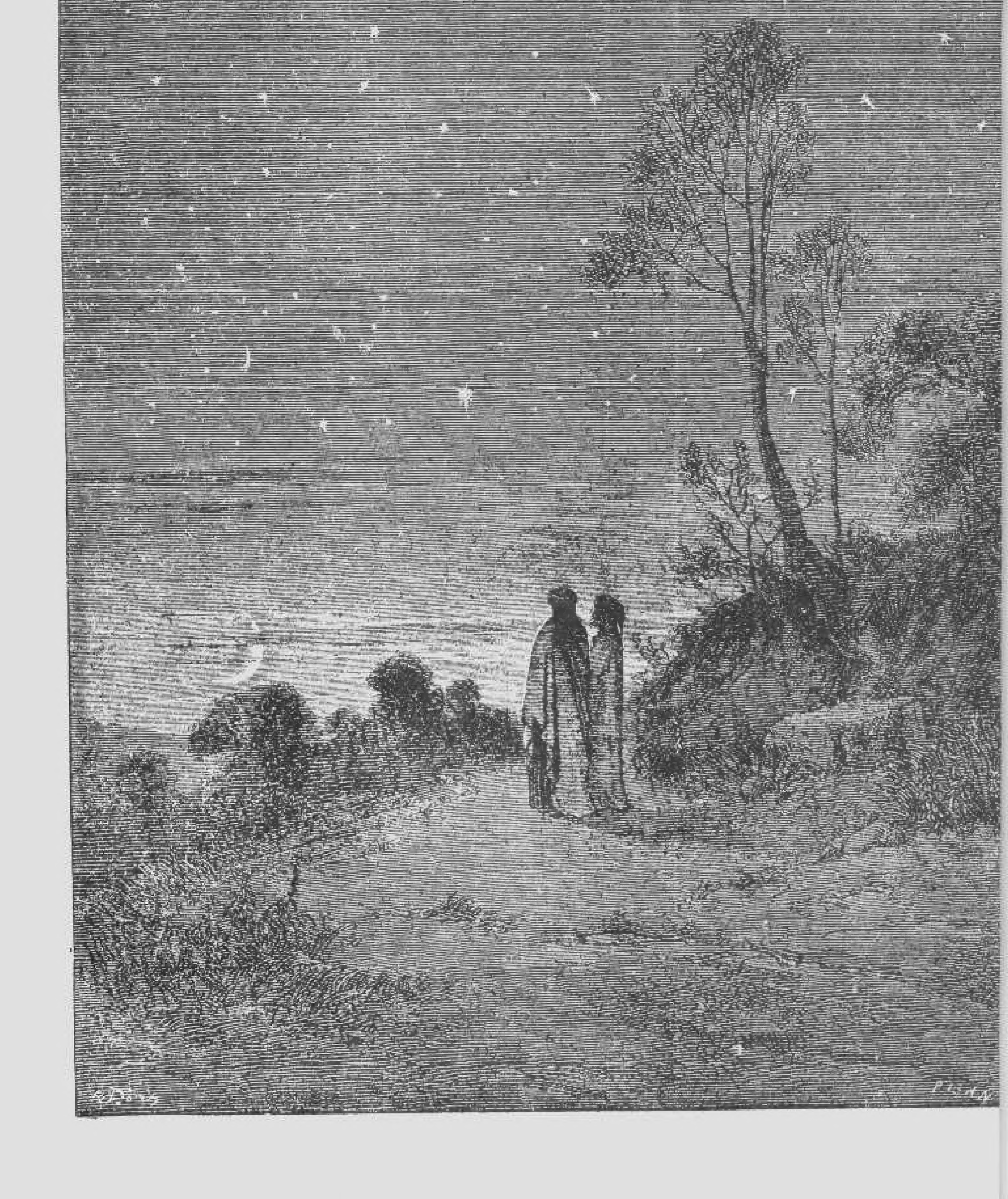
但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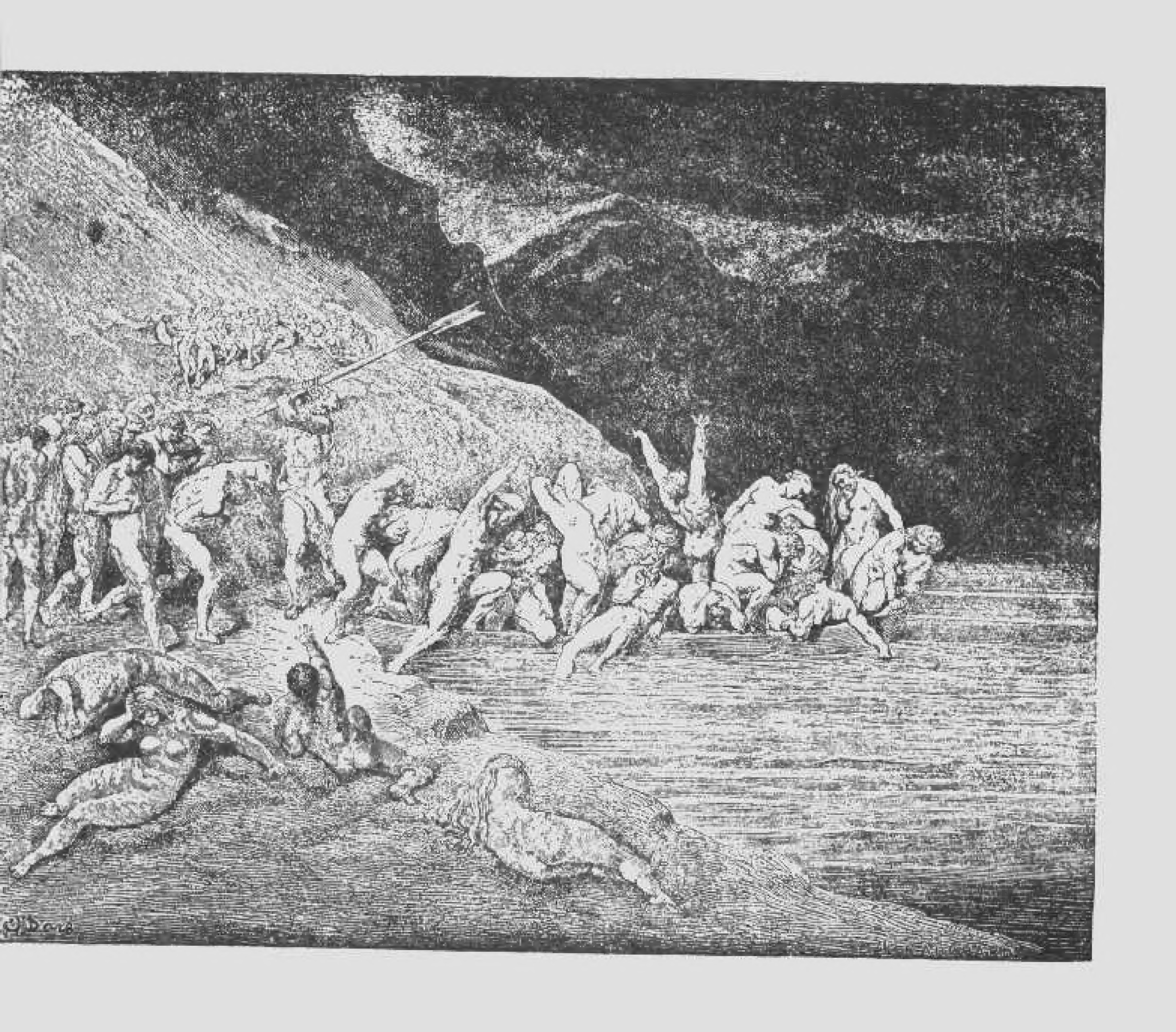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 （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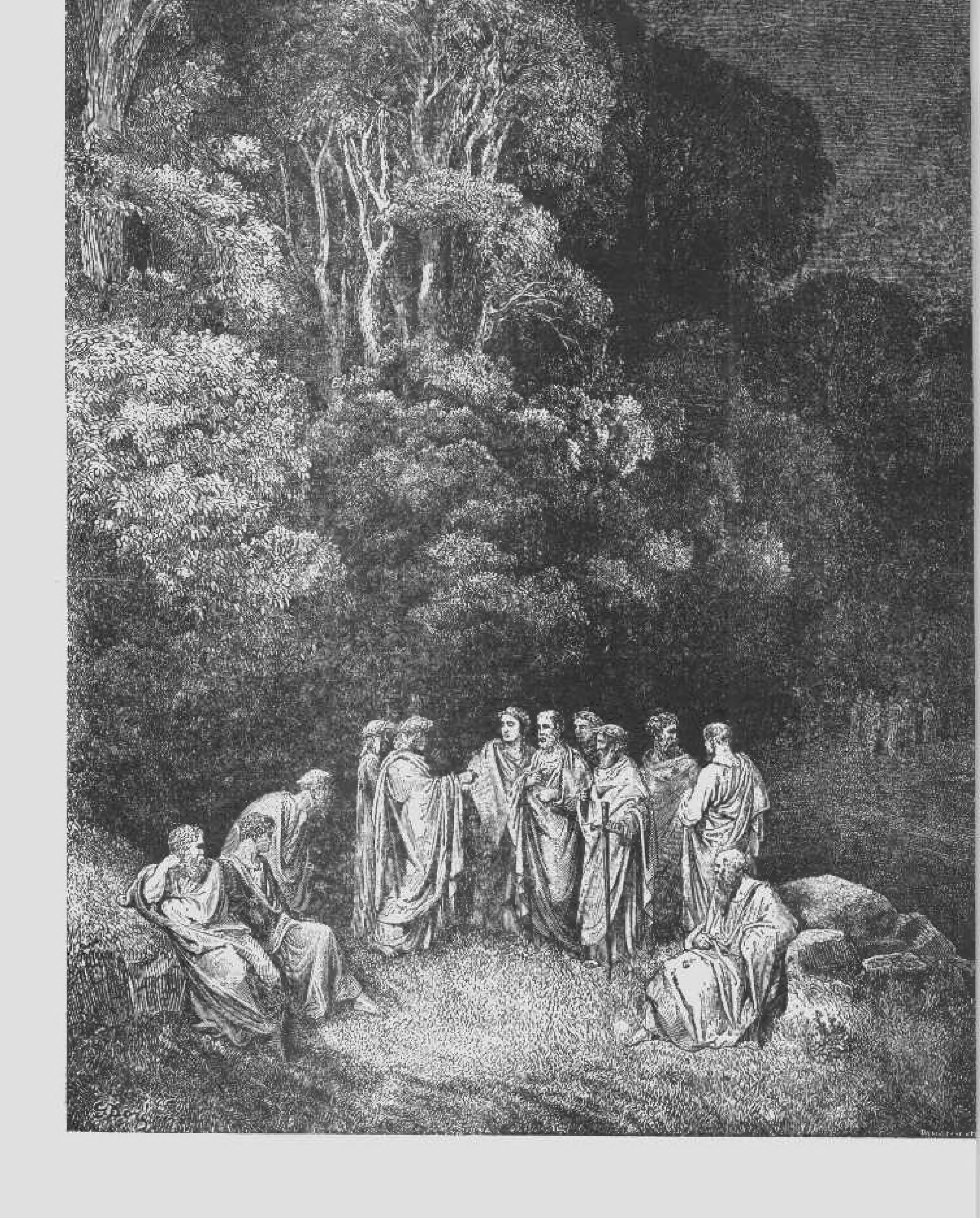
我却因看到一头出现在我面前的“狮子”而惊惧（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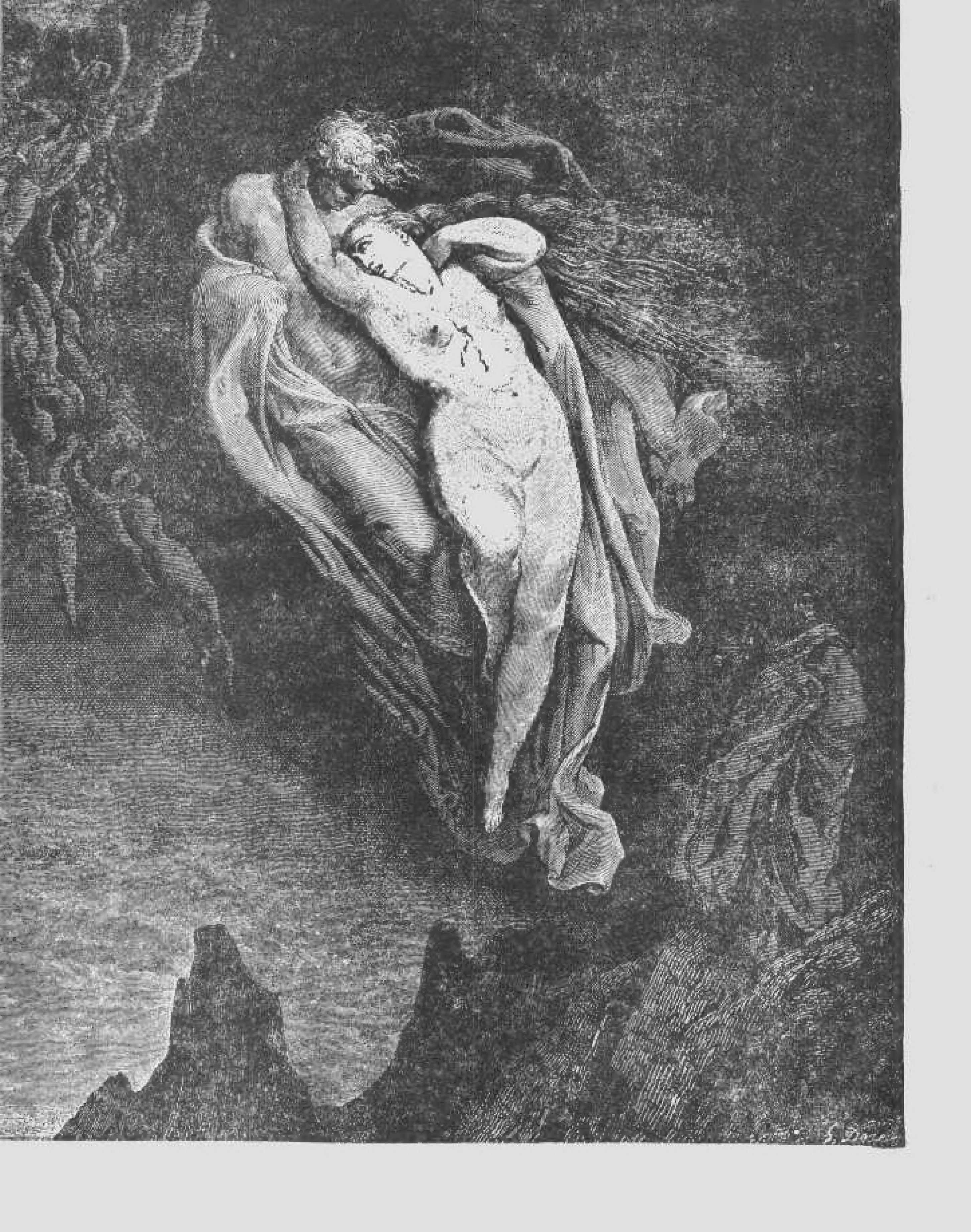
白昼正在消逝（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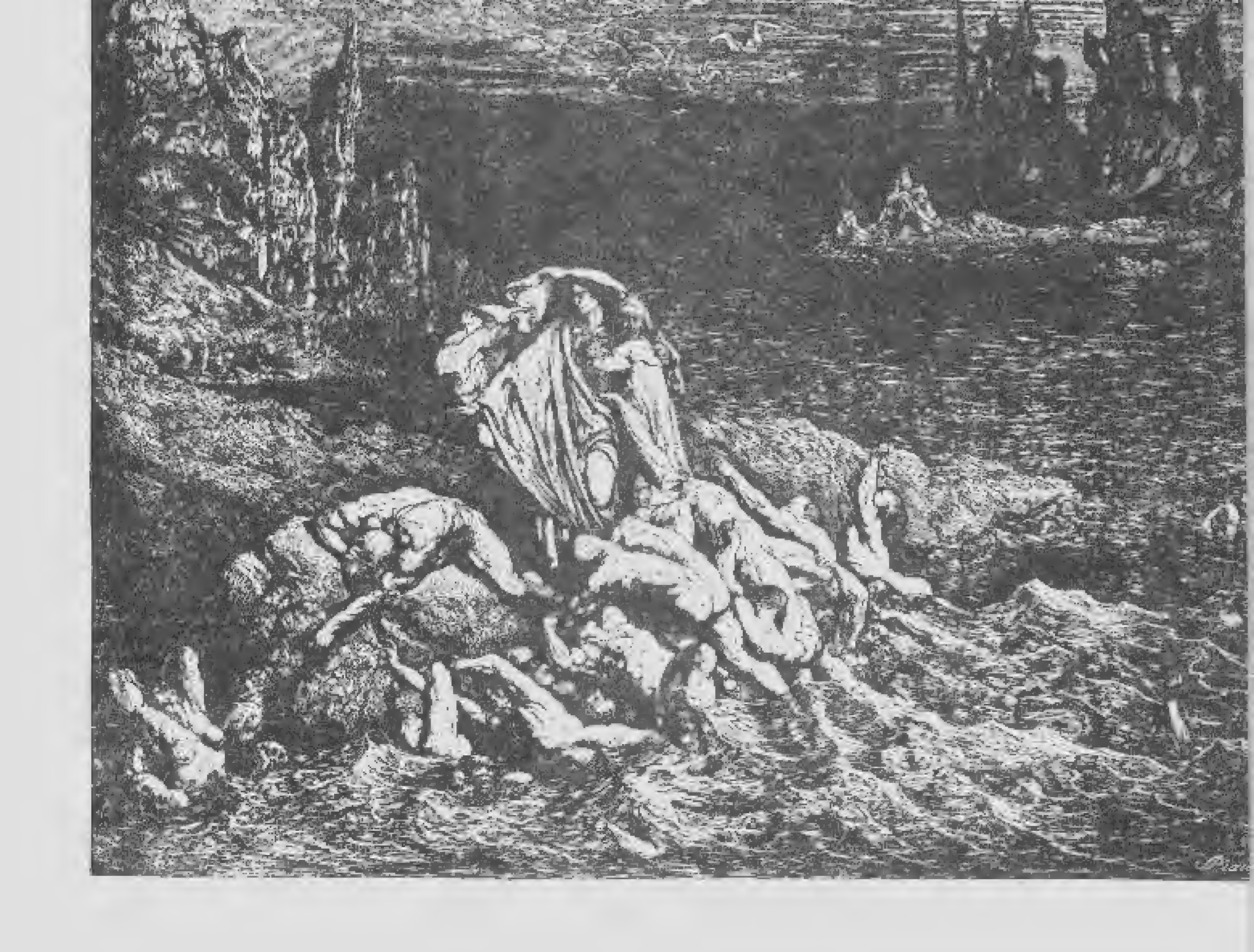
亚当的罪恶的子孙一个一个地一见招手就从岸上纵身跳下船去 （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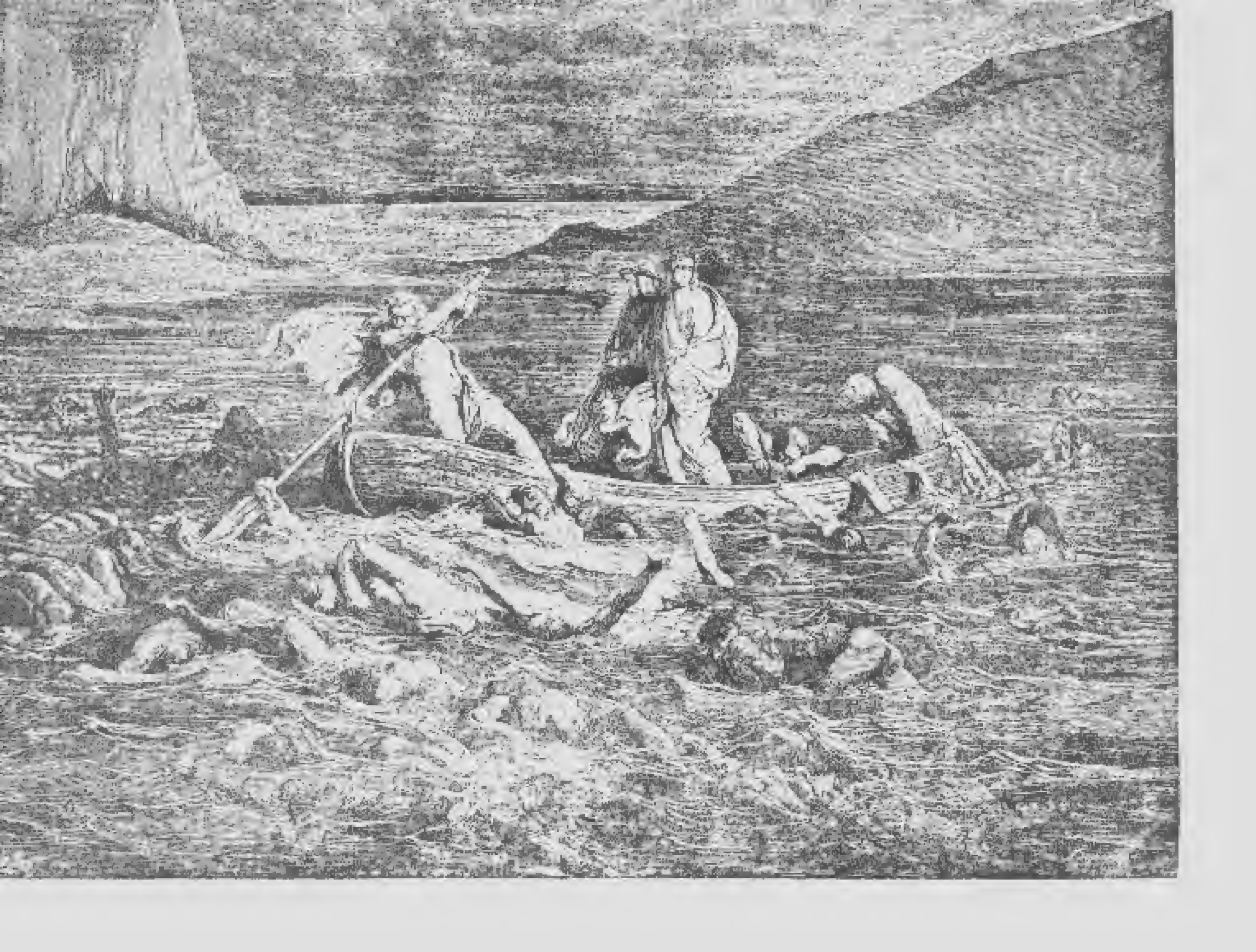
这样我看见了那歌王的赫赫一派聚在一起 （第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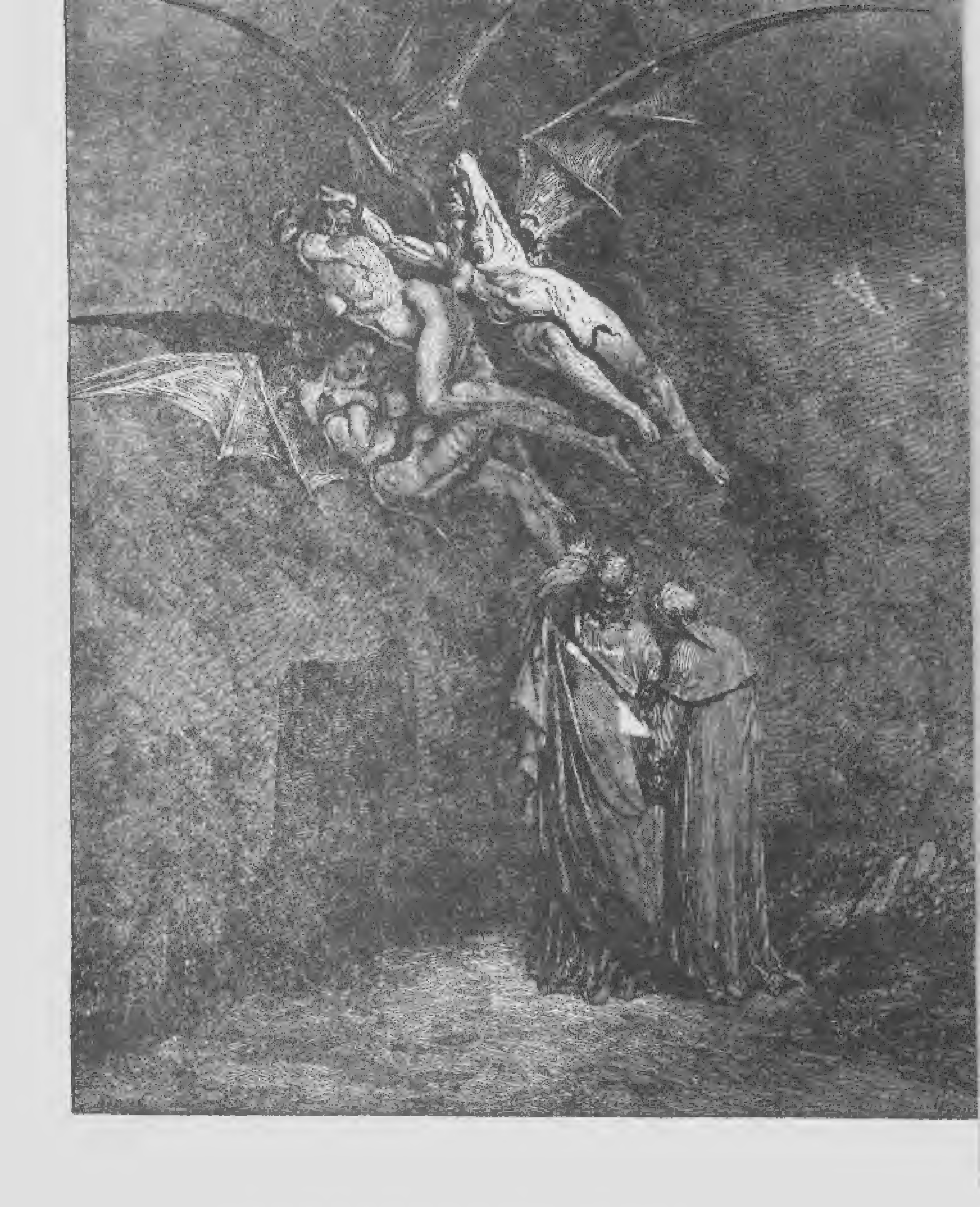
“诗人，我极愿和那两个在一起行走，
并显得在风上面那么轻的人说话。” （第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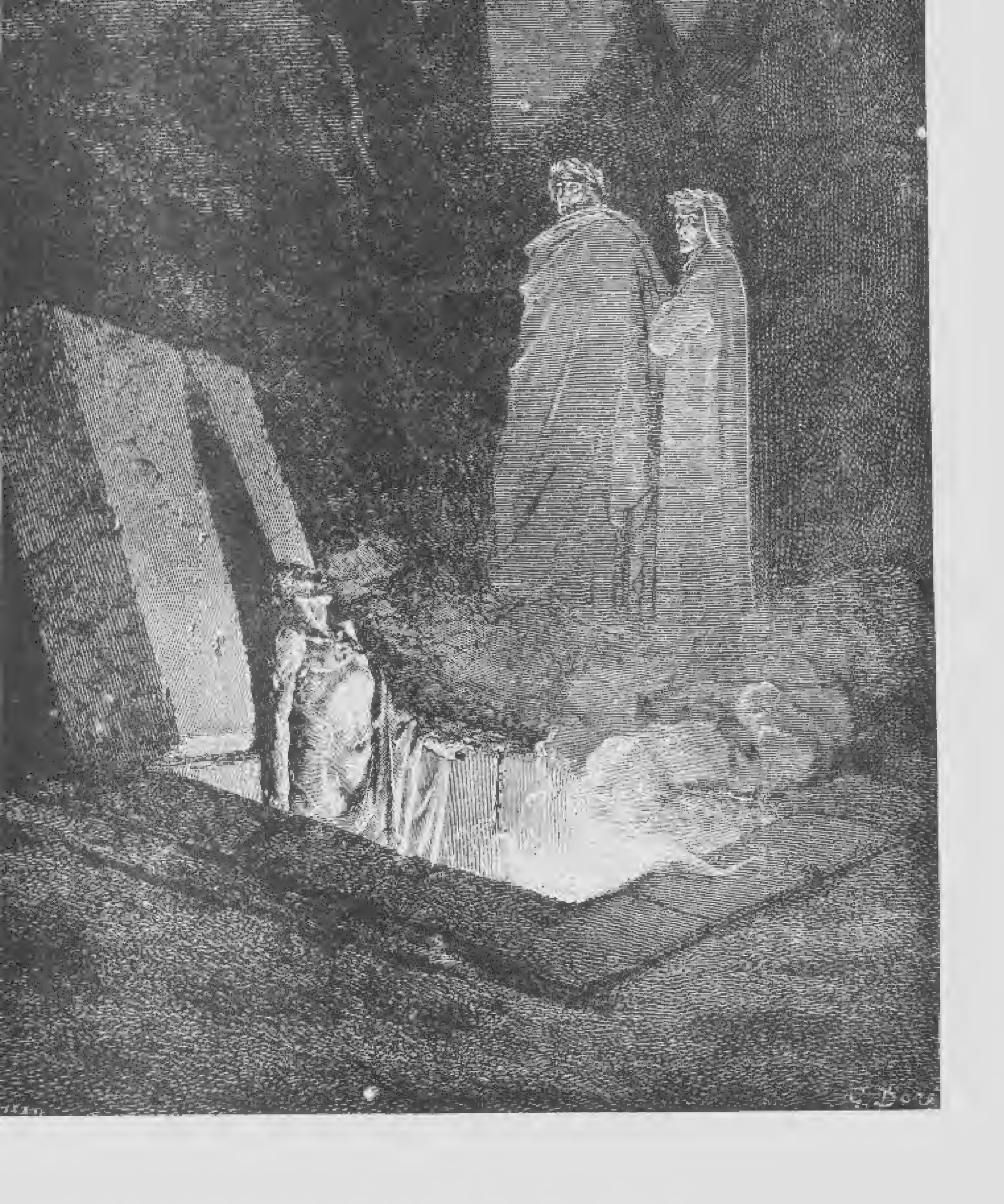
“儿子，现在看看那些为忿怒所制服的人吧” （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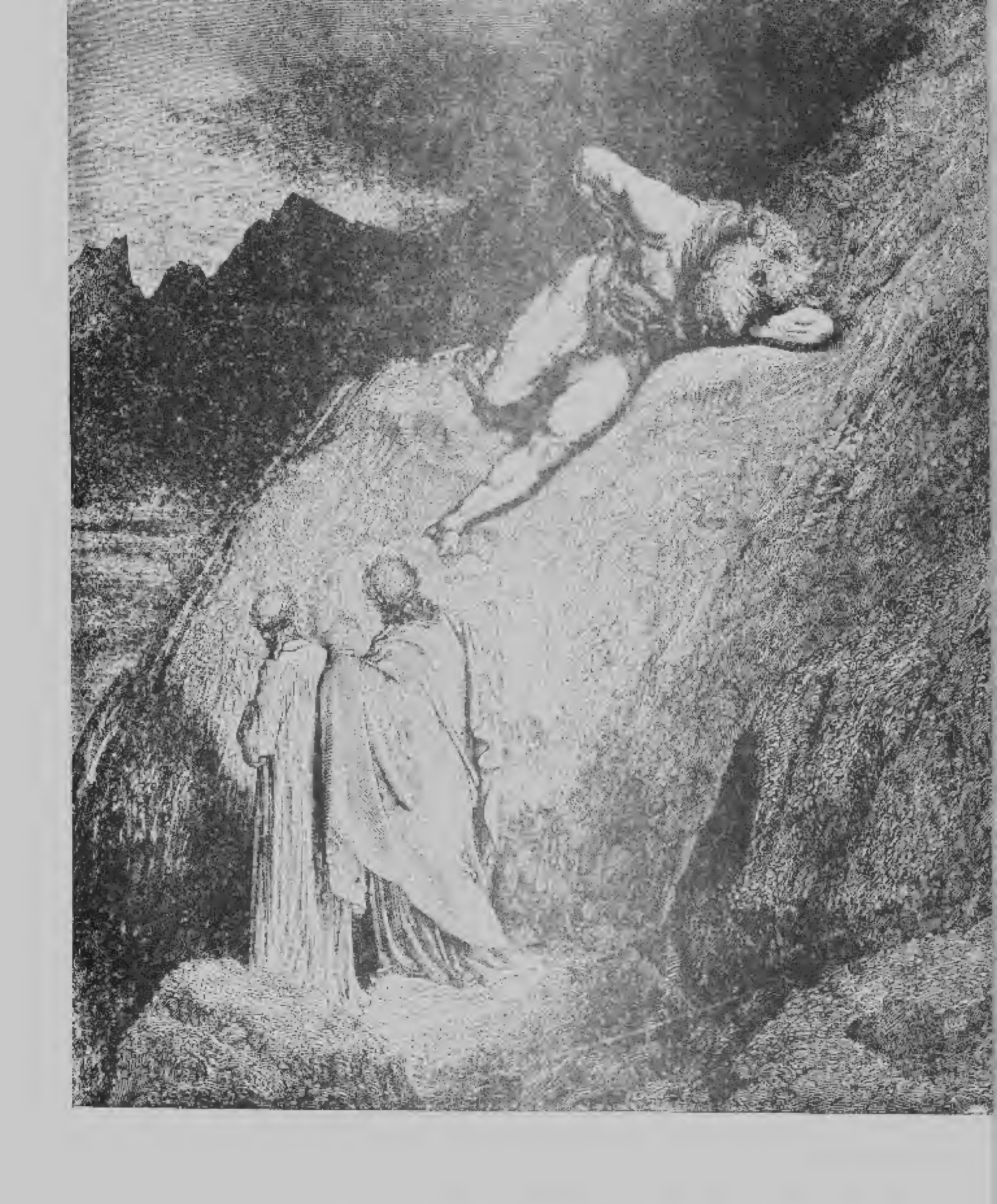
一等到我的导师和我上了船 （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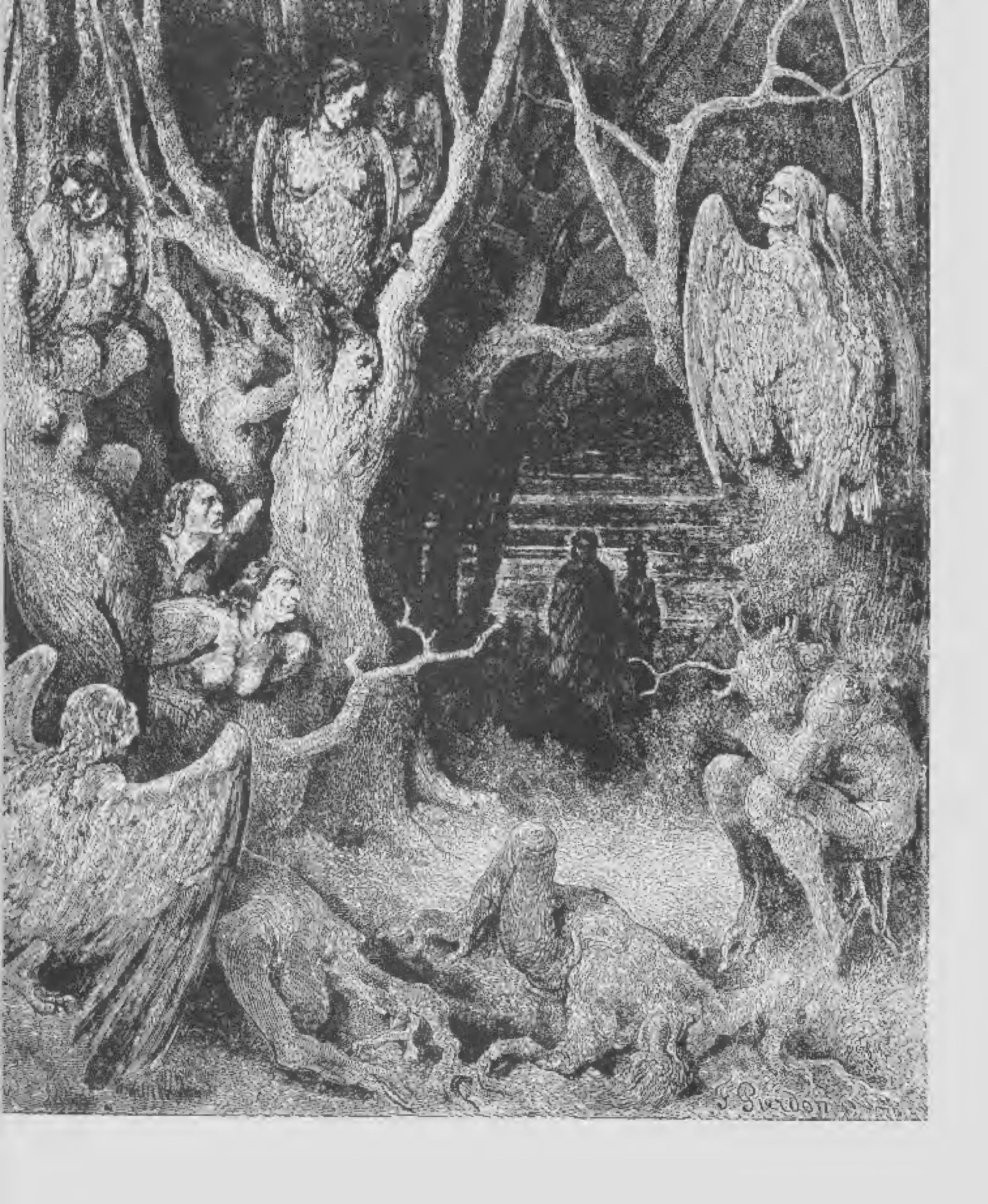
"看那些凶恶的依利尼斯！"（第61页）



当我站在他坟墓旁边的时候，他望了我一下 （第71页）



在那裂罅的顶端之上四[illegible]排[illegible]里特岛的丑物 （第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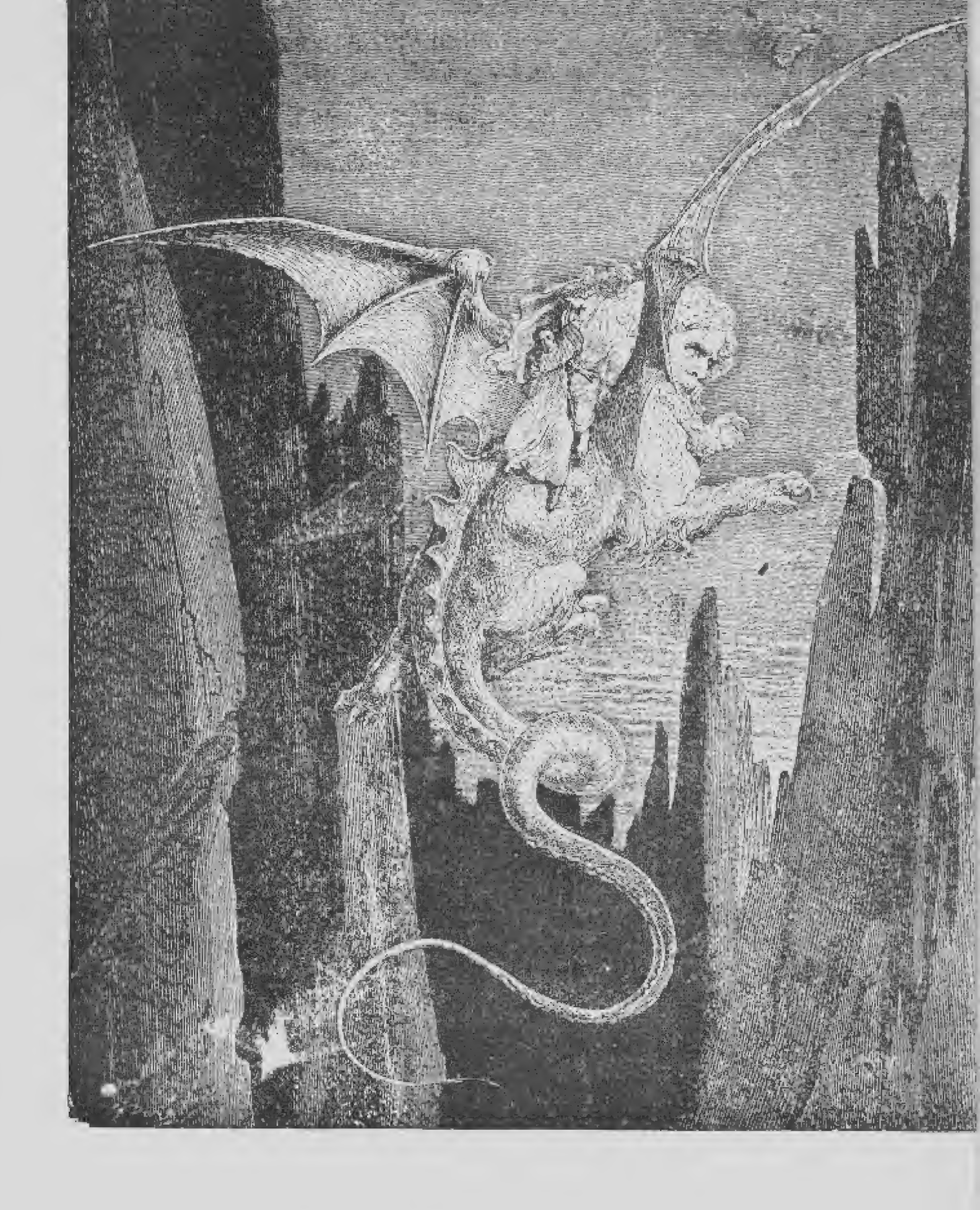
在这里，模样可憎的哈比鸟营巢 （第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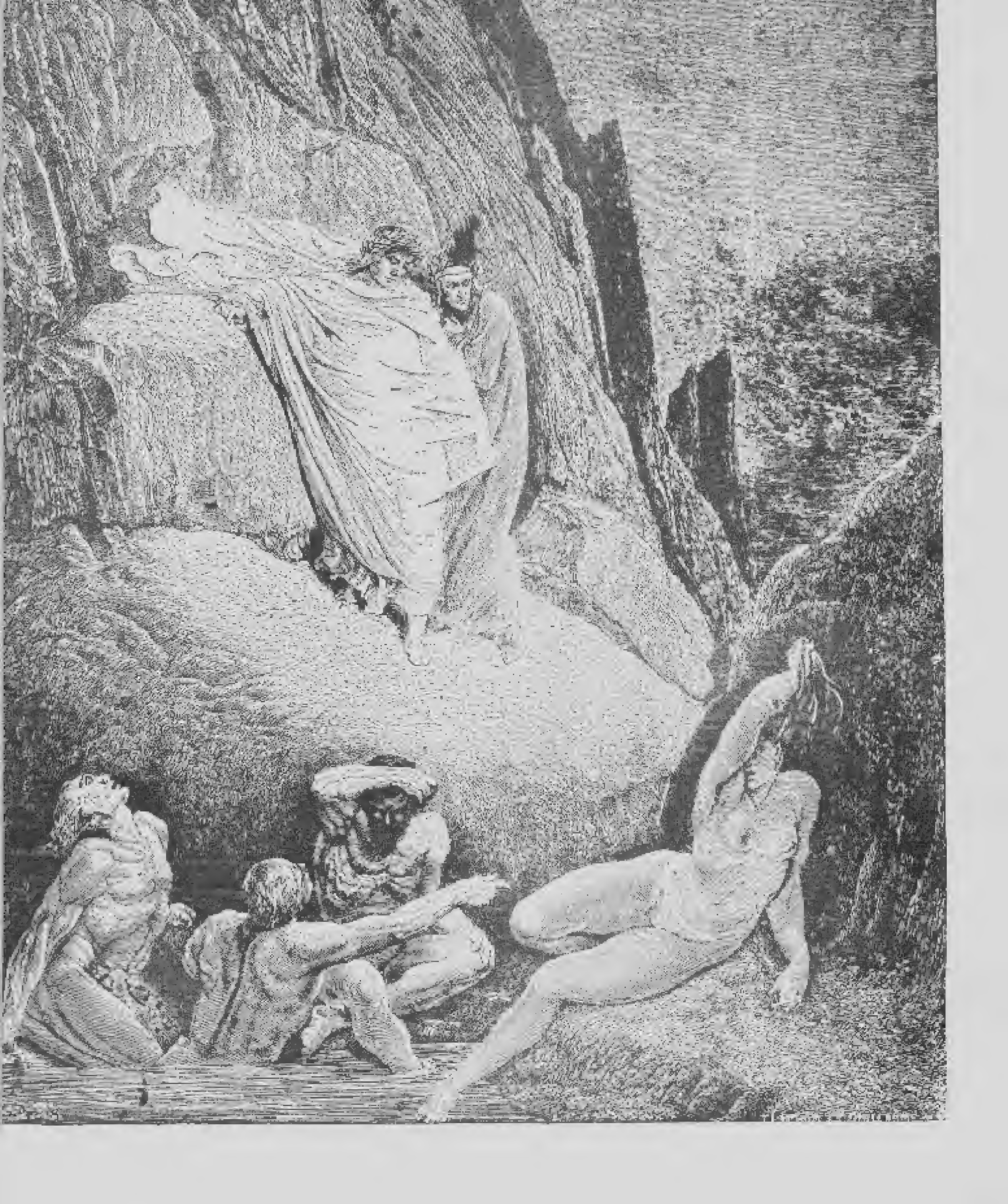
那些可怜的手啊挥个不停 （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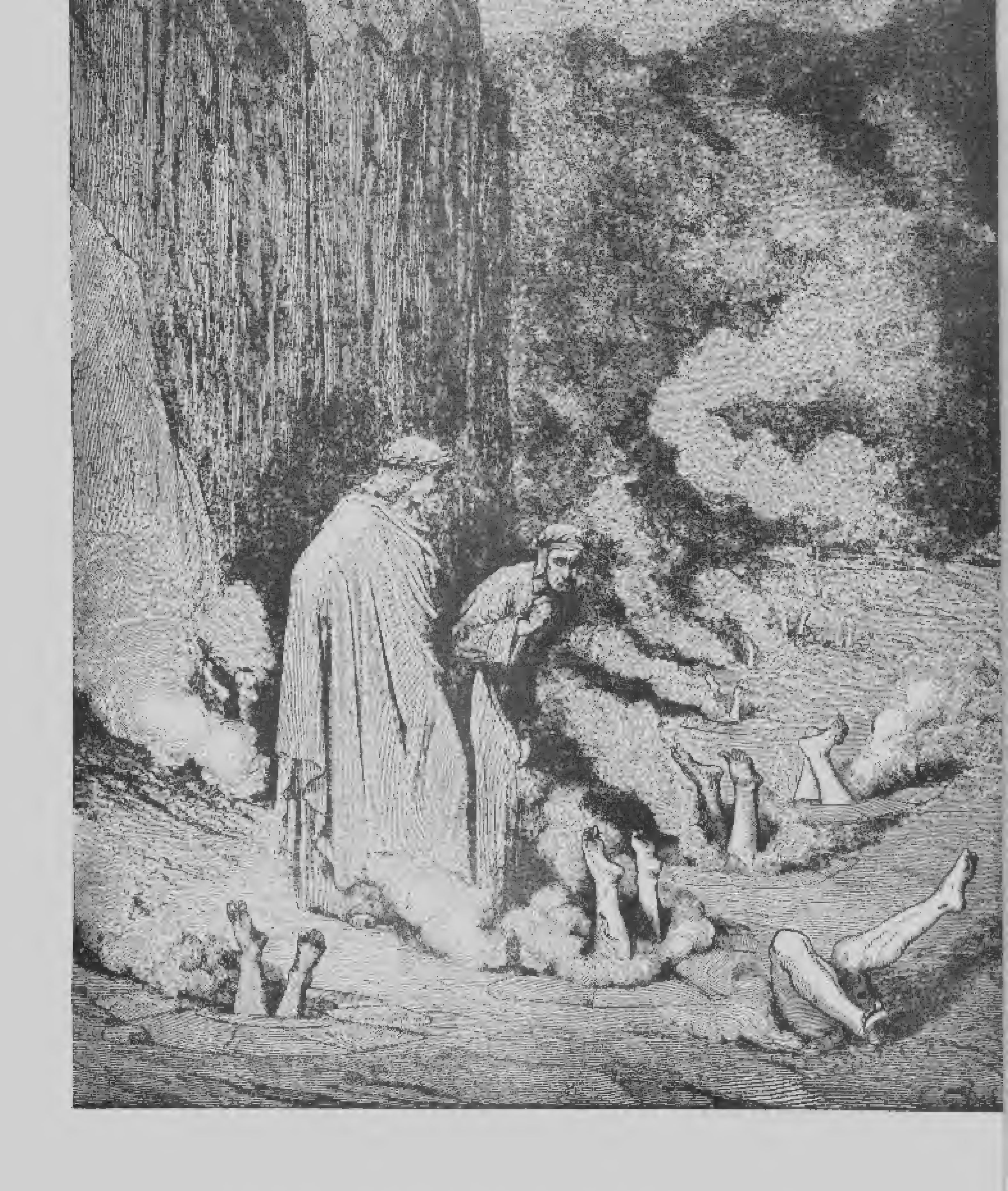
“你在这里吗，勃鲁内托先生?” (第1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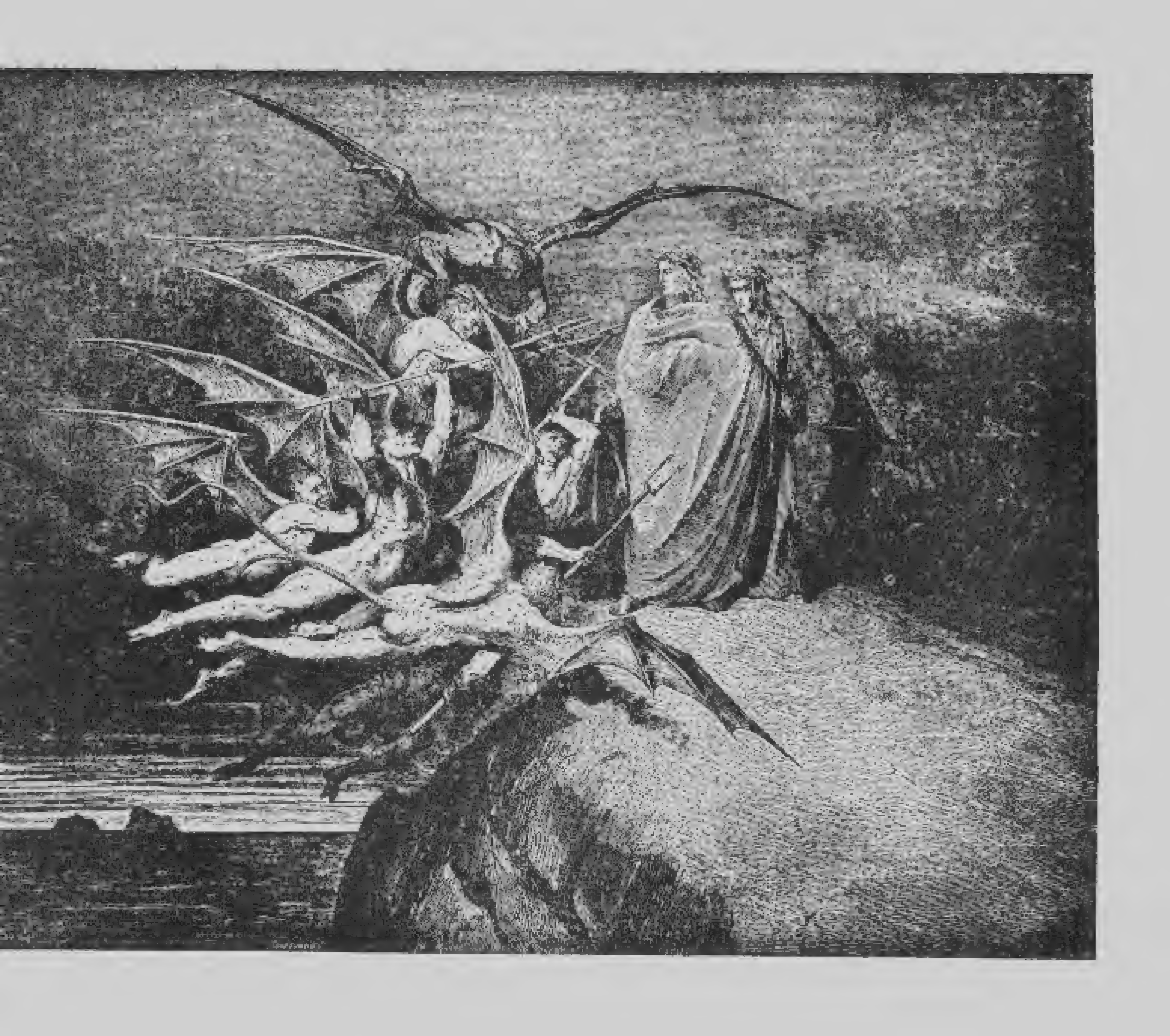
他慢慢地，慢慢地划着前进 （第1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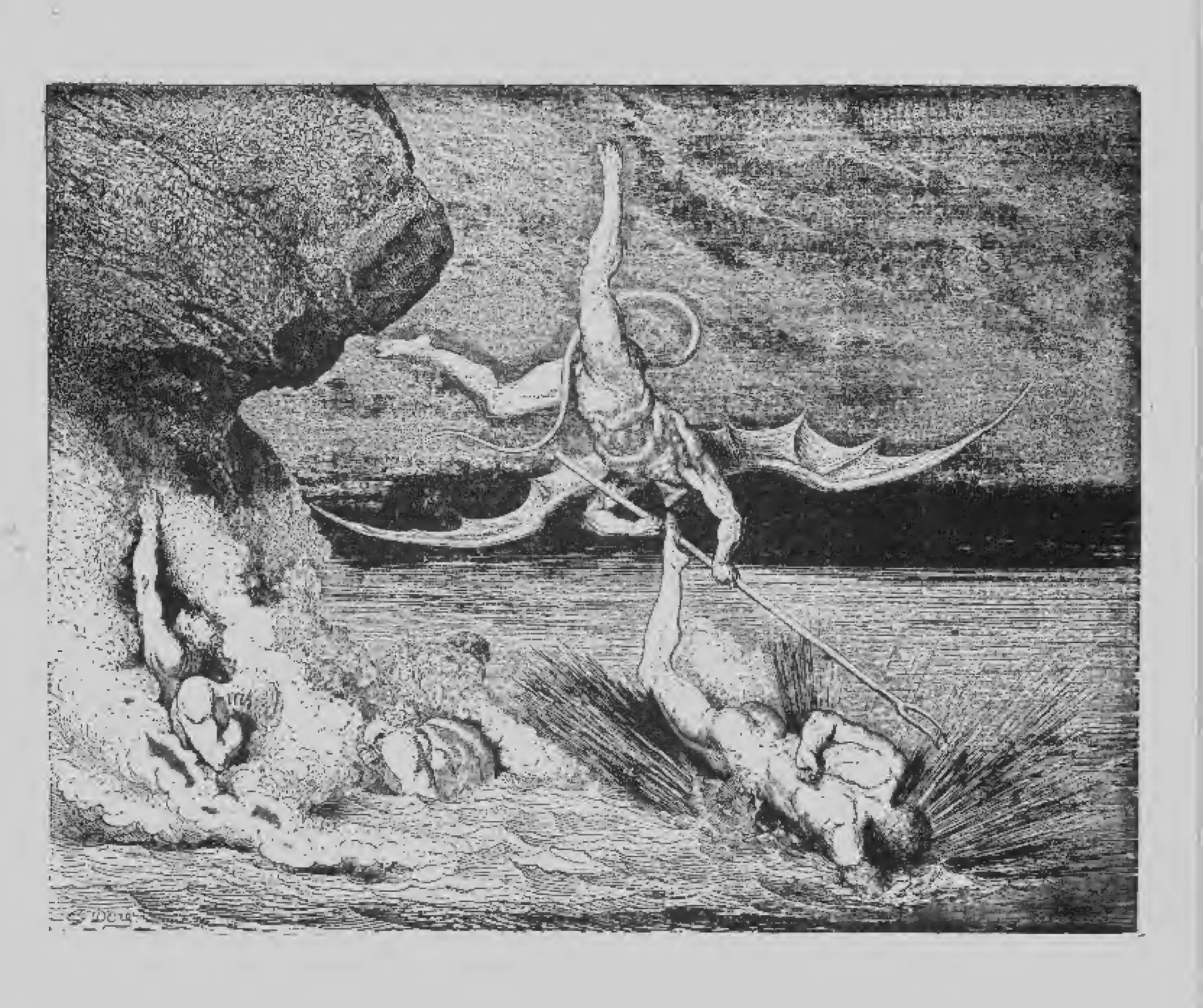
“她便是妓女塞绮斯” （第1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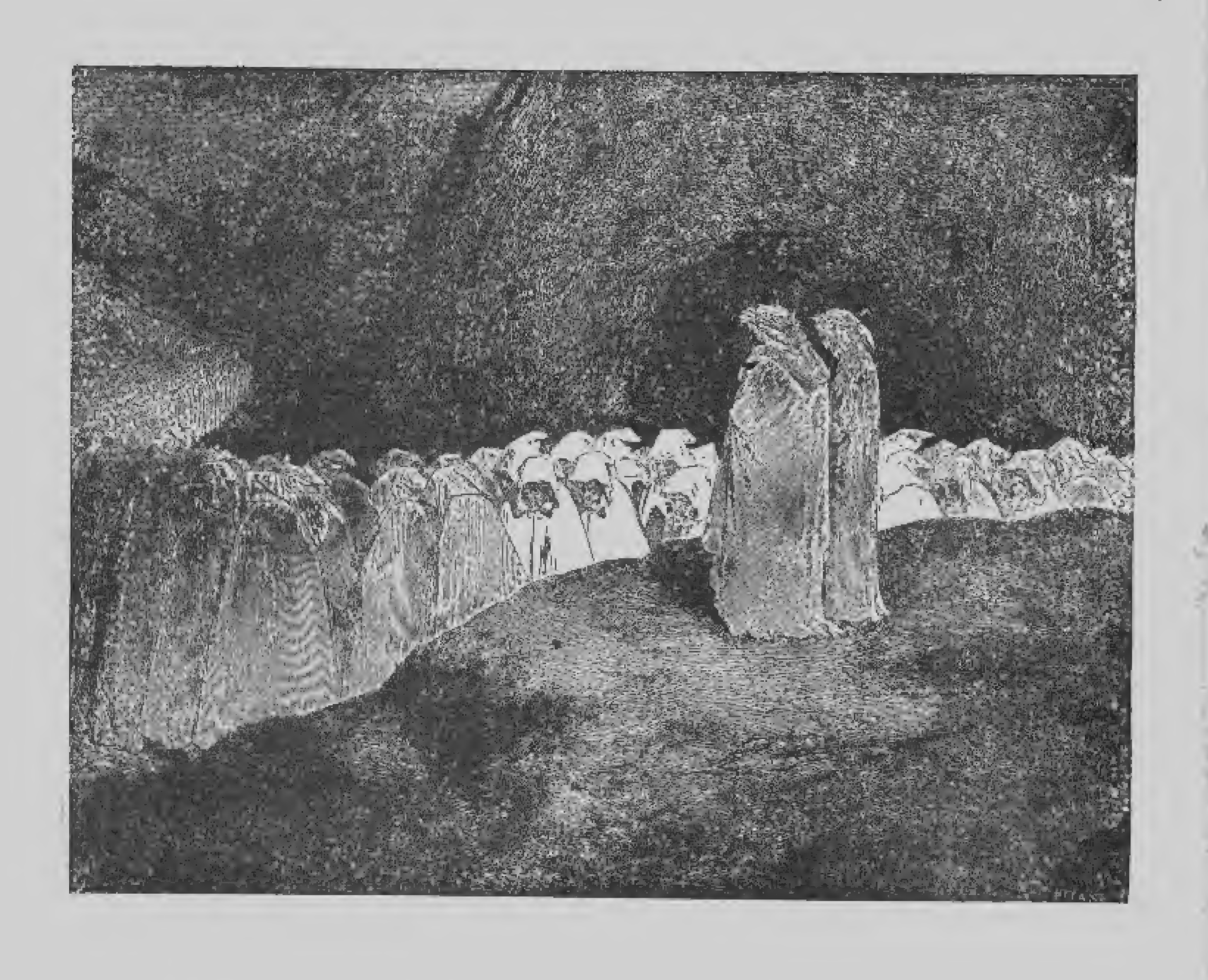
我站在那里就象教士听奸刁的凶手忏悔 （第1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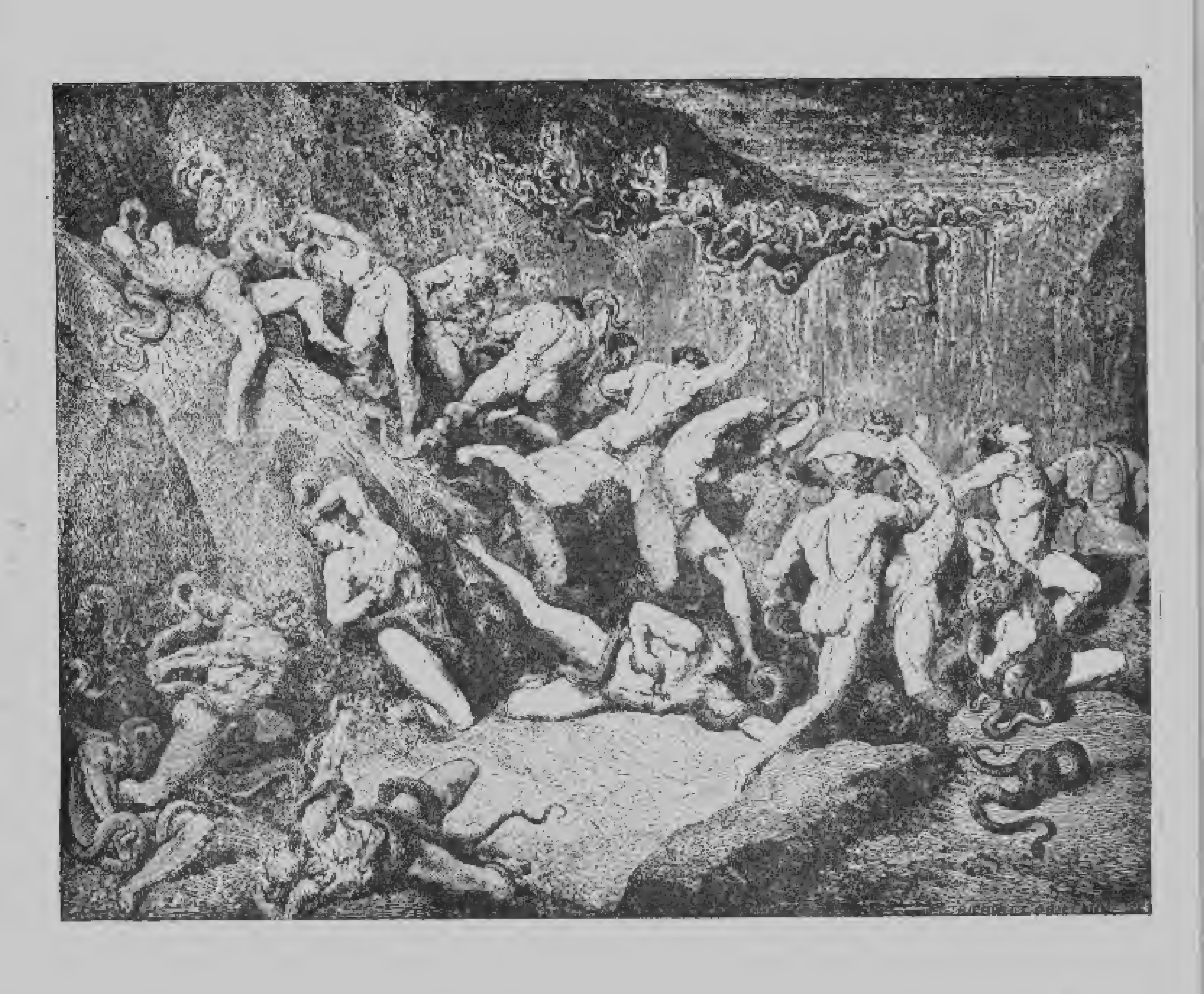
“你们一个也不许乱动!” (第1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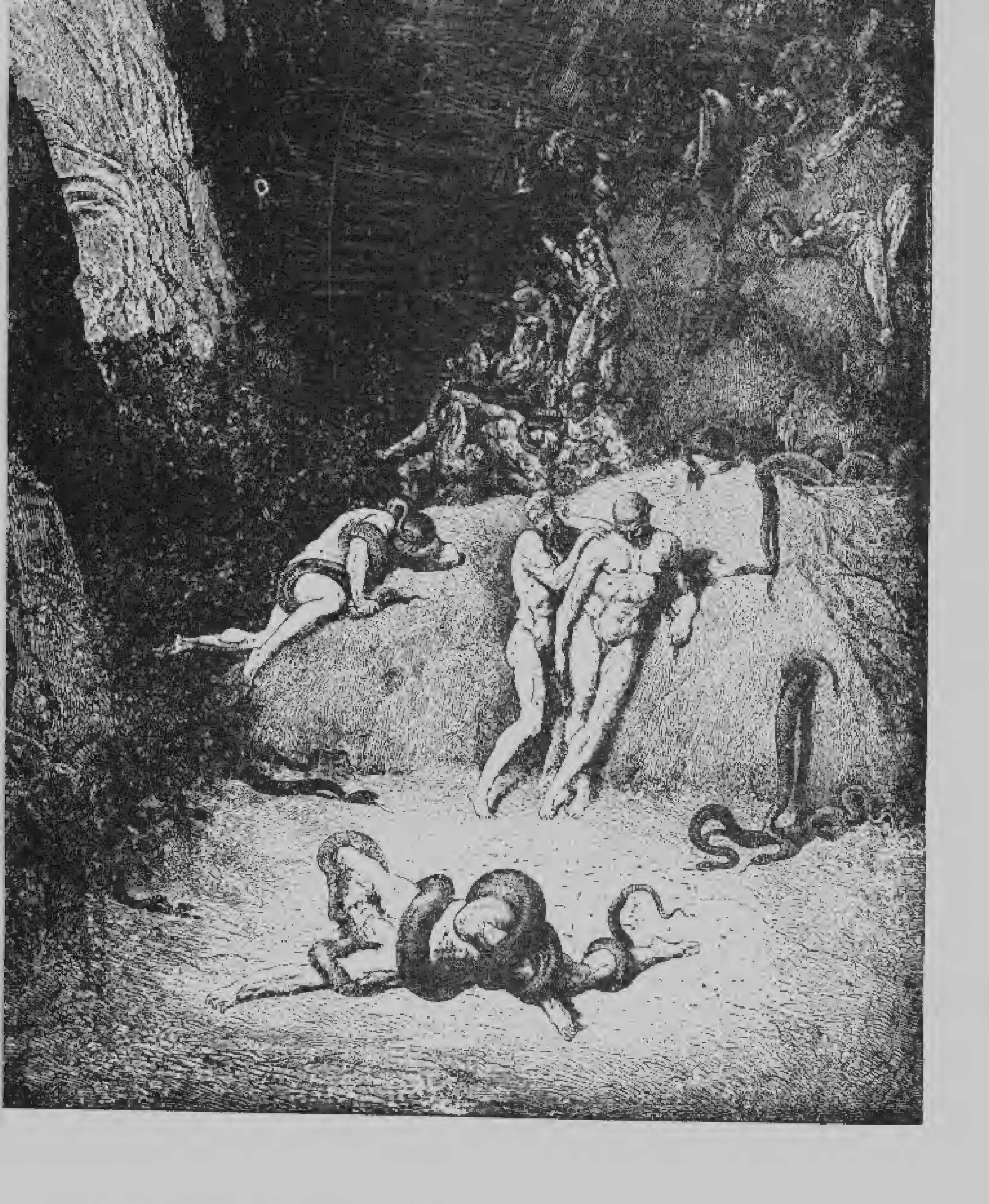
因此他奔窜而出，叫道："你被捉住了！" （第1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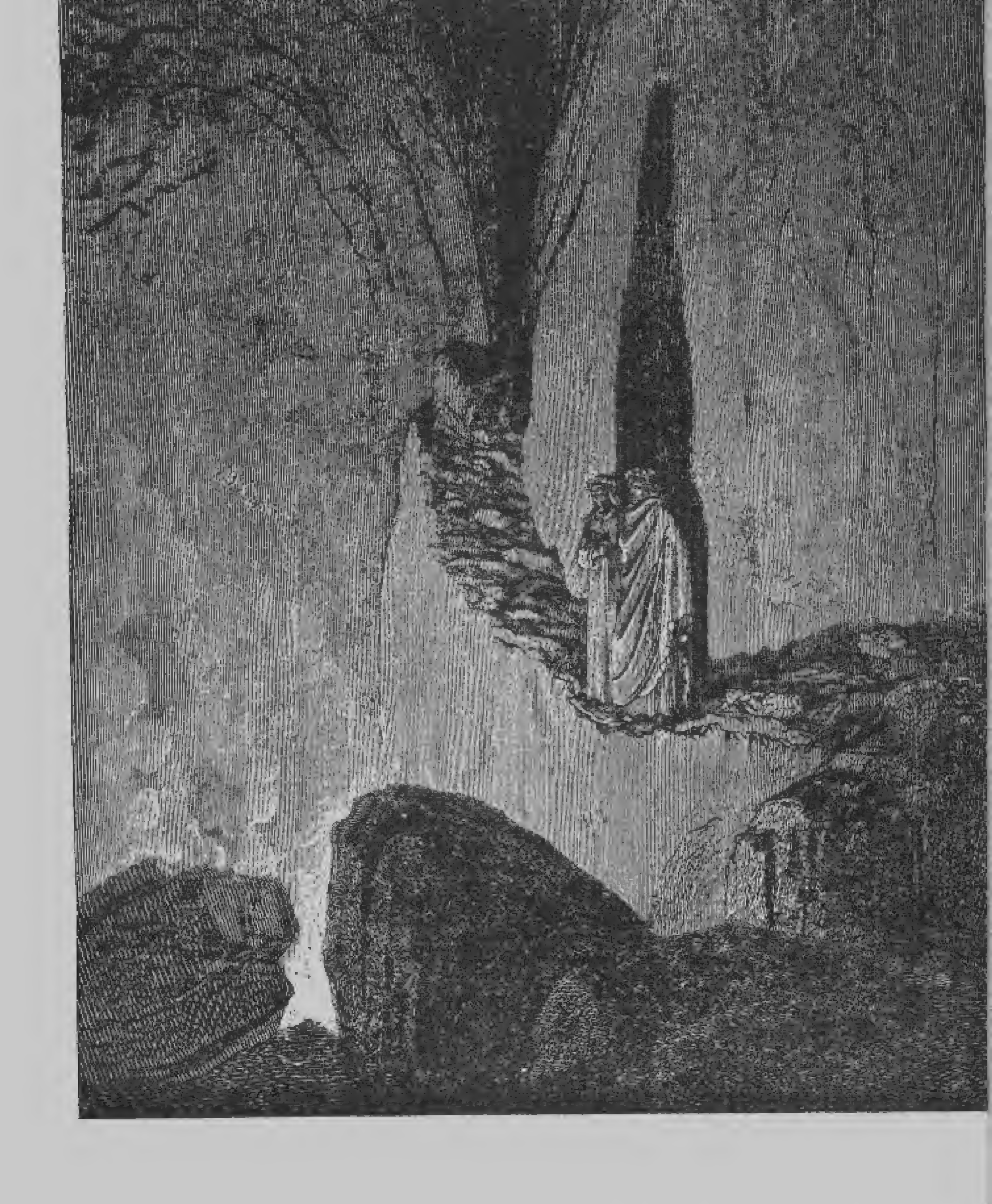
"多斯加纳人呀，你来到了忧郁的伪善者的书院里！" （第1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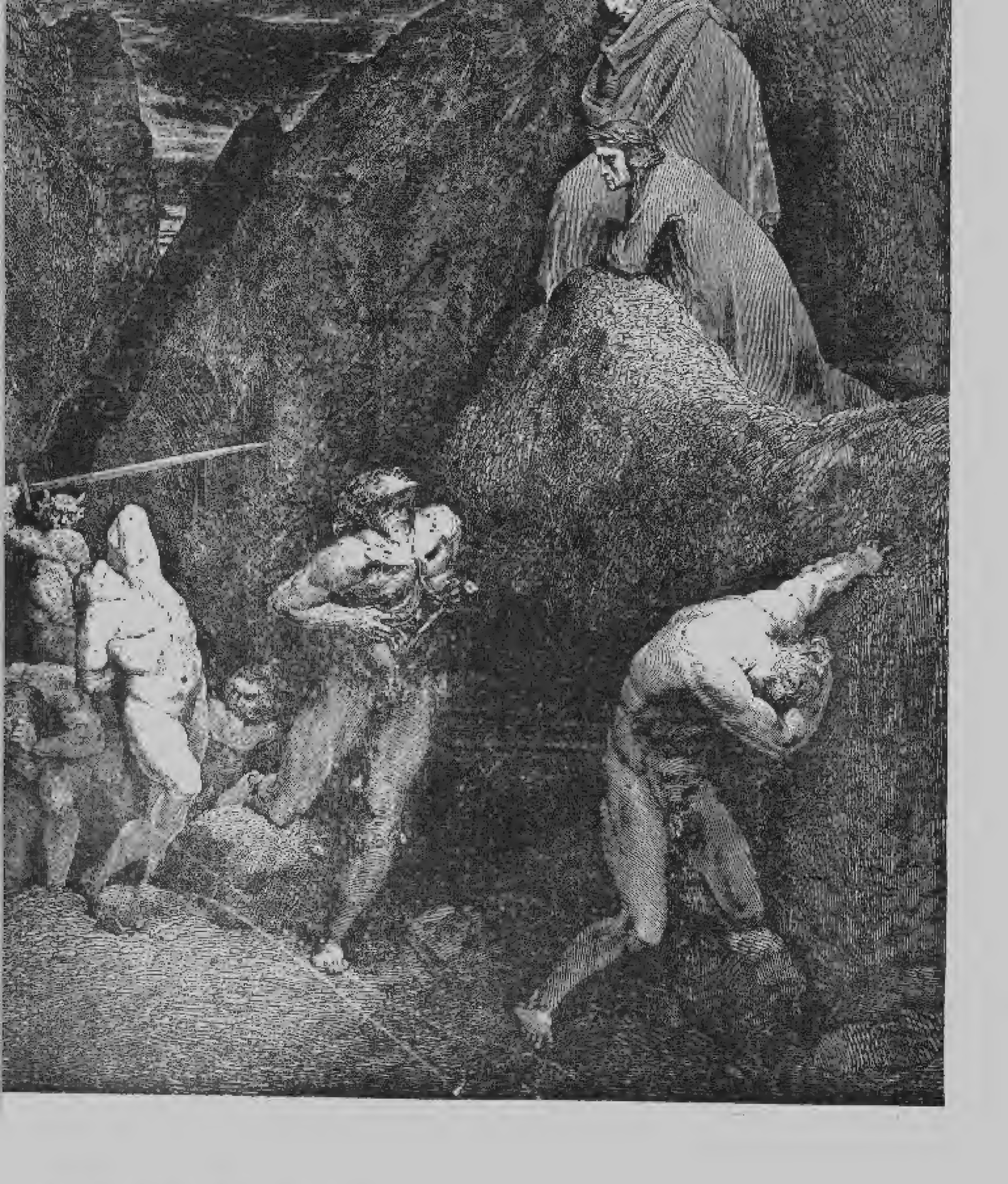
在这残忍和最为可怖的蛇群中间赤裸和惊骇的灵魂在奔跑（第1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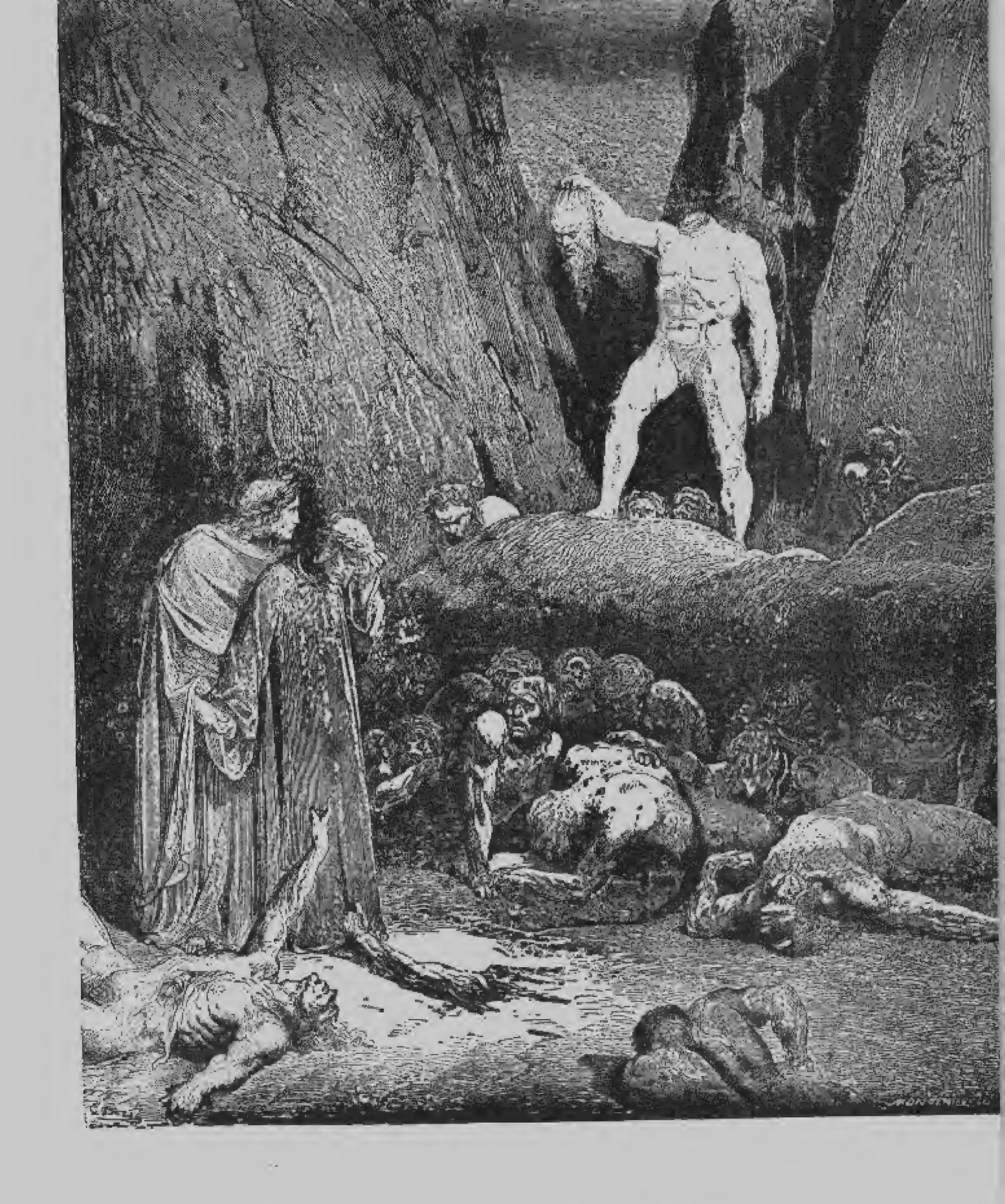
另外两个在旁观望 （第1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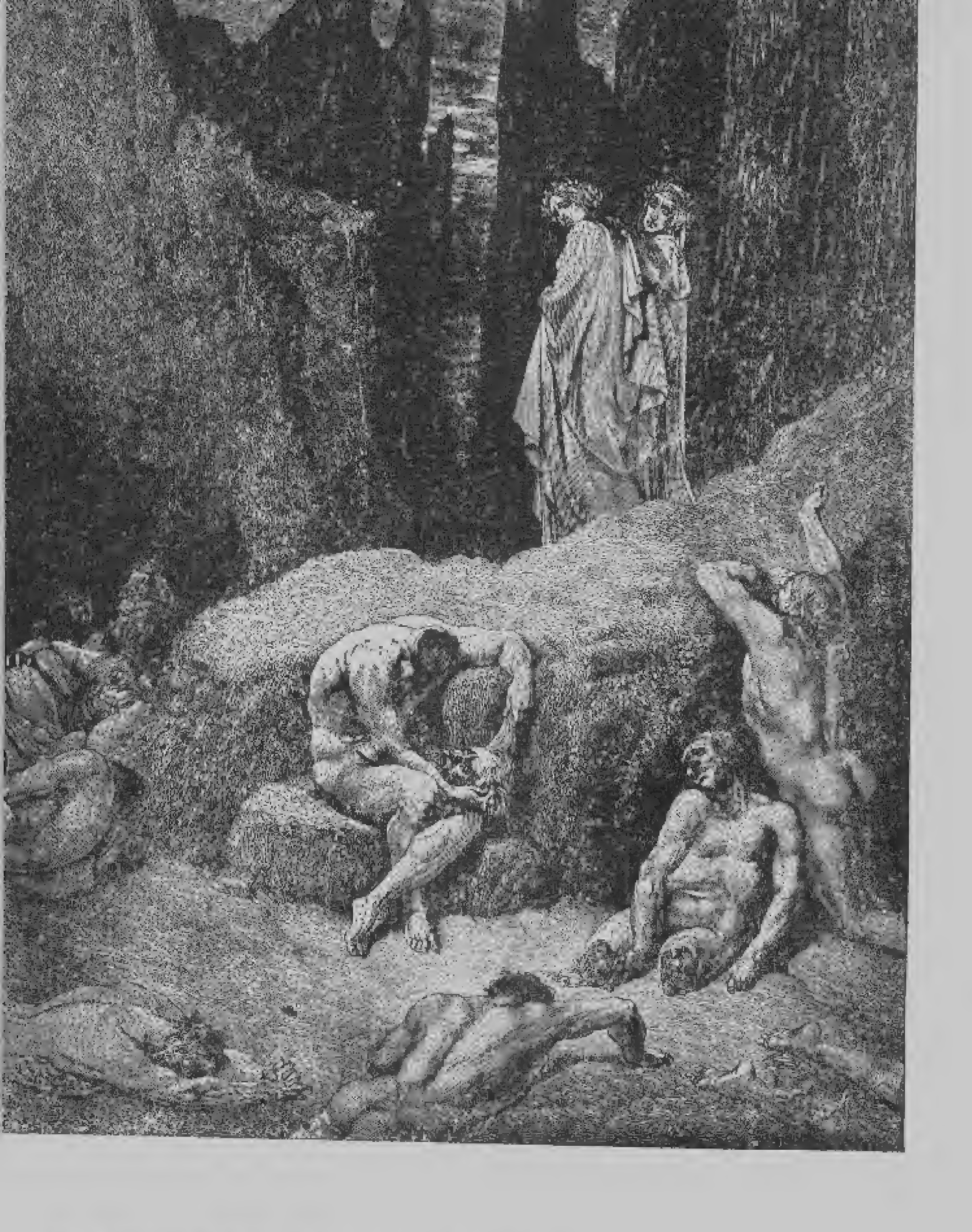
“在那些火里的是幽灵；每个幽灵都卷在燃烧他的火里。” （第1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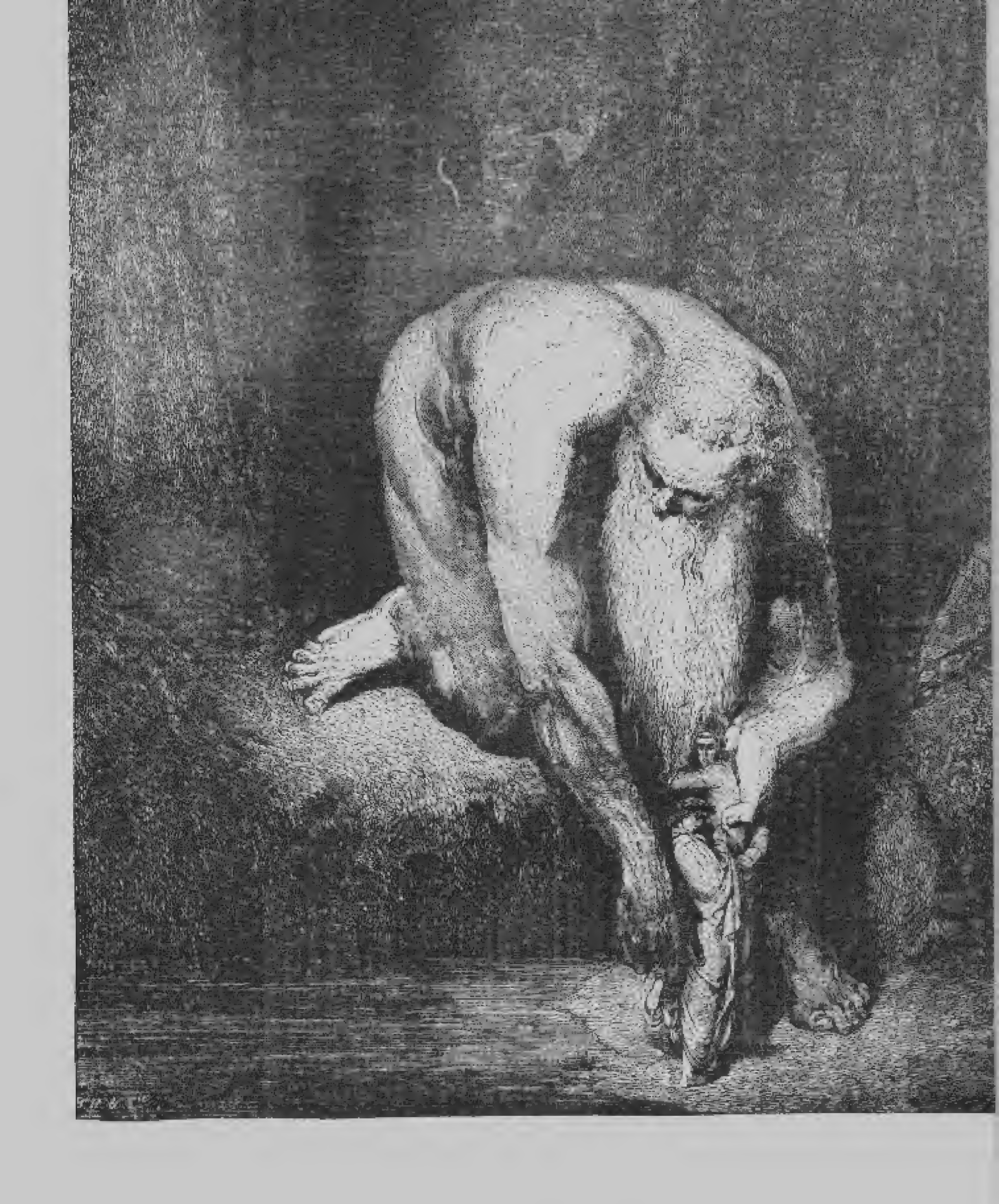
“请看我怎样撕裂自己的！” （第202页）



他提着那割下来的头的头发 （第206页）



但是浮吉尔对我说："你为什么还在盯着？" （第208页）



但是他轻轻地把我们放下 （第230页）



那个在上面的头用牙齿啃进另一个的头脑和颈项相接的地方 （第237页）



悲哀之国的"皇帝"（第248页）

前　言

《神曲》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欧洲由中世纪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那个时期的文学巨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的代表作。对于这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诗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并在著作中引用《神曲》中的诗句或人物。

一二六五年五月，但丁诞生在意大利佛罗棱萨（一译佛罗伦萨）一个颇受当地人尊敬的小贵族家庭里。他幼年丧母，大约在他十八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但丁的早期传记作者薄伽丘(1313—1375)等人记述，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接受过名师指导，也作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自学，对当时的各个学术领域都有着广博的知识，并且很早就开始了诗歌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钻研各种学问的同时，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佛罗棱萨各方面的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触。

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处于领先地位。

但丁的故乡佛罗棱萨早在一一一五年便取得了自治权，是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小邦中最大和最繁荣的手工业、商业、文化中心。这里，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而新兴的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一二一五年起出现了归尔甫党和基伯林党，前者主要代表新兴的市民阶级和小贵族，主张依靠教皇统一意大利，又称教皇党；后者主要代表封建贵族，又称皇帝党(但后来，两党的阶级内容和政治主张都有了改变)，两者之间相互争斗不止。但丁的家庭是归尔甫党的坚决支持者，他本人也在一二八九年参加了对基伯林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次战役，并在第一线作战。

但丁于一二九二年结婚，妻子是他依父命早在一二七七年就已订下婚约的杰玛·杜纳底。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是《神曲》最早的传抄者和诠释者。但丁的家庭生活是正常的，但是激发了他创作热情的却是一位他称之为俾德丽采的女子（也有人认为，俾德丽采并无其人，只不过是但丁心目中的理想妇女形象)。但丁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新生》中抒写了对俾德丽采的爱，记述了一二七四年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那宛如“幼小天使”的可爱形象；九年之后，当他再次见到俾德丽采时，心中便充满了对这位少女的爱；一二九〇年俾德丽采逝世，但丁悲痛至极。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他对哲学和神学作了紧张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在但丁的一生中，一二九五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从这一年起他积极地投入了佛罗棱萨的政治活动。根据当时的规定，非豪门

---

❶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页。

贵族只要加入了某个行会，便可担任公职。于是但丁加入了医药行会，次年他成了带市议会性质的百人会议的成员，一三〇〇年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被任命为六名行政官之一。当时，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已经分裂为黑党和白党（黑党成员大多为封建贵族，而白党则在市民阶级中较有势力），斗争十分激烈。而当时的教皇菩尼腓斯八世又插手佛罗棱萨的内部事务，使事态更为复杂。但丁站在维护佛罗棱萨利益的立场上，既反对黑白两党的你争我夺，又反对包括教皇在内的一切外来干涉，从而招致了教皇的忌恨。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建议政府将包括他好友在内的两党领袖放逐。白党领袖服从了这一处置，不久便被召回。但黑党领袖却去寻求教皇的援助。一三〇一年，在但丁奉白党之命出使罗马期间，黑党终于在教皇势力的支援下夺取了佛罗棱萨政权，然后以白党仍在杀戮抢掠为由，于一三〇二年放逐了十多名人士。但丁也在放逐之列，他被判放逐两年，罚款五千小弗罗林，永远不得担任公职；罪名是贪赃枉法，扰乱共和国和平和反对教皇等。显然，“贪赃枉法”之类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之所以要这样迫害但丁，主要原因在于但丁反对了教皇及其在佛罗棱萨的追随者。对于这种判决，但丁理所当然地拒不认罪，拒付罚金。于是不久之后他被改判为：没收全部家产，终生放逐（如再进入佛罗棱萨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就得火刑处死）。

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虽然但丁作过多次努力想要重返故里（包括打回去的办法），但都没有成功，最后终于客死他乡。长期的流放使他成为一位属于整个意大利的公民。他艰辛的走遍了几乎所有说意大利语的地方（甚至还可能到过巴黎）。辛酸的流亡生活使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阅历，丰富了经验，同时也使他更加怀念

故乡，眷恋家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一三一五年断然拒绝了在屈辱条件下返回故国的机会（该年十一月又被佛罗棱萨政府缺席判处死刑），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和理想，关心意大利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前途，并以唤醒人心，为改革开辟道路为己任。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腊万纳（一译拉温那）度过的。在这段时间里，他生活平静而安适，既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获得志同道合者的友谊。一三二一年，他衔命去威尼斯谈判，归途中不幸染病，同年九月十四日逝世于腊万纳。

但丁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是在流亡中写成的，其中以《神曲》最为著名。这部作品的具体写作年份不详。一般认为但丁是在一三〇七年左右开始写的，而其完成则在逝世之前不久。《神曲》的原稿早已佚失，流传的各种抄本之间互有出入，现在采用的多为意大利但丁学会的校勘本。

《神曲》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史诗，因为诗中叙述的既不是有关某个英雄人物的传说，也不是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而是诗人自己想象中的经历。全诗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每部由三十三首"歌"组成，加上全书的序曲，总共有一百歌之多，计一万四千多行。

这部长诗采用的是中古时期所特有的梦幻文学形式，通过但丁的自叙描述了他在一三〇〇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五凌晨，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黎明时分，他来到一座洒满阳光的小山脚下。他正要登山，却被三只张牙舞爪的野兽（豹、狮、狼，象征淫欲、强暴、贪婪），拦住了去路，情势十分危急。这时，古罗马时代的伟大诗人浮吉尔（一译维吉尔）出现了。他受但丁青年时期所爱恋的对象俾德丽采的嘱托前来搭救但丁，然后又作为他的向导带

他游历地狱和炼狱。

地狱的形状有点象漏斗，下端直达地心，里面可分成三部分(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罪恶分成三类：放纵、凶残、恶意)。第一部分在作为冥府首都的狄斯城之外，一共分成五层：第一层收容的是一些异教徒的灵魂，他们生活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那些年代里，因此从未受过洗礼，这时正在等待着上帝的审判；第二层里都是些好色之徒，他们所受的惩罚是在深谷里爬行，遭受冰雹的痛击；第三层里都是些犯饕餮罪的，他们陷在泥坑里，受风吹雨打之苦；第四层里收的是些贪婪挥霍者，他们在这层地狱里互相厮打，拚个不休；第五层是一潭污泥浊水，那些在生前动辄发怒的灵魂在这里你撞我咬，打得一个个皮开肉绽。第二部分在狄斯城内。这里共分成三层，收容的都是罪孽深重的灵魂。第一层里烈火熊熊，烧得邪教徒呼天抢地；第二层又分成三级，里面收的是暴君、惯用暴力者、自杀者和蔑视上帝者，他们上受火雨烧灼，下有烫沙煎熬；第三层则又分成十条恶沟，凡生前犯有淫媒、诱奸、贪污、谄媚、伪善、偷盗、买卖圣职、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重利盘剥等重罪的灵魂，都在这里遭受酷刑。地狱的第三部分是个分成四层巨大的深井，其底部是个冰湖(冰在这里象征背信弃义者的冷酷无情)，凡生前犯有残杀亲人或各种背叛罪行的灵魂都给冻在湖里。深井的井壁极为陡峭，在靠近地心处的井底，只见那号称悲哀之国“皇帝”的琉西斐半个身子冻在那里的冰中动弹不得，而嘴里却还在咀嚼着犹大等几个罪人。在这以后，但丁随着浮吉尔通过一条裂罅又重返了地面，来到洗罪涤恶的炼狱山之前。

能够进入炼狱的，是那些生前的罪恶能够通过受罚而得到宽恕的灵魂。这里的刑罚不象地狱里的那样严酷，并且带有一种赎

罪的性质，因此灵魂们比较乐于接受。炼狱山的山脚部分可说是炼狱的预备部，收容的都是生前没有来得及忏悔的灵魂。炼狱山的山身部分可说是炼狱本部，共分七级，分别洗净傲慢、嫉妒、忿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七种人类大罪。灵魂在洗去一种罪过的同时，也就上升了一级，如此可逐步升向山顶。山顶上是一座地上乐园。浮吉尔把但丁带到这里之后就退去了，改由俾德丽采前来引导但丁，经过了构成天堂的九重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上帝面前。这时但丁大彻大悟，他的思想已与上帝的意念融洽无间。整篇史诗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

但丁的这部作品，同中古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字里行间充满了寓意，引起了注家们的争论。尽管如此，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还是比较清楚的，即人经过了迷惘和苦难，到达了真理和至善的境界。

但丁在游历地狱和炼狱时，一路上遇到不少灵魂，这些灵魂生前大多是历史上的或当时的著名人物。但丁通过他们，记录了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意大利社会生活；他通过自己的叙述或通过与鬼魂的谈话，反映了中古时期文化领域内的各种成就，并说出了他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达了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和新世界观。

但丁在《神曲》中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他对作为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并垄断了当时全部文化的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严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寡廉鲜耻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他否定神权统治和教会至上的观点，坚决反对教皇掌握世俗权力；他揭露教会的罪恶，谴责僧侣们的无耻勾当。不仅如此，他对新兴市民阶级的自私以

及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弊端也作了一定的指责。

作为新时代最初的一位诗人，但丁以人为本，强调人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因此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神曲》中写的虽是来世，但反映的却都是现世的事物，这充分显示了但丁对于现世生活的兴趣和关心。他认为人应当克服惰性，追求荣誉；应当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伟大思想和坚强意志，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丁在《神曲》中还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对古典文化也十分敬仰，并以浮吉尔作为理性和哲学的化身，引导他游历地狱和炼狱。

然而，但丁毕竟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的思想有时也带有某些旧时代的痕迹。神学观点，中世纪的道德观乃至世界观的种种矛盾，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例如，《神曲》一书的结构就含有一种神秘意义，这也是中古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但丁在书中揭露了教会的腐败和堕落，却又不从根本上反对教会和宗教。还把信仰和神学置于理性和哲学之上。正因如此，他才安排了俾德丽采来作为他在天堂里的导游。这表明了但丁的这样一种信念：理性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辨认出邪恶的道路，但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必须依靠信仰和神学。此外，他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也常有矛盾之处。

《神曲》中既写了人世的黑暗现实，也写了对来世的美好憧憬。这种既非纯粹的现实主义，又非纯粹的浪漫主义写法，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但丁观察细致，想象丰富，描写准确鲜明，比喻贴切生动。因此，尽管《神曲》中人物众多，场面千变万化，但诗人往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把场景交待得清清楚楚，而所描绘的那些来世景象读来也颇有真实之感。但丁就是靠许许多多

写得这样生动的细节，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宗教感情、内心经验以及古往今来的各种事物组织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神曲》通篇以格律严谨的三韵句写成。这是但丁根据民间诗歌中一种流行的格律创制的，每行包含六个音步，每三行为一组，每组中第一行与第三行押韵，而第二行则与后一组中的第一行、第三行押韵，也即韵脚的安排为 aba，bcb，cdc……这种形式既适宜于叙述和描绘，又能用来辩驳和抨击，用它写警句也很得力。尤其重要的是，《神曲》不是用当时意大利作家们常用的拉丁语、法语或普罗旺斯语，而是用意大利俗语写的，这对于意大利文学语言以及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并使但丁超越了在他之前的一切意大利作家，成为第一位意大利民族的诗人。

在十六世纪之前，《神曲》名为《喜剧》。这里的喜剧两字并无戏剧的含义，因为当时人们把叙事体的作品也称为悲剧或喜剧；但丁的这部作品结局完满，故称《喜剧》。后来，人们为了表示对这首长诗的崇敬，在"喜剧"之前加上了"神圣的"一词。这就是《神曲》这一名称的由来。

这个译本是朱维基同志（1904—1971）于多年之前从英译本译出的，出版以来在帮助读者了解这部世界名著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今，研读外国文学的同志日益增多，我们决定重印这一译本以应读者的需要，并对译文作了一些修订，不足之处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目　次

地　狱　篇



第　一　歌

序曲:浮吉尔救助但丁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1]
　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2]之中醒悟过来,
　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唉!要说出那是一片如何荒凉、如何崎岖、
　如何原始的森林地是多难的一件事呀,
　我一想起它心中又会惊惧!
那是多么辛酸,死也不过如此:
　可是为了要探讨我在那里发见的善,
　我就得叙一叙我看见的其他事情。
我说不清我怎样走进了那座森林,
　因为在我离弃真理的道路时,
　我是那么睡意沉沉。
但在我走到了那边一座小山的脚边以后
　(那使我心中惊惧的溪谷,
　它的尽头就在那地方),

我抬头一望，看到小山的肩头
　早已披着那座“行星”[3]的光辉，
　它引导人们在每条路上向前直行。
于是，在我那么凄惨地度过的一夜
　不断地在我的心的湖里
　震荡着的惊惧略微平静了。
好象一个人从海里逃到了岸上，
　喘息未定，回过头来
　向那险恶的波涛频频观望：
我的仍旧在向前飞奔的心灵
　就象那样地回过来观看
　那座没有人曾从那里生还的关口。
我让疲乏的身体休息了片刻，
　又顺着那座荒崖前行，
　我的后脚总是踏得稳些。[4]
看呀，在陡坡差不多开头的地方，

---

[1] «旧约·诗篇»里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但丁自己在«飨宴篇»里把人生比做一座穹门，他也说：“这座穹门的顶点在哪里，是很难确定的……但就大多数的生命说，我相信，达到这顶点是在三十和四十岁之间。而且我相信，身体组织最健全的人，达到这顶点总是在三十五岁。”但丁生于一二六五年，那末«神曲»的想象的日期是一三〇〇年。

[2] “昏暗的森林”有什么寓意，最好用但丁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飨宴篇»里说：“我们因此一定要知道，正好象一个从没有到过城里的人不能走正确的路，除非由一个已经走过这条路的人指点给他看；所以踏进人生的迷误的森林去的青年不能走那正路，除非由他的长辈指点给他看。”

[3] 按照古代埃及天文学家托雷美的体系，太阳是一座“行星”。

[4] 这表明诗人是在一步一步上山。

有一头“豹”，[1] 轻巧而又十分矫捷，

身上披着斑斓的皮毛。

它不从我的面前走开；

却那么地挡住我的去路，

我几次想要转身折回。

那是在拂晓时分，

太阳正和那些星辰一起上升，

当“神爱”最初使这些美丽的事物运行时

它们是和太阳在一起的：[2]

因而一天中的这个时辰，

一年中的这个温和的季节，

都使我对克服这皮毛斑斓的野兽

怀着极大的希望；可是并不，我却因看到

一头出现在我面前的“狮子”而惊惧。

他直挺着头，带着剧烈的饿火，

似乎要向我身上扑来；

甚至空气也似乎因此而震惊；

还有一只“母狼”，她的瘦削

愈显得她有着无边的欲望；

---

[1] 但丁描写他遇到三只野兽，他一定有所寓意，那是显然的。但是他究竟指什么，后人只好靠猜测了。有些注释家说，或许“豹”代表淫欲，“狮子”代表骄傲，而“母狼”代表贪婪。这，从诗的本身来看，是比较妥当的。

[2] 按中世纪的传说，在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太阳是安在白羊宫的。托雷美记录这个星座有十八颗星。太阳在白羊宫的时候是春季，所以《神曲》的想象的日期是一三〇〇年的春季。

她以前曾使许多人在烦恼中生活。

她的容貌之恐怖

使我的心头变得这么沉重，

我竟失去了登陟的希望。

如同一个渴望求利的人

在失败临头的时候

哀声哭泣，心中百般痛苦：

那只不肯安静的畜生就把我

弄得这样，她向我走来，

一步步把我逼回到"太阳"在那里沉寂的地方。

当我向下退去的时候，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1]

他似乎因长久的沉默而声音微弱。

当我看到他站在那旁荒之中时，

我叫道："可怜可怜我呀，

不论你是谁，是鬼魂还是活人！"

他回答我说："不是人，我曾经是人；

我的父母是伦巴人，

但都是孟都亚的公民。

我诞生于朱理亚治下，虽然晚了些；[2]

---

[1] 这是指拉丁诗人浮吉尔。他的著名的史诗是《伊尼特》。他是一个为但丁所敬爱的诗人，但丁称他为"大师"和"先辈"。浮吉尔领导但丁走过地狱和炼狱，直到"地上的乐园"时才退出，把他交给俾德丽采。

[2] 浮吉尔生于公元前七十年。当朱理亚·凯撒于公元前被杀时，浮吉尔还没有写出他的史诗《伊尼特》，不能得到凯撒的奖励，所以他说生得晚了些。

在伟大的奥古斯都朝代我住在罗马，

那是虚伪说谎的神祇猖獗的时期。

我曾经是一个诗人，歌唱过

安吉西斯的那位公正的儿子，

他在巍峨的伊利阿姆被焚之后来自脱洛挨。[1]

但是你，为什么你又归于不宁？

为什么不去攀登那幸福的山，

那山是一切欢乐的开端和原因？"

"那末你就是那位浮吉尔，是那喷涌出

如此丰富的语言之流的源泉吗？"

我带着羞赧的容颜回答他。

"哦其他诗人们的荣誉和光明！

但愿那使我探索你的诗卷的

长久的热忱与极大的爱好于我有补。

你是我的大师和我的先辈；

我单单从你那里取得了

那使我受到荣誉的美丽的风格。

请看那只我从她那里折回的畜生；

帮助我摆脱她，你载誉的圣哲；

因为她使我全身的筋脉震惊。"

"你必需走另一条道路，"

---

[1] 这里就是指他的«伊尼特»。安吉西斯的儿子就是伊尼阿，这部史诗的主角。«伊尼特»第三卷里说：

当毁灭了的脱洛挨成为希腊人的战利品，

而伊利阿姆的巍峨的城楼化为灰烬时。

他看到我哭时回答说，
“假使你想要逃离这荒凉的地方：
因为这只你因她而哭的畜生
不让人们在她的身边经过；
她要把他们纠缠得直到丧身；
她的秉性是那么乖戾和凶恶，
她竟无法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食欲；
吃了之后，她比先前更为饥饿。
她与许多野兽交配过，
而且还要与更多的野兽交配，
直到那将使她痛苦而死的‘灵犬’❶来临。
他不愿靠土地或财货来活命，
却要靠智慧，靠爱，靠刚勇；
他的国度将在番尔脱洛与番尔脱洛之间。
他将成为那谦卑的意大利的救星，
贞女卡弥拉，欧莱勒斯，透奴斯，
和尼索斯曾为之负伤而授命；❷
他将要把她从每座城市中赶走，
直到他把她重新打入地狱；
当初是嫉妒把她从那里放出。
所以我为你考虑，认为这样于你最好，
就是你跟从我；我将做你的导者，
领你经过一处永劫的地方，❸
在那里你将听到绝望的呼叫，
将看到古代的鬼魂在痛苦之中，

他们每一个都祈求第二次的死；[4]

然后你将看到安于净火中的精魂：[5]

因为他们希望会加入蒙庥之群，

不论那是在什么时候；

然后，假使你愿意上升，

将有一位比我高贵的仙灵[6]来领导你；

在我分手时我将把你交给她：

因为那主宰天国的'上皇'，

为了我背叛他的律法，

不准我走进他的城邑。

凡是他所统治和掌握全权的地方，

---

1. "灵犬"究竟指什么人，历来《神曲》的注释家有好多猜测，迄今无定论，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读者是不重要的。但丁虽是用预言形式的语言，而他的意思却是很明白的。这个人将是意大利的救星，他不是靠土地或财货，却是靠智慧，靠爱，靠刚勇来活命的。而且他要把那只"母狼"从各个城市里驱走，把她重新打入地狱。

2. 这些人物都见于浮吉尔的《伊尼特》。
卡弥拉，米泰勃斯王的女儿。她帮助罗脱里亚人的王透奴斯反抗伊尼阿，在戳死了几个脱洛挨人后，终为亚隆司所杀（见《伊尼特》第十一卷）。
欧莱勒斯，脱洛挨的青年。他和他的朋友尼素斯伴随伊尼阿到意大利去；有一次在夜袭罗脱里亚人的营寨时，他和尼索斯一同阵亡（见《伊尼特》第九卷）。透奴斯，是在伊尼阿到达意大利时罗脱里亚人的王。他与伊尼阿单独交战时，为后者所杀（见《伊尼特》第十二卷）。

3. "永劫的地方"指地狱。

4. 《新约·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里说："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5. 这里指炼狱中的幽灵。

6. 这里指俾德丽采。她将引导但丁走过天堂。

他的城邑，他的宝座也就在那里：
哦，他所选去的人是有福了！”
我对他说：“诗人，我恳求你，
凭那你所不知道的上帝之名：❶
为了我可以逃开这种邪恶和更大的邪恶，
请把我领到你刚才说过的地方去，
好让我看到‘圣彼得之门’，❷
和那些你讲得那么凄惨的鬼魂。”
于是他行动了，而我在他后面追随。

---

❶ 浮吉尔生于耶稣诞生之前，以后基督教所敬奉的上帝当然在他是不知道的。

❷ 这里指炼狱之门。门前的天使执管圣彼得的两把钥匙（见《炼狱篇》第十歌）。

第 二 歌

浮吉尔叙述俾德丽采的请求

白昼正在消逝，朦胧的黄昏
　使大地上的动物停止了
　它们一天的辛苦；而我独自一人
正在准备着自己来支持
　旅程和怜悯这两种搏斗，❶
　这个，我的不误的记忆将要叙述。
哦诗神，哦至高的天才，帮助我吧！
　哦记忆，你曾记下了我所见到的，
　在这里将要显出你的崇尊。
我开始说："引导我的诗人啊，
　在你信任我去作这艰巨行程之前，
　看看我里面有没有足够的品德。
你说西尔维司的父亲，❷
　在还是带着肉身的时候，
　就走进那不朽的世界里去。

但是假若那‘万恶之大敌’，❸
　考虑到那重大的结果，从他会产生
　什么人和什么事业，❹ 因而对他宽大，
这在明哲的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合：
　因为他在最高天被选定了
　作为堂堂的罗马和她的帝国的父亲；
照实情来说，这两者
　是早已为那圣地而设，
　大彼得❺ 的继承人将坐在那儿的宝座上。
由于这次你使他载誉的旅程，
　他知道了种种事情，这些事情
　就是使他获得胜利和‘教皇圣袍’的原因。❻
以后，那‘拣选的器皿’❼ 去到彼方，
　带来了关于‘信心’的证明，

---

❶ 怀疑的阴影同黄昏的阴影一起降落。那巡礼的孤独，那路途的艰巨，那等待着他的景象的悲惨，以及他自己力量的不确定——这一切都使但丁在犹疑和惊惶中踌躇。

❷ “西尔维司的父亲”即伊尼阿。浮吉尔在《伊尼特》第六卷里，叙述伊尼阿同着巫婆西俾尔到地狱里去找寻他的父亲安吉西斯的幽魂。

❸ “万恶之大敌”指上帝。

❹ 伊尼阿被认为罗马缔造者(“什么人”)的祖先，后来罗马成为帝国的首邑(“什么事业”)。

❺ “大彼得”即圣彼得，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据传说，他是罗马的第一任教皇。他的继承人就是指以后的教皇。

❻ 伊尼阿在地狱里时，从他的父亲安吉西斯听到从他生出的后裔的伟大(见《伊尼特》第六卷)。

❼ “拣选的器皿”指耶稣门徒圣保罗。据中世纪传说，他也到地狱里去过。

这‘信心’是到救赎之路去的门径。
但是我呢，为什么要去？谁允许我去？
我不是伊尼阿，也不是保罗；
我自己既不，人家也不以为我配这样做。
因此，假使我听凭自己去，
我怕我的去会显得愚蠢；
你是大哲，你了解得比我所说的还要清楚。”
好象一个人打消他已决定了的，
用新的念头改变他的原意，
以致完全抛弃已开端的事情，
我在那朦胧的山崖上就象这样：
因为在开初那么急于要做的事业
我已在思想中把它消磨掉了。[1]
“假使我没有弄错你的说话，”
那“雄杰”的幽魂回答说，
“你的灵魂是为儒怯的恐惧所袭击，
这种恐惧时常阻碍人们，
使他们从光荣的事业折回；
如同幻影对于一只受惊的野兽一样。
为着使你解除这个疑惧，
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来，

---

[1] 在«炼狱篇»第五歌第十六——十八行里，有和这里相同的意思：
心中的念头象潮涌一样的人
永远射不中目标，达不到目的，
因一个念头对消了另一个念头。

在我对你初生怜悯时听到了什么。
我是在悬而未决者的中间；[1]
有一个圣女[2]叫唤我，她是
那么美丽而蒙福，我请她吩咐。
她的眼睛比群星还更光辉；
她以天使般的声音对我
轻柔而温和地说出她的言语：
'彬彬有礼的孟都亚的幽魂啊，
你的声名仍旧留在人间，
而且要同岁月一起长存！
我的朋友，不为命运所宠幸，
在他荒崖的路途上受到了阻挠，
他因恐惧而转身回去；
据我在天上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
他已经那么地深入迷途，
我起身去援救他或许太迟了。
你去吧，用你的优美的言辞，
用对他的得救必要的方法
去帮助他，我就此也可以安心了。
差遣你去的我，是俾德丽采；
我来自我愿意回去的地方；
爱推动了我，爱使我说话。

---

[1] "悬而未决者"指林菩狱中的幽灵（见本篇第四歌）。
[2] 这里的"圣女"指俾德丽采。

当我到了我主的面前时，

　我要时常向他赞美你。'

　她于是沉默了，我开始说：

'贞淑的圣女啊，

　仅仅由于你，人类才比

　那圆周最小的天体所包含的万物优越！

你的命令我是那么感激，

　即使我已遵从你做了，也显得迟缓；

　你不必再向我解释你的心愿。

但是告诉我这缘由：

　你为什么甘心离开你急于要归去的

　辽阔的地方而降入这下方的中心。'

'既然你想深究这一点，

　我要简略地对你讲，'她回答说，

　'我为什么不怕来到此地。

凡是具有伤害力的东西

　才是可怕的；其他的就不，

　那些东西并不可怕。

上帝在他的宏恩中把我造成这样，

　你们的不幸接触不到我；

　这里熊熊的火焰也烧不到我。

天上有一位崇高的圣女，[1]

　她那么为那我差遣你去解除的障碍而悲悯，

---

[1] "崇高的圣女"指圣母马利亚。

她破除了那天上严厉的戒律。

她叫唤了琉喜霞，[1]嘱咐她道：

“现在那个对你忠心的人需要你；

我就把他托付给你。”

琉喜霞，一切残酷之敌，

站起身来走到那地方，

我和古代的拉结[2]一块坐着的地方。

她说道：“俾德丽采，上帝的真正可称赞的人，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个人，

他那样地爱你以致他离开芸芸的众生？

你不听到他那悲痛的哭诉么？

你不见到在那大海不能对之骄矜的河流[3]上

他正在和死亡搏斗么？”

在这些话说出来之后，

我立刻离开我的幸福的地方

来到这里，世上求福避祸的人

也没有象我那样的迅速；

我信赖你的高贵的言辞，

那使你和听到的人都有光荣的言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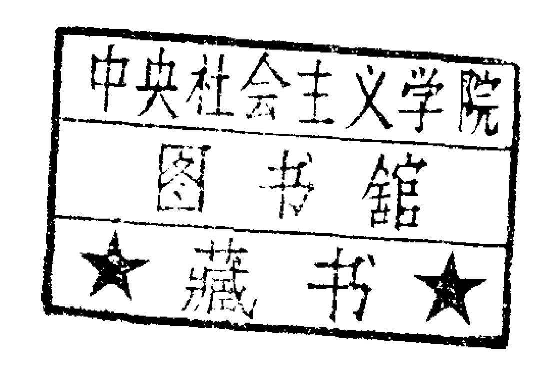
---

[1] “琉喜霞”是三世纪时西拉叩斯的殉道者。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宗教时，她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好使自己的美色不引起男子的欲望。因为这故事，她成为害眼病者的护神。但丁最敬拜她，因为他自己害着眼病。

[2] 拉结是拉班的次女，雅各的后妻，生约瑟和便雅悯（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九章）。

[3] “河流”指人生的狂暴的河流。

在对我说了这话之后，
　她移开她光辉的眼睛哭了；
　她就使我更赶快来到这里；
而我依她的愿望到你这里来了；
　把你从那野蛮的畜生那里带走，
　它使你失去了到那美丽的山上去的捷径。
那末，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为什么你迟疑？
　为什么你心中怀着这种怯懦的恐惧？
　为什么你还不大胆而豪放，
既然三个这样蒙福的圣女
　在天庭里那样地关怀你，
　我的言辞又向你保证了那么多的幸福时？”
好象为夜间的寒气所弯折
　和闭合的小花，一待阳光照耀，
　就在茎梗上直立起来，完全开放；
我的萎靡的精神也象这样；
　这么多的勇气在我心中洋溢，
　我象获得释放似地开始说：
“多情的她啊，她救助了我！
　彬彬有礼的你啊，你迅速地
　听从她告诉你的真言。
你用你所说的话使我心中
　生出这样要去的欲望，
　我已恢复了我的原意。
请先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志；



你导者，你圣哲，你夫子。”
我这样对他说；于是他行动，
我就踏上了那艰险荒凉的路途。

第　三　歌

可畏的铭文和黑色的江河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正义感动了我的'至高的造物主'；
　'神圣的权力'，'至尊的智慧'，
　以及'本初的爱'把我造成。
在我之前，没有创造的东西，
　只有永恒的事物；而我永存：
　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1]
我看到在一座大门之上
　刻着这些模模糊糊的字句；我说：
　"夫子，这些字句于我意义艰深。"
他好象一个深有经验的人，对我说：
　"在这里定要放弃一切的猜疑；
　一切的怯懦定要在这里死灭。

我们已到了我对你说过的地方，
　你要在那里看到悲惨的幽魂，
　他们已失去了理智❷的幸福。”
于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脸上露着使我欣慰的高兴的颜色，
　他把我领到幽冥的事物中去。
这里喟叹，哀哭，和深沉的号泣
　响彻了无星的天空：
　这在开初时使得我流泪。
奇怪的语言，可怖的叫喊，
　痛苦的言词，愤怒的语调，
　低沉而暗哑的声音，还有掌击声，
合成了一股喧嚣，无休止地
　在那永远漆黑的空中转动，
　如同旋风中的飞砂走石一样。
于是，心中怀着恐怖，我说道：
　“夫子，这我所听到的是什么？

---

❶ 在这里，除了可畏的铭文外，没有守卫者，地狱的门是洞开着的。
造成地狱的是“三位一体”，即圣父（“神圣的权力”），圣子（“至尊的智慧”），及圣灵（“本初的爱”）。而感动上帝去造地狱的是“正义”。
在地狱造成以前只有“永恒的事物”。“永恒的事物”指最初的物质，诸天体以及统治诸天体的各级天使。
对于但丁，地狱是永远存在的，而地狱的最可怕的责罚就是它的绝对没有希望。

❷ 但丁用“理智”一词，与普通用的不同，其意义与我们说的“灵魂”或“精神”相差不远。

这些似乎那么地不胜痛苦的人是谁?"
他对我说:"处于这悲惨的命运中的,
是那些人的凄凉的幽魂,
他们在人世过了无毁无誉的一生。
同他们混合在一起的
还有一队卑贱的天使,[1] 他们对神
不叛逆,也不忠诚;只顾到自己。
天堂把他们逐出,为了使自己的美
不受损害;幽深的地狱也不收容他们,
怕罪恶之徒还可以向他们夸耀。"[2]
我说:"夫子,什么事情使他们那么悲痛,
他们要哭得这样地辛酸啊?"
他回答说:"我要十分简单地告诉你。
这些幽魂没有死灭的希望;
他们盲目的生命是那么卑鄙,
凡是其他的命运他们都嫉妒。
他们的消息不许留在人间;
'慈悲'和'正义'鄙弃他们:
我们且别谈他们;只是看一看就走。"
我抬头望了,只见有一面旗子
在翻舞着向前疾行,
仿佛无论如何不肯停下来的样子;

---

[1] 这些天使在«圣经»里没有提起过。但丁所根据的显然是民间的传说。
[2] 其他的罪人至少还能够下一个决心。

后面跟着一个那么长的行列，
　我以前决不会相信
　死竟使得这么许多人失去生命。
在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之后，
　我看到而且认识了一个幽魂，[1]
　他由于懦怯而逊位于人。
我立刻知道而且确信
　这就是卑贱者的一群，
　他们为上帝和他的敌人所痛恨。
这些从没有生活过的可怜家伙
　是赤裸着，又为那里的胡蜂
　和大黄蜂所痛刺着。
这使得他们血流满面，
　血和着泪流到他们的脚边，
　又为可憎的蛆虫所吮吸。
于是，当我向前望去时，
　我看到一群人在一条大河[2]的岸上；
　我就说："夫子，现在请允许
我知道这些人是谁；
　而且据我由那微弱的亮光所看到的，

---

[1] 普通把这个幽魂认为塞莱斯丁五世。他于一二九四年被选为教皇，在位五月即辞职，让位给菩尼腓斯八世。而菩尼腓斯八世在全诗中是但丁所讥嘲和咒骂的主要对象。

[2] "大河"指阿刻隆，地狱中四条河流中的第一条，形成地狱本境的边界。

什么规矩使得他们仿佛那么急欲过去。”

他对我说道：“当我们在阿刻隆的

阴惨的河边停下我们的脚步时，

你就会知道这些事情。”

然后，我双眼含羞下垂，

恐怕我的说话会触怒他，

一直走到河边时我闭口不言。

看啊！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1]

驾着一只船向我们驶近，

大声叫道：“该你们受罪，邪恶的鬼魂们啊！

不要再希望看到天堂：

我来把你们领到对岸；

领到永恒的黑暗；领到烈火和寒冰。

站在那里的你，你是活人，

快从那些死了的人那里离开。”

但是当他看到我不离开时，

他说道：“你得从别的道路，别的渡口[2]

过去，不能从这里过去：

必得有一只较轻的船[3]渡你。”

我的引导者对他说：“开隆，不要多虑；

这是天上的意志，天命所在，

---

[1] 指开隆。开隆在地狱中即等于炼狱中的伽图。

[2] “别的道路，别的渡口”，他是指通到炼狱去的路。

[3] “较轻的船”指«炼狱篇»第二歌里“上天的掌舵者”的轻舟。

定能完成；不要再问了。”

立时，那在铅色的沼泽上

停着船的舟子，眼睛周围发着火光，

他的多毛的双颊平静不动了。

但是那些衰弱而赤裸的鬼魂，

一听到这些可怕的言语，

都变了色，牙齿格格作声。

他们亵渎上帝和自己的父母；

亵渎人类；亵渎那地点，那时间，

那传下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根源。

然后，他们痛哭着，

大家一起逐渐靠近那被诅咒的河岸，

这河岸等待每个不敬畏上帝的人。

有着燃烧的煤块似的眼睛的恶鬼

开隆召唤着他们，把他们赶在一起；

谁踟蹰不前的，他用桨就打。

如同秋天的树叶一片接着一片

飘落下来，直到树枝看见

自己所有的猎获物[1]都落在地上；

亚当[2]的罪恶的子孙一个一个地

一见招手就从岸上纵身跳下船去，

好象听到呼唤的鸟儿一样。

---

[1] “猎获物”指树枝上的叶子。

[2] 亚当就是《旧约·创世记》里所谓第一个人类。

他们就这样地在褐色的水上离开；
　他们还没有登上对岸，
　这边岸上又集合了新的一群。
“我的儿子，”那彬彬有礼的夫子说道，
　“那些在上帝的盛怒之下死去的人，
　从万邦会集在这里；
渡过这条河他们从不延迟，
　因为‘神圣的正义’激励他们，
　使恐惧变成了愿望。
善良的精灵从来不由这条路经过；
　因此，假使开隆对你发什么怨言，
　你现在很容易懂得他的意思。”
他说完话之后，那幽冥的境界
　发生剧烈的震动，回想起
　我那时的恐怖还使我浑身出着冷汗。
那阴惨惨的地上刮起了风，
　风中闪出一道红色的电光，
　使我全部失去了知觉；
我倒下了，好象一个突然睡去的人。

第 四 歌

第一圈：林莆狱；善良的异教徒

一个沉重的雷声打破了
　我头脑里的酣睡；我跳起来，
　就象一个为强力所惊醒的人；
直立起来后，我把休息过的眼光
　向四边移动，凝神观望，
　来看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
千真万确，我发现自己
　在那悲惨的“地狱之谷”的边缘，
　那里回响着一片不绝的雷动的哭声。
那是如此黑暗，幽深，烟雾弥漫，
　我定神向那底下望去时，
　我在那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现在让我们走下幽冥的世界去吧，”
　那面色变得完全苍白的诗人开始说，
　“我将在前面走，你跟在后面。”

看到了他的面色，我说道：
　“你一向是我在疑惑中的力量，
　当你恐惧时，我怎能追随呢？”
他对我说：“这里底下的
　人们的痛苦使我的脸孔染上
　怜悯之色，你把它当作恐惧。
我们走吧；路途的遥远要我们赶紧。”
　这样他走进了，也使我走进了
　那环绕着地狱的第一圈。
在这里，没有哀哭声传进
　我们的耳朵，除了叹息声，
　它使得永恒的空气震颤。
这种叹息，并不是由于鞭笞，
　却是那些大群的男男女女
　以及孩童，由于忧愁而起。
那善良的夫子对我说：“你不问问
　你看到的这些幽魂是谁么？
　在你再向前走时，我愿你知道
他们没有犯过罪；虽然他们有优点，
　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洗礼’，
　那是你所信奉的宗教之门；
因为他们生于基督教之前，
　他们敬拜上帝不能无误；
　我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为了这种缺点，并不是为了其他错误，

我们堕落了；所受的苦仅是这样，
我们没有希望地生活在欲望之中。”
听到这话，我心中十分忧郁；
因为我知道十分高贵的人
在那林莽狱里悬而未决。
“告诉我，夫子；告诉我，先生，”
对于那克服一切错误的“宗教”
希望获得保证，我问道：
“有过什么人依靠自己的或别人的功德，
从这里走出而以后蒙庥的么？”
他懂得我话里隐含的意思，
回答道：“我刚到这里来时，
我看到一个‘万能者’❶来到我们这里，
他戴着胜利的冠冕。
他从我们那里带走了我们的‘始祖’，❷
他的儿子亚伯，和挪亚的幽魂；
立法者和守法者摩西的幽魂；
族长亚伯拉罕；国王大卫；
以色列与他的父亲和子女，
和他的得来不易的拉结的幽魂；❸

❶ “万能者”指耶稣。据传说，耶稣于公元三三年（即浮吉尔死后五十二年）到地狱里去释放了一些幽魂。
❷ “始祖”指亚当。
❸ 以上的人名都出自《旧约》。

以及其他许多，而都使他们蒙庥了；

　我希望你知道，在他们之前，

　没有人类的灵魂得救过。”

虽然他在说话，我们并没有停步；

　就在这时经过了那座树林，

　我是说那座由拥挤的幽灵所形成的树林。

在我沉睡之后我们

　还没有走得多远，我就看到一片火光

　征服了一个黑暗的区域。

我们离开它还有一些路程；

　但是不太远，我还能部分地

　看出占据那地方的可尊敬的人。

“尊敬一切科学和艺术的你啊，

　请问这些灵魂是谁，竟有这种荣誉，

　把他们和其余的灵魂分开？”

他对我说：“在你们人世

　传布着他们的光荣的名字，

　使他们在天上获得殊恩而超升了他们。”

当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尊崇那伟大的诗人！

　他离去了的阴魂归来了。”[1]

那声音停止和静寂了之后，

　我看到四个伟大的幽灵向我们走来；

---

[1] 这是对浮吉尔而说的。浮吉尔为了去救助但丁暂时离开了林菩狱。

他们的神色既不忧郁，也不快活。
那善良的夫子开始说话：
“看那手拿宝剑，走在三人之前的，
他是他们的魁首：
他就是荷马，至尊的诗人；
跟着来的是讽刺诗人荷拉斯；
奥维德是第三个，最后一个是卢甘。[1]
因为他们和我相同都具有
那个声音所叫出的称号，
他们才尊崇我，而且做得很对。”
这样我看见了那歌王的赫赫一派
聚在一起，他们崇高的歌声
象巨鹰一般高翔于余者之上。
他们交谈了一刻之后，
转身过来向我表示敬意；
我的大师看到这个就微笑了。
此外他们给我更多的荣誉；
因为他们把我算在他们的数目中，

---

[1] 荷马是希腊大诗人。他的史诗«奥德赛»和«伊里亚特»都是叙述英雄和战争的故事的，所以但丁描写他手拿宝剑。
荷拉斯是拉丁的讽刺诗人，生于公元前六五年，卒于公元八年。他著有短歌，抒情诗，讽刺诗，以及诗论等。
奥维德是拉丁诗人，生于公元前四三年，卒于公元一八年。他留下的著作有«变形记»，«爱经»等。
卢甘是拉丁诗人，生于公元三九年，卒于六五年。他著有长诗«法萨利亚»，诗中详述凯撒和庞彼之间的战争。

我成为这些大智中间的第六个。[1]

我们就这样向着那火光走去，

谈论着在那时谈论是适当的，

而现在最好保持缄默的事情。[2]

我们来到一座宏伟的城堡，

有七重高墙把它围住，

一条美丽的溪流在四周卫护。

我们走过它象走过坚土一样；

我同那些圣哲穿过七重大门；

我们走到一片青翠的草地。[3]

草地上有许多人，眼光缓慢而庄重，

外貌上显得有极大的权威；

他们不大说话，说时也用温和的声音。

这样，我们退到了一边，

走到一片开旷，光辉，和隆起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

立刻，在那绿色的珐琅上，

那些伟大的精灵呈显在我眼前，

---

[1] 上述四个，加上浮吉尔，所以但丁是第六个。但丁这样说法，正见他胸襟的阔大，与气魄的宏伟。

[2] 这里但丁不写出来不是由于谦逊的缘故。既然他说了上面那样的一句话，在这里自不必再细说了。

[3] 在黑暗的地狱中，但丁特地设了这样一块光明美丽的地方，来安置他所敬仰的人物。历来的注释家对于"宏伟的城堡"象征什么，"七重高墙"象征什么，"溪流"象征什么，"七重大门"又象征什么，都有所猜测。但是从但丁的诗的本身中去理解，他的含义倒是容易明白的。

我心中因看到他们而感到光荣。

我看到伊兰脱拉与许多同伴在一起：

他们中间我认识赫克托和伊尼阿；

戎装的凯撒，眼睛象鹰的一样。[1]

在另一边，我看到卡弥拉

和潘脱西里；看到拉丁姆的国王

和他的女儿拉文尼亚坐在一起；[2]

我看到逐出了塔魁因的布鲁塔斯；

琉克利霞，朱利亚，玛夏，和姑乃丽；

我看到萨拉丁独自在一边。[3]

当我把眼皮抬得稍高时，

我看到智者们的大师，[4]

坐在一群哲学家的中间。

---

[1] 伊兰脱拉是亚脱拉斯的女儿和脱洛挨的缔造者大达纳司的母亲。
赫克托和伊尼阿是脱洛挨的英雄。
凯撒在这里是作为伊尼阿的一个后裔而提到的。

[2] “卡弥拉”见第一歌注。
潘脱西里是亚马孙人的王后。在赫克托死后，她援助脱洛挨人。
拉铁诺（“拉丁姆的国王”）和拉文尼亚是伊尼阿的岳父和妻子。

[3] 在塔魁因的儿子奸污了珂拉丁的妻子琉克利霞之后，布鲁塔斯把塔魁因从罗马的皇位上驱逐出去了。
“朱利亚”是凯撒的女儿，嫁给庞彼。
玛夏是犹提喀的伽图的妻子（见«炼狱篇»第一歌）。
姑乃丽是格拉克斯的妻子。她生二子，名铁勃留斯和开雅斯，都为罗马著名的护民官。
萨拉丁，号称伟大的苏丹王，生于一一三七年。他以宽厚闻名于中世纪的欧洲，成为东方君主的典型。他反抗十字军，为狮心王李却所杀。

[4] 指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大家注视他；大家尊崇他；

这里我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❶

他们在余者之前，立得和他最靠近；

把宇宙归之机运的德谟颉利图；

代俄哲尼，亚拿萨哥拉和泰利斯；

恩培图克利斯，赫拉颉利图斯和芝诺；❷

我看到优良的草药采集者，

我指陶斯科利提斯；又看到奥弗斯，

图雷，兰那斯，和道德家辛尼加；

几何学家欧几里得，和托雷美；

希波革拉第，亚微瑟那，和该楞；

作那伟大的注释的阿弗罗厄。❸

我不能详细地把他们都描绘一下：

因为我的冗长的主题驱迫着我，

---

❶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为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影响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亚里士多德的那样大。

❷ 上面三行里所举的都是公元前七世纪到四世纪间的早期希腊哲学家。

❸ 陶斯科利提斯是一本医书的作者，论述植物的本质。
奥弗斯和兰那斯是神话中的希腊的歌者和诗人。
图雷即罗马演说家西塞罗。
辛尼加的伦理著作在中世纪受到广泛的阅读。
托雷美的天文体系在中世纪受到一般的接受，并为但丁所采用。
亚微瑟那（公元九八〇——一〇三七年）和阿弗罗厄（十二世纪）是阿拉伯的医师和哲学家。他们都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注释。阿弗罗厄的著作于公元一二五〇年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诵一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能在欧洲复活，却要归功于他。
希波革拉第（卒于公元前三七七年）和该楞（卒于公元二〇〇年）是古代最著名的两个医师。

以致有许多次言语够不上现实。
六人的一队减到了两人；
那贤明的导师由另一条路领导我，
从静穆中走出，进入颤动的空气里。
于是，我来到了无光的一隅。

第 五 歌

第二圈：里米尼的弗兰采斯加

这样，我从第一圈降到了第二圈，
　那圈围了较少的面积，却包容了
　更多的引起号哭的痛苦的地方。
迈诺斯❶形容可怖、咬牙切齿地坐着，
　在进口处审查罪行；依照他自己
　缠绕的圈数判决他们，打发他们下去。
我是说，当那生而不良的阴魂
　来到他面前时，便把一切
　都招认；而这位洞察罪孽者
考虑了地狱的什么地方与那罪相当之后，
　便用尾巴在自身上缠绕
　那么多的圈数，恰如他要他下去的度数。
在他前面总是站着一群阴魂；
　他们挨次走去受审判；
　他们述说，和倾听；然后被卷下去。

迈诺斯看到我时，就放下了

那伟大的职务，并对我说道：

"来到痛苦的地方的你啊！

注意你怎样进来的，你信托谁，

不要让进口的宽阔欺骗你。"

我的导师对他说："你为什么也叫喊？

不要阻拦他命定的行程；

这是天上的意志，天命所在，

定能完成；不要再多问。"

现在悲哀的声音开始

传到我的耳朵；现在我来到

很多的哭声向我袭来的地方。

我进入了一处完全无光的地方，

它象汹涌的大海那样呼啸，

当大海和狂风搏斗的时候。

地狱的暴风雨，无时休止，

把那些阴魂疾扫而前；席卷他们，

鞭打他们，以使他们苦恼。

当他们来到灭亡面前时，

那里就有尖叫声，呻吟声，哀哭声；

那里他们就咒骂神的权力。

我知道了这种刑罚

---

❶ 迈诺斯是克里特的王和立法者，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但丁模仿浮吉尔，把地狱里的判官的职务派给他。

加于肉体上犯罪的人，
他们使理性受淫欲奴役。
如同在寒冷的季节，大群的椋鸟
结着密集的队形鼓翼而飞：
那阵狂风就象这样把不良的精灵
吹到这里，吹到那里，卷下，卷上。
从没有希望来安慰他们，
没有休息的希望，就连减轻痛苦的希望都没有。
如同群鹤在天空排成长行，
一声长唳，横越而过：
我看到那些幽魂那样来到，哀哭着，
为搏斗着的风所卷来；
我说道："夫子，这些人是谁，
他们这样地为厉风所抽打？"
于是他回答："你想要知道的
这些幽魂中的第一个，
是统治许多种族的女皇。
她在穷奢极欲中变得那么无耻，
在敕令中把荒淫视同法律，
以摆脱她所遭到的指谪。
她是塞密拉密斯，[1]我们读到
她是尼那斯的妻子和继承者；

---

[1] 塞密拉密斯是神话中亚述的皇后，尼尼微帝国的缔造者尼那斯的妻子。她承袭了她丈夫的皇位。她是以荒淫闻名的。

她保有苏丹王所统治的国土。

那另一个是在爱情中自戕，

对西丘斯的尸灰失节的女人；[1]

随后来的是淫荡的姑娄巴。[2]

看海伦娜，[3]为了她，那灾难的年月

持续到这样长久；再看那伟大的

阿基利，[4]他最后和爱搏斗；

看巴里斯，屈烈斯丹"；[5]他又指给我看

千余个阴魂，而且用手指指着，

告诉我因爱而离开人世的人们的名字。

在我听到我的老师历数

古代英雄美人的名字以后，

我心中生出怜悯，仿佛又迷惑起来。

我开始说："诗人，我极愿

和那两个在一起行走，并显得

在风上面那么轻的人说话。"

他对我说："他们靠得更近时，

---

[1] 这里指黛多，迦太基的皇后。她在她丈夫西丘斯死后矢志守节，可是后来却爱上了伊尼阿。当伊尼阿离开了她到意大利去时，她投在火葬堆上自杀。

[2] 姑娄巴，埃及的皇后，凯撒和安多尼的情妇。

[3] 海伦娜，斯巴达王美内雷阿斯的妻子。她为脱洛挨的巴里斯所劫走，因而引起了脱洛挨战争。

[4] 按照中世纪的传说，阿基利在一座脱洛挨的寺庙里为巴里斯所杀，他到那寺庙里去是要和巴里斯的妹妹波利克塞那结婚的。

[5] 屈烈斯丹是亚塔尔王的一个骑士。他爱上了他的叔父康瓦尔的马克王的妻子伊苏尔脱，而被那激怒了的丈夫所杀。

你将看到；那时，凭那引导他们的爱，
恳求他们；他们就会过来。”
一等到风把他们折向我们时，
我扬声说道：“疲倦的灵魂啊！
假使没有人禁止，请来和我们说话。”
如同斑鸠为欲望所召唤，
振起稳定的翅膀穿过天空回到爱巢，
为它们的意志所催促：
就象这样，这两个精灵❶离开了
黛多的一群，穿过恶气向我们飞来；
我的有深情的叫声就有这种力量。
“宽宏而仁慈的活人啊！
你走过黑暗的空气，
来访问用血玷污土地的我们；
假使宇宙之王是我们的友人，
我们要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怜悯我们不幸的命运。
当风象现在这样为我们沉寂时，
凡是你乐于听取或说出的，
我们都愿意倾听和述说。

---

❶ “这两个精灵”指弗兰采斯加·达·里米尼和保禄·玛拉台斯太。弗兰采斯加是波伦太的归多·万启俄的女儿，于一二七五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嫁给了里米尼的贵族玛拉台斯太的残废了的儿子祈安启托。十年后，祈安启托撞见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已经结过婚的弟弟保禄在一起，就用刀把这犯罪的一对情人杀死了。

我诞生的城市，[1] 是坐落在
　玻河与它的支流一起
　灌注下去休息的大海的岸上。
爱，在温柔的心中一触即发的爱，
　以我现在被剥夺了的美好的躯体
　迷惑了他；那样儿至今还使我痛苦。
爱，不许任何受到爱的人不爱，
　这样强烈地使我欢喜他，以致，
　象你看到的，就是现在他也不离开我。
爱使我们同归于死；
　该隐狱[2] 在等待那个残害我们生命的人。”
　他们向我们说了这些话。
我听到这些负伤的灵魂的话以后，
　我低下了头，而且一直低着，
　直到那诗人说：“你在想什么？”
我回答他，开始说道：“唉唉！
　什么甜蜜的念头，什么恋慕
　把他们引到了那可悲的关口！”
于是我又转过身去向他们，
　开始说道：“弗兰采斯加，你的痛苦
　使得我因悲伤和怜悯而流泪。
可是告诉我：在甜蜜地叹息的时候，

---

[1] 指拉温那。拉温那紧靠亚得里亚海，在玻河的入海处。
[2] “该隐狱”是杀死亲属的罪人在地狱中受罚的地方（见本篇第三十二歌）。

爱凭着什么并且怎样地
给你知道那些暧昧的欲望?"
她对我说:"在不幸中回忆
幸福的时光,没有比这更大的痛苦了;
这一点你的导师知道。
假使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爱情的最初的根源,
我就要象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的人那样追述。
有一天,为了消遣,我们阅读
兰塞罗特❶怎样为爱所掳获的故事;
我们只有两人,没有什么猜疑。
有几次这阅读使我们眼光相遇,
又使我们的脸孔变了颜色;
但把我们征服的却仅仅是一瞬间。
当我们读到那么样的一个情人
怎样地和那亲切的微笑着的嘴接吻时,
那从此再不会和我分开的他
全身发抖地亲了我的嘴:这本书
和它的作者都是一个'加里俄托';❷
那天我们就不再读下去。"

---

❶ 兰塞罗特是圆桌骑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在亚塔尔王的朝廷里,他爱上了归内维尔皇后。他是古代法兰西传奇«湖上的兰塞罗特»中的主角。

❷ 加里俄托是«湖上的兰塞罗特»传奇中的另一角色。兰塞罗特和归内维尔皇后的第一次相会,是由他撺掇而成的,故在这里"加里俄托"是用为"淫媒"的同义字。

当这个精灵这样地说时，
　另一个那样地哭泣，我竟因怜悯
　而昏晕，似乎我将濒于死亡；
我倒下，如同一个尸首倒下一样。

第 六 歌

第三圈：饕餮者

那两个恋人的痛苦使我
　悲哀得昏过去了；
　等到我的知觉逐渐恢复时，
我不论向哪里行动，向哪里转身，
　向哪里注视，我总看到
　新的刑罚，新的受刑罚的幽魂。
我已到了第三圈，那里下着
　永恒的，可诅咒的，寒冷的大雨；
　它的法则和本质从来不变。
巨大的冰雹，混浊的水，和雪
　从那昏暗的天空向下倾倒；
　承受着的土地发出一阵臭气。
塞比猡，❶ 一只凶猛的怪兽，
　有着三个喉咙，象狗一样地
　对着那些浸没在水里的幽魂狂吠。

他的两眼发红，他的胡须油腻而发黑，
　他的肚腹阔大，他的双手有爪；
　他抓住那些阴魂，把他们剥皮，撕裂。
大雨使得他们象狗一般吠叫；
　他们用身体的一边掩盖另一边；
　他们不时转动身体，这些不敬神的恶鬼。
当那巨物塞比箩看见我们时，
　他张开他的大口，露出了长牙；
　他的肢体只是不肯安静。
我的导师张开两掌抓起了泥土，
　就把满满的两把泥土
　向他的贪食无餍的咽喉投进。
如同吠叫着求乞的狗
　在咬到食物时变得没有声音，
　只是使着劲拚命把它吞下：
那有着腌臜的面孔的恶魔
　塞比箩就象这样，他向那些幽魂
　大发雷霆，他们但愿耳朵聋掉。
我们经过了为滂沱的雨
　淋得躺倒的阴魂；我们的脚跟
　踏在他们空洞无物的躯壳上。
他们都横躺在地上，只有一个❷
　看到我们在他面前经过时，
　从他们中间立刻坐了起来。
"被引导着走过这地狱的你啊，"

他对我说，“假使能够，你认认我吧；
你出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去世。”
我便对他说：“你所受到的痛苦
也许把你从我的记忆中消除了，
仿佛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但告诉我，放到这种悲惨的地方，
受到这种刑罚的你是谁；或许还有
更重的刑罚，但没有更令人不快的了。”
他便对我说：“你的城，[3]现在那么地充满着
妒恨以致那口袋已经装不下了，
那时却把我包围在明朗的生活中。
你们，市民们，把我叫做‘基阿哥’：
为了那可诅咒的饕餮罪，
你现在看到我在雨中憔悴；
而我，不幸的幽魂，并不孤单，
因为所有罪恶相同的幽魂
受到相同的刑罚；”他不再说下去。
我回答他：“基阿哥，你的惨痛
重重压在我心头，使我要流泪；
但是，假使你能够，告诉我，

---

[1] 塞比獠是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头的象狗一般的巨大怪物，守卫着地狱界的入口。在这里，但丁把它当作贪食的典型。

[2] “只有一个”指“基阿哥”，意大利文“基阿哥”是“猪”的意思。这个人是但丁的同时代人，真名未传，以饕餮著名。

[3] “你的城”指佛罗棱萨。

这座分裂的城的市民要到什么地步？
　有没有正直的人住在那里？
　他们为什么竟这样互相倾轧？”
他便对我说：“在长久的斗争之后，
　他们要到流血的地步，
　森林党将以大量杀伤逐出另一个党。
然后这一党在三年内就该失败。
　而另一个党，由于一个不断改变方针的
　人的力量，一定会获胜。[1]
它将在长期内不可一世，
　把另一个党压在重负之下，
　不论它如何啼哭，如何受辱。
正直的人有两个，[2]但是没有人听他们；
　骄傲，妒恨，和贪婪好比三颗星火，
　使一切人的心熊熊燃烧。”
这里他停止了那可怜的声音。

---

[1] 上面六行诗中简略地包括了佛罗棱萨从一三〇〇年到一三〇二年的政治历史。归尔甫党内的黑党和白党，各以珂索·杜纳底和维利·特·塞尔启为首，于一三〇〇年五月一日攻击起来了。一三〇一年五月，白党（即“森林党”，因为它的领袖从阿珂纳和发尔·底·西挨夫的森林地带来到佛罗棱萨，故名）把黑党逐出了。但是黑党得到了善尼腓斯八世的秘密援助，重又占了优势，把他们的敌人从城中赶了出去。放逐白党的最后重要的法令是在一三〇二年下半年签署的；而他们的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一三〇三年的第一季；所以这两个日期符合于基阿哥所说的“在三年内”。基阿哥说这预言的时候是在一三〇〇年四月八日和九日之间的晚上。

[2] 这两个人究竟指谁，至今无定论。有的注释家说，这就是指但丁自己和归多·加发尔甘底（见本篇第十歌及注）。

我便对他说："我还要你指教我，
请你再赐给我一些言语。
那么高贵的法利那太和提琪亥俄；
若珂玻·卢斯提克琪，阿利哥和莫斯加，[1]
还有其他一心为善的人；
告诉我他们在哪里，让我知道他们：
极大的欲望催促着我，要我知道
他们在天堂享福还是在地狱受罪。"
他对我说："他们是在最苦恼的幽魂中间；
另一种罪把他们压到地狱的底层；
假使你走到那里，你可以看到他们。
但是当你回到可爱的人世，
我请求你使人们重新记起我；
再多的我不说了，再多的我不回答了。"
他把直瞪着的眼睛斜过来；
望了我一下；垂下了头，
倒了下去，象他那班盲目的伴侣一样。
我的导师对我说："直到天使的号角
吹动，他不再醒来；
当他们的大敌'权能者'来临时，

---

[1] 这些著名的佛罗棱萨人现在都判在地狱中。法利那太在第六圈（见第十歌），提琪亥俄和若珂玻·卢斯提克琪在第七圈（见第十六歌），莫斯加在第八圈（见第二十八歌）。阿利哥以后不再提到，但是据说莫斯加谋杀蓬台尔蒙脱时，他是同谋者，因此或许他与莫斯加在第八圈里一同受罪。

每一个将重临他的悲惨的坟墓；
　将回复他的肉体和形骸；
　将听到永远震响着的角声。”[1]
这样，我们以缓慢的脚步走过
　那幽魂和雨水混成一片污秽的地方，
　稍微谈论到那未来的生命。
于是我说：“夫子，在伟大的‘审判’后，
　这些刑罚还是要加重呢，还是减轻，
　还是仍旧象现在这样残酷？”
他对我说：“重温一下你的典籍，[2]
　那上面说：一件事物愈是完整，
　它所感到的欢乐和痛苦也愈多。
虽然这些受诅咒的人决不会
　达到真正的完整，但看起来
　后来总要比以往更接近它些。”
我们沿着那条路绕着走去，
　说着比我现在重述的多得多的话；
　我们到达了开始下降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那个大敌普卢塔。

[1] 这是指“最后审判”(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权能者”指基督。
[2] “你的典籍”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第 七 歌

第四圈：吝啬者和浪费者

“百辟撒但，百辟撒但，阿勒辟！”[1]
　普卢塔用咯咯的声音开始说；
　那无所不晓的文雅的“圣哲”，
安慰我说：“不要让你的恐惧
　妨害你；因为不论他有什么权力，
　他也不能阻挡你走下这块岩石。”
于是他转身向那红肿的脸孔，
　说道：“不要出声，可恶的狼！
　用你贪婪的怒火烧尽自己的内部吧。
我们到深渊去的旅程并不是没有原由：
　这是天上所命定的，在那里
　迈克尔[2]对骄傲的淫虐加以惩罚。”
如同桅樯折断时和那为风力鼓满的
　帆篷缠结在一起而落下：
　那头凶恶的怪物倒在地上。

这样，我们降入了第四凹层，
　更多的行走在那悲惨的圈岸，
　宇宙间一切罪恶都禁闭在里面。
唉，神圣的正义！谁能用不多的言语
　说出我看到的许多新的痛苦和烦恼？
　为什么我们的犯罪这样地糟蹋我们？
如同卡利布提斯[3]之上的波浪
　向着迎面而来的波浪冲成粉碎：
　这里的幽魂必得作互相逆对的舞蹈。
我在这里看到比他处更多的幽魂，
　他们分成两边，高声呼号着，
　用胸膛的力量滚动重物；
他们互相击撞，然后每个幽魂
　就在那里旋转过来，向后滚去，叫着：
　“你为什么抓住不放？”和“你为什么放手丢掉？”
这样地，他们沿着那昏暗的圈
　从两边各自回到相反的方向，
　又用责骂的言语互相叫喊。
然后，每个幽魂到达那里时，
　他又从他的半圆形转向他的对手。

---

[1] 这些话不知道属于何种语言。地狱之神普卢塔用人们不懂的言语来恐吓但丁和浮吉尔。

[2] 迈克尔为大天使，他逐出了撒但(“骄傲的淫虐”)。

[3] 卡利布提斯是墨西拿海峡里的旋涡之名，古代航海者认为是最危险的，因为要避去它时，就会触在它对面的名为西拉的礁石上。

而我觉得我的心似乎刺痛了，
说道："我的夫子，现在请说给我听
这些人是谁；在我们的左边
那些削了发的人是不是教士。"
他对我说："在他们第一次的生命中，
他们在灵魂里都是觊觎成性，
他们不能正当地使用他们的钱财。
当他们到达圆圈的两端，
相反的犯罪把他们分开时，
他们的叫声极清楚地显出这点。
这些在他们的头上没有头发
遮盖着的是祭师，他们也是
极端贪婪的教皇和红衣主教。"
我说道："夫子，在这一类人中，
我当然应该认得几个
为这些罪恶所玷污的人。"
他对我说："你的想法是枉然的：
他们不明是非的生命曾使他们变得卑污，
现在使他们模糊得认不出来。
他们这样互相击撞要持续到永远；
这些将要捏紧了拳头从坟墓里起来；
而这些将要被削去了头发。
不善用，不善守，使他们失去了
光明的世界，而把他们放在这冲突中；
这是何等的一个冲突，我无需多说。

但是你，我儿，现在可以看到，
人类为之而互相争夺的
为‘命运女神’所掌握的财货真是过眼云烟。
因为月光之下现在或以往
所有的黄金都不能使这些
疲倦的灵魂中的一个得到片刻的安息。”
我对他说：“夫子，也请告诉我：
你对我说的这个‘命运女神’，她是什么样的神，
竟这样地在手中抓住人世的财物？”
他对我说：“愚蠢的人哪，
你怎么竟然会这样的无知！
我愿你听取我关于她的断语。
智慧超越一切的他，
创造了诸天并给它们以指导，
每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照耀，
把光明分配得均等；同样，
对于人世的荣华，他也任命了
一位普遍的管理者和指导者，
她不受人类智慧的阻碍，
及时地从人到人，从一族
到一族，转移那浮世的财物；
因此一个人繁昌之下，另一个人
便凋落，全凭她的
象丰草中的蛇一样藏匿着的判决。
你的智力不能了解她：

她象其他的神所做的一样，
规定，判断，和维持她的王国。
她的变更没有休止，‘必要’时常
来到她的身边来求取变换，
这样就使她行动迅速起来。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神，
甚至被那些该崇赞她的人辱骂，
用恶毒的言语错误地责骂她。
但她是在福佑之中，她听不见：
同着其他欢乐的‘最初的造物’，
她转动她的球体，享受着她的甘露。
但是让我们降入更大的悲惨中去吧；
在我动身时上升的每颗星
已在沉落，❶停留得太久是不许的。”
我们穿过了本圈，到达对岸，
靠近一个源泉，泉水从冲开的裂缝
滚滚地向下涌流而去。
那水是比墨还要黑得多；
我们随着这黑沉沉的流水，
由一条奇异的路径走到下面。
这条阴惨惨的小溪向下流到
那灰色的险恶的悬崖脚下时，

---

❶ 这是指第一歌里所说的在白羊宫里和太阳一起上升的星辰。这就是说，现在已过了子夜，在次日(四月九日)的清晨了。

积成了一个“沼泽”，叫做斯提克斯。
而站在那里凝神注视着的我，
看到那池沼里有满身泥泞的幽魂，
大家都赤裸着，脸上带着怒色。
他们在互相殴打，不单用手，
而且用头，用胸膛，用脚；
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成片片。
那慈祥的夫子说：“儿子，现在看看
那些为忿怒所制服的人吧；
而且我也要你确切相信，
那水底下也有人在，
他们叹息而使水面上起泡；
不论你向哪里看，都可以看到。
陷住在粘泥里的他们说道：
‘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新鲜空气中，
我们愠怒，心中蕴藏着郁郁的愁云；
现在我们愠怒地躺在黑色的泥潭里。’
他们这样地在喉咙里咯咯作声，
因为他们无法用完全的言语说话。”
这样，在干燥的山脚和腐臭的沼泽之间，
我们走完了那可憎的泥沼的一大弯，
眼睛望着那些吞下污水的人；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座城楼的脚下。

第八歌

第五圈：忿怒者

我要接着说，早在我们达到
　那高峙的城楼脚下以前，
　我们的眼睛就向上望到塔尖，
我们看到那上面高举着两支烽火，
　而另一支[1] 从远处打回信号来，
　远得几乎眼睛看不见它。
我转身向那"智慧之海"，[2] 我说道：
　"这支烽火是说的什么？而那边另一支
　回答的又是什么？是谁安排的？"
他对我说："在那污浊的水上，
　假使沼泽的雾气不把它隐没，
　你已经可以看见所盼望的东西了。"
就是从弦上发出，穿过空中的一支箭
　也决不会象这样的快，
　有如我看到的一只小船

在一个孤单的舟子的操纵下，

　穿过水面，向我们疾驶而来，他叫道：

　"现在你来了么，凶暴的鬼魂？"

"夫雷加斯，[3] 夫雷加斯，这次你白白叫喊；"

　我的主宰说道："你能扣留我们的时间

　不会比我们经过这池沼的时间更长。"

如同一个人听到说他受到了极大的欺骗，

　因此便对它产生了剧烈的愤怒；

　夫雷加斯也就这样地赫然震怒。

我的导师上了小船，于是

　叫我也跟他上去；等到我

　在上面的时候，它才似乎载上了重量。[4]

一等到我的导师和我上了船，

　它那古旧的船头就向前穿去，

　比以往载着他人[5] 时吃水更深。

当我们穿过那死水航行时，

　在我面前升起一个满身泥污的人，[6]

　他说："不到时候就来了的你是谁？"

---

[1] "另一支"是从狄斯城中的高塔上举起的烽火(见第九歌第三六行)。

[2] "智慧之海"指浮吉尔。

[3] 夫雷加斯为了阿波罗神奸淫了他的女儿科罗尼司，因而大怒，就把阿波罗神在台尔菲的庙放火烧了。阿波罗神为了报复，把他罚入冥国。

[4] 但丁是活人，所以有重量。

[5] "他人"指幽灵。

[6] "一个满身泥污的人"指腓力波·阿真提。他出身亚地玛利大族，是一个傲慢骄横的贵族，对极小的事情也要发怒。只有在这里，但丁显出了个人的憎恨。

我对他说："我虽然来了，并不留下；
　但是你是谁？怎么竟这样污秽？"
　他回答："你看到我是一个在哭泣的人。"
我便对他说："可诅咒的幽灵，
　你永远和哭泣，和烦恼在一起吧！
　虽然你全身都是泥污，我认得出你。"
他于是伸出两手向着船舷。
　我那谨慎的夫子就把他推开，
　一面说："去同其他的狗在一起吧！"
他把两臂搂住我的颈项，
　吻吻我的脸孔，然后说道：
　"愤慨的灵魂啊！愿生下你的她有福了。
在人世时，他是一个傲慢的人物；
　他的一生没有留下一点美名：
　所以他的鬼魂仍在这里暴跳。
世上有多少人现在还自以为
　伟大的帝王，结果将留下千古的罪名，
　到这里来象猪一样躺在泥污里！"
我便说道："夫子，在我们离开
　这个湖以前，我极愿意
　看到他浸在这污泥里。"
他对我说："在你看到对岸以前，
　你会得到满足；你这种愿望
　要被满足，那是应该的。"
此后不久，我看到那些满身泥污的人

那样地把他撕扯着，以致
我现在还因此赞美和感谢上帝。
大家叫道："去揍腓力波·阿真提！"
那愤怒的佛罗棱萨人的鬼魂
却用牙齿咬着自己的身体。
我们在这里离开了他，我不再讲他；
但是一片哭声刺进了我的耳朵，
我就凝神用我的眼睛向前望去。
我那慈祥的夫子说道："儿子，
那叫做提斯的城，[1] 和它大群的
罪孽深重的市民，现在渐渐临近了。"
我说道："夫子，我已经看出
它的寺院清晰地在那山谷里，
红得好象刚从火里出来似的。"
他对我说："使它们在内部燃烧的
永恒的火，如你看到的，使它们
在这下层地狱里显得通红。"
我们现在来到了环绕着
那不欢之城的深壕里面；
那些城墙在我看来好象铁制的一般。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之后，
才来到一个地方，那船夫向我们
高声叫道："下船吧！这里是入口。"

---

[1] 提斯的城是冥国的首都。

在城门之上我看到千余个
以前从天堂堕落下来的幽灵，❶
他们怒声叫喊道："那是谁，
胆敢没有死便走过死的王国？"
我那贤明的夫子向他们打个手势，
表示希望同他们私下谈谈。
于是他们轻蔑的态度缓和了一点，
而说道："你一个人来；叫那个人走开，
他那么大胆地走进这个王国。
让他一个人回头走他那愚蠢的路程；
他若能够，让他试试吧：你已护送他走过
一个如此黑暗的国度，你将留下。"
读者，请想一想我听到了
这些可恶的话会不会气馁：
我不相信自己会再回到人世。
"我敬爱的导师啊，你已有七次以上
使我重获安全，并救我
脱离当前的大难，
请不要把我留在这么困难的情境中，"
我说；"假使我们再向前走是不许的，
让我们赶快一起回头走吧。"
已把我领到了那边的主宰
对我说："不要怕，因为没有人能阻挡

---

❶ 指那些同撒但一起堕落的天使，现在成为恶魔。

我们的行程：这是天上的命令。
你且在这里等我；用美好的希望
来安慰和振奋你那疲倦的精神：
我不会把你抛弃在地狱里。”
我那温和的“父亲”就这样走了，
把我留在这里，而我依然在怀疑：
是和否在我的头脑中斗争。
我听不见他向他们提出了什么；
但是他还没有和他们站了多久，
他们大家又争先恐后冲了进去。
我们的这些敌人把城门
当着我的主人的面关上；
他就转身向我慢慢地走来。
他眼睛望着地面，一切勇气
都在他眉额上消失，叹着气说：
“谁不准我走进那悲哀之屋？”
于是对我说道：“虽然我发怒，
你却不用惊慌：不论里面设法
用什么来阻挡，我一定经得住这考验。
他们这种蛮横并不新鲜：❶
在至今还未下闩的较不秘密的门前，
就是你在上面看到死的铭文的地方，
他们也这样耍过一次蛮横：

❶ 这是说，这些恶魔在基督到林苔狱去的时候，也在地狱之门前拒绝他进去。

有一个人已在城门这边走下陡壁，
不用人卫护而经过了诸圈，
这座城将由他来向我们开放。”

第 九 歌

第六圈:复仇女神和天使

当我看到我的导师折回时

　懦怯染在我脸上的那种颜色,

　又使他刚露出的脸色很快压下了。[1]

他停下脚步注意着,好象一个

　在倾听的人;因为他的眼睛

　不能从暗空和浓雾中看到远处。

"可是我们应该赢得这场战斗,"

　他开始说;"不然……答允给我们这种帮助。

　哦!我觉得等一个人来是多么长久呀!"

我清楚地看出他如何地

　用后来的话掩饰开头的话,

　后面的话显然与前面不相符合。

但是他的话仍然使我恐惧:

　因为我也许把他断续的说话

　扯到比他原有的更坏的意义上去。

"有谁曾从那仅以断绝希望
为刑罚的第一圈降到
这悲惨的地壳的底层的么?"[2]
我这样问,而他回答我道:
"我所走的这次行程
是我辈中人谁都很少走过的。
那是真的,从前有一次,
我为那个召魂还尸的凶恶的挨利克扫[3]
所恳请,到这里来过。
我刚被剥夺了我的肉体不久,
她便要我走进那座城墙,
去从'犹大狱'引出一个精魂。
那是最低的,最暗的,离开
那包罗一切的天最远的地方;
我很熟悉这条路:所以你放心吧。
这片沼泽,它发着强烈的恶臭,
把那悲哀之城团团围住,
我们现在走进去是不能不发怒的。"
他还说了许多,但是我记不起来:

---

[1] 浮吉尔勉强装出镇静的态度,免得但丁更为惊慌。

[2] 但丁要知道在目前的困难中,浮吉尔是否真能帮助他。但是他话说得这么巧妙,不使浮吉尔生疑。

[3] 挨利克扫是拉丁诗人卢甘在他的长诗中提到的帖撒利的巫婆。在法塞利阿的战役之前,萨克斯都·庞彼雅斯吩咐挨利克扫召唤他的一个阵亡战士的魂灵,问他这次战役的胜负。但是挨利克扫要浮吉尔的阴灵到犹大狱去救一个鬼魂的故事,却不见于中世纪的传说。

因为我的眼睛完全把我引到了
那发着红光的高耸的城楼的尖顶，
那里忽然间升起了三个血淋淋的
地狱的复仇女神；
她们有女人的肢体和姿态，
腰间都束着深青色的九头蛇；
她们的头发都是小蛇和角蛇，
用来盘绕她们可憎的鬓角。
他熟悉地知道这些都是
"永恒的悲哀之后"[1]的婢女，
对我说道："看那些凶暴的挨利尼司！
那在左边的是墨加拉；
那在右边哭泣的是阿雷克托；
泰雪风是在中间"；[2]于是他沉默了。
她们各自用爪撕扯自己的胸膛；
用手掌打击自己，又那么高声叫喊，
使我吓得紧紧地贴在那诗人的身边。
"让米杜萨[3]来吧，我们要把他变成顽石，"
她们大家说，向下望着；
"我们对西修司[4]的攻击没有好好报复过。"
"你转过身来，并闭起你的眼睛：
假使戈刚出现，你竟看到了她，
那你就不能再回到人间。"
夫子这样说，亲自使我转过身来，
他不信任我的双手，

却用他自己的手遮住了我的眼睛。
你们有着明晰的理智的人啊，
在这神秘的诗行之间，
善自读出那深奥的含义吧！
现在从那混浊的波浪上，
传来了一阵可怕的霹雳声，
两边的河岸也都因之震动；
这声音象一阵风，
猛烈地与逆来的热流相抗，
无休无止地吹打森林，
把树枝震脱，击落，而卷去；
尘土在前飞扬，它席卷前进，
使得野兽和牧人一同逃走。
他把手从我的眼睛前移开，说道：
“现在你转眼看看那古来的烟波，
看那云雾浓密的水面吧。”
如同青蛙在它们的敌人，那巨蛇面前，
分开了水向水里纷纷跳去，
直到各自在河底蹲伏着：

● 这里指普罗塞宾。她为普卢塔劫走，成为地狱之后。

● 挨利尼司即复仇女神。墨加拉，阿雷克托，泰雪风都为复仇女神。

● 戈刚·米杜萨的头是那么可怕，使看到他的人都会变成石头。

● 西修司是雅典的王。他企图把普罗塞宾从冥国夺走，但未成功。据较普遍的传说，他因此被罚入地狱永世不能出来。但是但丁却根据另一种传说，说他最后为赫叩利斯从地狱中救出。

就象这样，我看到一千多个亡魂，

在一个涉过斯提克斯河

而不沾湿脚跟的人面前飞逃。

他拂去他面前的浓雾，

不时用他的左手在前面挥动；

他似乎只为这个烦扰而困倦。

我明白地看出他是一个天国的使者；

我转身向那夫子；他向我示意，

吩咐我肃立，并向他鞠躬致敬。

唉，我看他是怎样地充满着愤慨！

他走到城门前，用一根杖把它开了，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抗拒。

“哦天国的遗弃者！卑贱的种族！”

他在那可憎的门槛上开始说，

“你们心中为什么怀着这种骄横？

‘天意’的归趋决不能阻止，

并且还要时常增加你们的痛苦，

为什么你们要对他违抗？

与‘命运’抵触又有何益？假使你们记得，

你们的塞比猡为了这样做，

仍然忍受着下颚和喉咙剥了皮的痛苦。”

于是他由那泥污的路回来，

没有对我们说什么话；

却显得有其他的事情在催促他，

不是为着站在他面前的任何人。

听到那神圣的言语而安心了，
我们向着那座城走去。
我们一无阻拦地走了进去；
急于要看看一座这样的堡垒
究竟里面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我一到里面就向四周观望；
看到左右是一片广阔的平地，
里面充满着烦恼和凶恶的苦刑。
如同在伦河渟潴之处的阿里，[1]
如同在靠近那限定了意大利的国界、
冲洗着她的疆土的夸内罗海湾的波拉，[2]
那些坟冢使得那些地方都坎坷不平；
在这里，四边的坟冢也是一样，
只是这里的景象更为凄惨：
因为在坟墓之间到处是火焰，
使得它们全部变得这样灼热，
无论制造什么都不需要更热的铁。
他们的棺盖全都竖了起来，
从中发出那么悲惨的泣声，

---

[1] 伦河是法国的一条河流，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经过里昂、亚威农和阿里，而在马赛之西数英里流入地中海。这条河在阿里地方开始形成它的三角洲。靠近阿里的阿里司昌地方是以与异教徒作战时而阵亡的基督教徒的坟墓而著名的。

[2] 波拉是一个靠近伊斯特利阿半岛南端，夸内罗海湾上的海口。这地方至今仍以它的古代遗迹著名。它著名的是一座罗马的圆形剧场，而不是但丁所说的坟冢。

正如忧伤而负创的幽魂的泣声一样。

我说道："夫子，这些被埋葬在棺椁里，

用悲苦的叹息使人家听到他们的，

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对我说："这些是异端的教主

和他们的各种宗派的教徒；

坟墓里葬着的人比你所想的要多得多。

同类的与同类的葬在一起；

墓石的热度有的较高有的较低。"

于是，向右手转过身去之后，

我们在苦刑与巍峨的城垛之间经过。

第　十　歌

第六圈：乌勃提的法利那太

现在我的夫子沿着
　一条在城墙和苦刑之间的幽径，
　向前行走，而我跟在他后面。
我开始说："至高的'美德'啊！你乐于
　领着我走过这些邪恶的圈子，
　请你向我说话并满足我的愿望。
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人，
　我们可以看么？棺材的盖
　都是揭开的，也没有人看守。"
他对我说："当他们带着他们
　留在人世的躯体从约沙法[1]回来时，
　所有的坟墓都要关闭起来。
在这部分是埋葬着
　使灵魂同肉体一起灭亡的
　伊壁鸠鲁[2]和他所有的门徒。

因此你所提出的问题，
　还有你不让我知道的愿望，
　你都要从这里得到满足。”
我便说道：“和善的导师，我并不对你
　隐瞒我的心思，除了为言语的简洁，
　这是你不久前要我这样做的。”
“多斯加纳人啊！你活着走过
　烈火之城，并且说话说得这么谦恭，
　你是否可以在这地方停留一下。
你说的话明白地显出
　你是那个高贵的地方的人民，
　当年我也许使它太烦恼了。”[3]
从一个棺材里突然发出
　这个声音：我因此恐惧起来，
　与我的导师靠得更近一些。
他对我说：“转过身去；你在做什么？
　看那边的法利那太！他已竖起身来；
　你可以看到他从腰以上的身体。”
我早已两眼盯着他的眼睛；

---

[1] 约沙法是把耶路撒冷从橄榄山隔开的一座山峡的名字。据传说，“最后审判”是要在那里举行的。

[2] 伊壁鸠鲁(公元前三四一——前二七〇年)是希腊著名哲学家。他在雅典创立一个哲学学派，就叫做“伊壁鸠鲁学派”。他们被放在地狱的异教徒中间，是因为他们否认灵魂的不朽。

[3] 说这段话的是法利那太。他属于乌勃提家族，这一家族的人都是佛罗棱萨城中基伯林党的领袖。他生于十三世纪初，于一二三九年成为他家族的族长。

他把胸膛和脸孔昂挺起来，
似乎对地狱表示极大的轻蔑；
我的导师用大胆而敏捷的双手
把我从坟墓中间向他推去，
说道："你的说话要简短。"
当我站在他坟墓旁边的时候，
他望了我一下，然后几乎轻蔑地
问我道："你的祖宗是些什么人？"
我，愿意顺从，并不隐瞒，
就对他完全说了出来：
他便把眉头略略抬起，
接着说道："他们猛烈地反对我，
反对我的祖先，反对我的党派；
因此我把他们驱散了两次。"❶
我回答他说："就是他们被赶出去了，
他们两次都从各方回来，
你们的人却没有学会这种本领。"
于是在他旁边冒起了一个幽魂，❷
他只露出面孔；我想

---

❶ 法利那太在一二四八年驱逐归尔甫党人时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于一二五一年归尔甫党人又回来了，几年后把基伯林党人驱逐出去，法利那太也在内。当法利那太与其他的流亡者在西挨那时，他组织了力量在蒙太潘底战败了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这是在一二六〇年，即法利那太第二次"驱散"归尔甫党人。

❷ 这个在法利那太旁边的幽魂甘发尔甘台·加发尔甘底，他的儿子是归多·加发尔甘底。归多和但丁是朋友，同为佛罗棱萨抒情诗派的主要代表者。

他是跪着冒起来的。
他望望我的四周，似乎想要
看看有没有人和我在一起；
但是当他的期望都落空了时，
他流着泪说道："倘若你凭着
崇高的天才走过这黑暗的牢狱，
我的儿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
我对他说："我不是自己来的：
等在那边的他领我走过这地方；
或许你的归多曾经轻视他。"
他的言语和他的那种刑罚
已经把他的名字告诉了我：
因此我的回答是那么充分。
他立即直竖起来，叫道：
"你怎么说：他曾经？难道他已不在人间了么？
难道他已看不到美丽的阳光了么？"
当他觉察到我回答前的迟疑，
他又倒下去躺在那里，
然后不再抛头露面了。
但是我依从他的愿望停下来的
那崇高的另一个，[1]神色不变，
既不转颈，也不弯腰。
他继续他先前的话说道：

---

[1] 这是指法利那太的幽魂。

“假使他们没有把那种本领学好，
这比我这刑床更使我痛苦。
但是不等到那统治此地的
皇后的脸孔再放出五十次光明，
你就会知道那本领的艰难。[1]
但愿你再返回甜蜜的人世，
请告诉我为什么那些人民
在一切法律上对我的亲属那么苛刻？”
我便对他说：“那以鲜血染红了
亚卑阿河的大破坏和大屠杀，
在我们的庙堂里引起了这种祈祷。”[2]
他摇了摇头，叹息着，于是说：
“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我一人；
我和他人一起行动也并非无因；
但是当大家同意把佛罗棱萨荡平时，
我却独持异议；只有我一人
以公开的面目为她辩护。”[3]
“唉！但愿你的后代得到安息，”

---

[1] 但丁是归尔甫党人。他于一三〇二年被放逐，而教皇本尼提克特十一世要使放逐者归来的努力，于一三〇四年遭到最后的失败，不到法利那太所预言的五十个月。统治冥国的“皇后”是普罗塞宾，亦即月亮。

[2] 这里指法利那太发起的蒙太潘底的战役。蒙太潘底是靠近西挨那的一个村庄，位于紧靠亚卑阿河的一座山上。这次战役引起归尔甫党人举行一种“祈祷”，愿基伯林党早日失败。

[3] 在蒙太潘底战役之后，基伯林党的所有领袖，除了法利那太之外，建议荡平佛罗棱萨城，由于法利那太为其故乡呼吁，才没有这么做。

我向他请求，“请你向我解释
我的判断力无法解决的这个谜吧。
假使我没有听错，
你似乎预知未来的事情；
但是对于现状却并不了然。”
他说：“我们就象远视的人，
只能看见远处的事物：
‘至尊的主宰’依然给我们这么多光明；
当事物靠近或在眼前时，我们的眼力
就完全无用；除了他人带给我们的消息，
关于你们人间的情况我们毫无所知。
因此你可以明白：从‘未来’之门
将要被关闭的那时候起，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将死灭。”
我为自己的过失表示后悔，
说道：“那末请你告诉那倒下去的人：
他的儿子还活在人世。
假使我先前默不作答，
请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的思想
已陷于你为我解除了的那种迷惑之中。”
现在我的夫子正在叫我回去：
因此我更急忙地请求那幽灵
告诉我谁与他在一起。
他对我说：“我与一千多个人躺在这里；
在这儿里面的有腓特烈二世，❶

还有那红衣主教；[2]其余的我不说了。”

他说了便把自己藏起；我转回脚步

走向那古诗人，心中想着

那句对我似乎怀有敌意的话。

他向前走；当我们在走的时候，

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惊慌？”

于是我向他说明了缘由。

“你要记住你所听到的

反对你的话，”那圣哲训诫我说；

“现在看这里”：他举起他的手指。

“当你站在那位洞见一切的

‘圣女’[3]的祥瑞的光芒之前时，

你将从她口中知道你的生命之行程。”

于是他向左面转过他的脚步；

我们离开了那座城墙，由一条伸入

山谷去的小路向中间走去，

那山谷甚至从那里已用恶臭侵袭我们。

---

❶ 腓特烈二世（公元一一九四——一二五〇年），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王。据说，他沉溺于感官的享乐中，不问政事。

❷ “那红衣主教”指红衣主教奥太维诺（公元一二一〇——一二七三年）。他是一个热烈的基伯林党人。据说他在临死前说：“若是我有一个灵魂的话，我已为基伯林党失去它一千多次了。”

❸ “圣女”指俾德丽采。

第十一歌

罪恶的分类和罪人的分布

嶙峋的岩石形成了一座环绕的高岸，
　在这高岸的边缘上，我们看到
　下面有着比以前的更惨苦的众魂；
在这里，由于那深渊发出来的
　一阵阵可怕的臭味，我们躲在
　一座巨大的石碑背后走近它，
我在石碑上看到一行字句，
　字句如下："我这里葬着为福底奴
　引入邪道的安那斯泰喜教皇。"❶
"我们得等一等才下去，
　等到感官稍微习惯于这种恶臭，
　那时候我们就感不到了。"
夫子这么说；我便对他说道：
　"请找个弥补办法，免得时间白白浪费。"
　他说道："你看到我有这个意思。

我儿，在这些环列的岩山里面，”

他于是开始说，“有着三层小圈，

等级不同，象你离开的各圈一样。

它们里面充塞着被诅咒的幽灵；

但为了你以后一看到这些幽灵就明白一切，

且听我讲他们怎样和为什么被幽禁。

招致天怒的一切恶意，

其目的是在伤害；每个这样的目的

不是用暴力便是用欺诈来侵害他人。

但是因为欺诈是人类特有的恶德，

它更使上帝不悦；因此欺诈者

是被放置在底下，受到更多的痛苦。

第一圈的全部是为暴虐者而设的；

但是暴力既能施诸于三种人身，

它便分别形成三个圈环。

暴力能施诸于上帝，施诸于自身，

施诸于邻人；我说施诸于他们本身

和他们的事物，这你就会详细听到的。

用暴力，死亡和创伤可加到邻人身上；

而对于他的财产，则能加以

劫掠，放火，和非法的敲诈：

---

❶ 但丁把教皇安那斯泰喜二世和安那斯泰喜皇帝混淆起来了。据说，安那斯泰喜皇帝为福底奴所惑，去相信阿开喜斯的邪说，即基督并不因受圣灵感动而生的，而如其他人类一样，也是受孕而生的。

因此第一个圈环分批地折磨着
　一切杀人者和一切恶意击人者，
　一切掠夺者和一切强盗。
一个人可以用强暴的手段
　加到他本身和他的财产上：
　因此在第二个圈环里，
凡是戕害自己的生命，赌光荡尽
　自己的财富，在应该欢乐的时候
　而哭泣的人都要在那里徒然忏悔。
暴力可加于神祇，在心里面
　违背他和亵渎他；
　对自然和她的宽宏表示轻蔑，
因此那最小的圈环用它的印记
　盖上了所多玛和加和尔，[1]
　以及所有在心里毁谤上帝的人。
啃嚼着一切良心的欺诈，
　一个人可以施用于信任他的人，
　也可以施用于不信任他的人。
这后一种方式似乎只足以
　把自然所造成的爱的纽带
　一刀割断：因此在第二圈里
集居着伪善者，谄媚者，

---

[1] 所多玛为帕拉斯丁的古城，因其居民邪恶，为天火所烧（见«旧约・创世记»）。加和尔在法兰西南部，在中世纪以其重利盘剥者出名。

妖术惑人者，诈取者，窃盗者，买卖圣职者，
诱淫者，污吏，等等卑污龌龊的人。
那另外的一种是忘记了
自然所造成的爱，也忘记了
后来加上而产生特殊信任的爱；
因此在那最小的圈子里，
在宇宙的中心和提斯之城里，
每一个叛贼都受到永劫的痛苦。”
我便说道：“夫子，你解说得
极其清楚，而且把这座深渊
和里面的罪人也辨别得极其详细：
但是请告诉我：那些在油腻腻的沼泽里的；
那些为风所追逐，为雨所打击的；
那些遇到时总是恶言相向的，——
假使上帝的忿怒已降临他们，
为什么他们不在火之城里受罚？
假使不，他们为什么又处于那种苦境？”
他对我说道：“为什么你的脑筋
比以前更糊涂了呢？要不然，
难道你的思想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么？
你不记得你大师的《伦理学》[1]里面
曾经说过，有三种恶癖
不为天国的意志所容许，

[1] 指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伦理学》。

那就是纵情，恶意，和疯狂的兽性么？
　而且纵情如何又触怒上帝较少，
　所受到的谴责也较少么？
假使你好好地想一下这个道理，
　并回忆一下那些在上面，
　即在外面受到惩罚的人是谁，
你就会容易地看出为什么他们
　和这些凶恶的幽灵分开，为什么
　'神圣的正义'用较少的忿怒打击他们。"
"太阳哟！你治好一切有病的眼睛，
　你解除我的疑惑时使我喜欢，
　甚至觉得不知与知是一样可喜。
还请你稍微回过来，"我说道，
　"回到你说高利贷使'神圣的善'
　触怒的那地方，并把那个结解开。"
他对我说："'哲学'❶不只在一处
　向细心倾听的人指出：
　'自然'怎样地从'神圣的理智'
和'神圣的艺术'取得自己的法则；
　假使你好好注意你大师的《物理学》，
　你就会在第一页以后的不多几页上找到，
你们的艺术尽可能地模仿'自然'，
　就象学生模仿老师一样；

❶ 指亚里士多德所著的《物理学》。

因此艺术仿佛是'神灵'的孙儿。
假使你记起创世记的开头，
人应该得到粮食和趋于繁昌，
但这必需依靠'自然'和艺术。
正因为高利贷者走另一条路，
他就轻视'自然'本身和她的
模仿者，把希望寄予别处。
但是我想向前走了，你跟在我后面：
因为双鱼星已在地平线上闪颤，
北斗星也已完全横在西北角上，❶
我们到远远的那边再走下断崖。"

---

❶ 当但丁神游的时候，太阳是在白羊宫。双鱼星座即在白羊宫之前。既然双鱼星现在已在地平线上，那末这里指的时间是太阳上升前的两个钟点。在同一钟点，北斗星的位置是在西北。

第十二歌

第七圈：第一环。施暴力于邻人者

我们为了要走下岸去
　而来到的地方，是象阿尔卑斯山一样，
　那边还有使眼睛避开不看的东西。
如同那次因地震或支柱陷落
　而发生的山崩打击了
　脱伦脱这边的阿的治河的侧岸；
从山崩在那里开始的山顶
　一直到平地，那危岩裂成这样，
　可以为上面的人辟出一条通道：
我们要走下去的那座峭壁也就如此；
　而在那裂罅的顶端之上
　四肢摊开地躺着克里特岛的丑物，[1]
他是一条伪母牛所孕育的；
　当他看到我们时他啃噬自己，
　有如一个理智已被怒火烧掉的人。

我的哲人向他叫道："或许你以为

在上面的世界置你于死地的

雅典的公爵来到这里了么？

你滚开吧，怪物！因为这个人

并不是受了你姊姊的指点而来，

而在经过时看看你们受的刑罚。"

如同一条公牛受到了

致命的打击，把绳索挣脱，

却不能走动，只是东撞西撞：

我看到密诺太也是那么做。

我那谨慎的导师叫道："向通道跑去！

趁他暴跳的时候，你正好下降。"

我们便在颓崖的石头上，

向下走我们的行程，这些石头

不时因异常的重量在我脚下移动。

我一面走一面想，他便说道：

"你大概在想这座为我刚才压伏的

暴怒的野兽所看守着的颓崖吧。

我要你知道，当我有一次

从这里向下走到幽深的地狱时，

---

❶ 指半人半牛的怪物密诺太。克里特王迈诺斯的妻子巴西腓伊和一只公牛相爱，就生下了半人半牛的"密诺太"。"密诺太"被放在克里特岛上的一座迷宫里。迈诺斯因为他的儿子安德罗乔斯为雅典人所杀，就每年向他们勒索七个童男和七个童女给这怪物吞食。最后，雅典王西修司得到迈诺斯的女儿阿利阿德尼的帮助（给他一把剑和探启迷宫的线索），把那怪物杀死。

这片山岩还没有坠落。

当然，假使我没有记错，

在‘他’来到提斯城带走了

最上圈的伟大战利品以前不久，

那幽深的可憎的山谷

在四面八方震动得那么厉害，

甚至我以为宇宙感到了爱，

有人相信世界时常因爱而变成混沌；❶

而在那时候，在这里并在别处，

这座远古的岩石那样地崩塌。

但是把你的眼睛注视那山谷：

因为我们就要走近血的河流，

用暴力损害他人的人都在那里烧煮。”

又邪恶又愚蠢的盲目的贪欲啊，

在短促的人世你这样煽惑我们，

而在永恒中把我们浸得这么苦！

我看到一条象弓一样弯曲的

宽阔的壕沟，我的导师

告诉我说它围绕着全部平原；

在壕沟和山脚之间是半人半马兽，

一个跟着一个奔驰，拿着利箭

---

❶ “有人”指西西里哲学家恩倍图克利斯（公元前四五〇年）。他认为宇宙的存在是由于元素的不协和；假使谐和代替了这不协和，那末就会产生一种混沌状态。

象他们在人世狩猎时惯做的那样。
他们看到我们走下去时都站定了；
从队伍里走出了三个来，
拿着早已选好的弓箭和标枪。
其中一个从远处叫道："你们走下
峭壁的，你们去受哪种刑罚？
就在那里回答；不然，我便拉弓。"
我的夫子说："我们要向就在近边的
吉隆[1]说出我们的答复；可怜，
你的性格总是这样粗鲁。"
然后他推了推我，说道：
"那是内萨斯，[2]他为美丽的地若尼拉而死，
却又为他自己报了仇；
那在中间俯视着自己的胸膛的
是把阿基利扶养大的伟大的吉隆；
那另一个是充满着怒气的福勒斯。[3]
他们成千地绕着壕沟行走，
不论哪个幽灵从血河中冒出身子
超过它的罪孽规定的限度时，就用箭来射。"
我们走近这些迅速奔跑的野兽；

---

[1] 吉隆是阿基利，赫叩利斯，和其他著名的希腊人的教师。

[2] 内萨斯企图抢走赫叩利斯的妻子地若尼拉时，为赫叩利斯所重伤．但在死前，把一件长袍蘸上自己的血给地若尼拉，对她说这可以保持她丈夫的爱，但结果赫叩利斯却因之而死，而这正是内萨斯所想望的。

[3] 福勒斯在欢宴赫叩利斯时，偶然为他的一支箭所射死。

吉隆拿起了一支箭，
用箭筈把胡须拂到下巴两边。
当他露出了他的大嘴时，
他对他的伙伴们说道："你们看到
那后面的人使他碰到的东西移动么？
死人的脚不会这样的。"
我的好导师已经走到了
那个把人形和兽形合在一起的人面前，
回答道："他的确是活人，
单靠我带他看那黑暗的山谷；
他到那儿去是由于必要，并不是娱乐。
停止了歌唱赞美歌而来的'她'[15]
给了我这个新的职务；
他不是强盗，我也不是偷偷摸摸的幽灵。
但是凭那我因之能在这么崎岖的路上
移动我的脚步的美德之名，
请你给我们一个人，我们好跟着他走，
他可以把我们带到浅滩所在的地方，
然后把他驮在背上渡过去，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能腾空的幽灵。"
吉隆向右面扭转身去，
对内萨斯说道："回来引导他们吧；
倘若你碰到另外一队，要他们避开。"

---

[15] 指俾德丽采。

我们和我们可靠的向导向前行走，
　沿着那沸腾着的血河的边缘，
　被烧煮的人在里面尖声叫喊。
我看到里面有甚至没到眉际的；
　那巨大的半人半马兽说道：
　“这些都是爱杀戮掠夺的暴君。
他们在这里因他们不仁的罪恶而哀哭；
　这里是亚历山大；❶还有使西西里
　过了许多悲痛年头的凶猛的代俄奈修斯；❷
那个额角上有那么黑的头发的
　是阿左利诺；❸而那另一个
　有金发的，是伊斯特的俄俾左，❹
他其实在人世为他的晚子所杀。”
　于是我转身向那诗人，他说道：
　“现在让他做你的正向导，我做副的。”
再向前些，那半人半马兽
　停歇在一群幽魂旁边，
　他们从沸川中露出头来，直露到喉咙。
他指给我们看一个离群的幽魂，

---

❶ 指亚历山大大帝。
❷ 代俄奈修斯为西拉叩斯的暴君（公元前四〇五——前三六七年）。
❸ 阿左利诺（公元一一九四——一二五九年）为意大利北部基伯林党的首领。
❹ 俄俾左（卒于公元一二九三年）是一个热烈的归尔甫党人。他是否为他的儿子阿左所杀还是疑问，但是但丁也许根据民间的传说。据说，阿左用一个枕头把他的父亲闷死的。但丁因为这逆天的罪恶，称他做“晚子”。

说道："那个人，[1] 在上帝的怀抱中，

戳穿了在泰晤士岸上仍被尊敬的那颗心。"

然后我看到一些把头

和全部胸膛露在河面外的幽灵；

他们中间我认出了好多个。

那条血河就这样变得愈来愈浅，

直到它仅仅烧煮到脚背那里；

而这里就是我们过河的地方。

那半人半马兽说道："正如你看见

那沸腾的川流在这一边

愈来愈浅，我希望你相信，

在那一边的河底是愈来愈低，

一直低下去，直到这河流

和暴君们注定在那里悲泣的地方相汇合。

'神圣的正义'在这里责罚

那在人世成为灾祸的阿提拉；[2]

责罚皮洛士[3] 和绥克司都；[4]

---

[1] 西蒙·特·蒙脱福脱率领了英国的男爵去反对他们的皇帝亨利三世，在挨夫斯哈姆之役里被战败(一二六五年)，并为亨利的儿子爱德华所杀死。这里指的是西蒙的儿子该依。该依当多斯加纳的代理主教时，在维忒菩的一座教堂里，公开杀死英国皇帝的侄子亨利。把亨利的心装在一只盒子里，安放在伦敦桥的一座柱子的顶上。

[2] 阿提拉为匈奴王(公元四三四——四五三年)。由于他造成的恐怖，他被称为"神鞭"。

[3] 皮洛士是阿基利的儿子。他参加脱洛挨战争，杀死普赖阿姆和他的儿子波利底斯，并且把自己的女儿波利克塞那献祭于阿基利的灵前。

[4] 绥克司都指庞彼大帝的儿子。他于公元前四五年在孟达为凯撒所战败。

并且用沸血烫科内托·雷内尔
　和巴左·雷内尔，使他们永远流泪不止，[1]
　他们生前在公路上那么地行凶作恶。”
然后他转身回去，又渡过了浅滩。

---

[1] 这两个人是与但丁同时代的有名的强盗。

第 十 三 歌

第七圈：第二环。自杀者的树林

内萨斯还没有到达对岸，
　我们就开始走进一座树林，
　那里不见有什么路径的痕迹。
树叶不是绿的，而是幽暗的颜色；
　树枝不是光滑的，却是拳曲而多节；
　那边没有苹果，只有含着毒汁的枯枝。
那些憎恨塞西那河与科内托城之间的
　已开垦的地区❶的野兽，也找不到
　象这样参差，这样浓密的林丛。
在这里，模样可憎的哈比鸟❷营巢，
　正是它们以预兆灾祸临头的凄厉叫声
　把脱洛挨人从斯脱洛番地司群岛吓跑。
它们有阔大的翅膀，人的头颈和脸孔，
　脚上生爪，大肚腹上生着羽毛；
　它们在奇怪的树上作着哀婉的鸣叫。

那和善的夫子开始向我说道：
“在你再向前走之前，你要知道
你是在第二环里；直到你走到
那可怖的砂滩，你才算走出这一环。
所以你好好看吧，你就将看到
我说出来人家也不会相信的事物。”
我已经听到了四边发出哀鸣，
但是没有看到发出哀鸣的人；
我因此完全吓呆了，站着不动。
我想我的夫子相信我是在想：
这些众多的声音是由那些因为怕我们
而在丛林里隐匿起来的人发出来的。
因此他说：“假使你从这些树木中的一株
折下任何一根小小的嫩枝，
你已有的思想会全盘变成错误。”
于是我把我的手稍微向前伸去，
从一棵大荆棘树上攀折一根小枝；
他的树干便叫道：“你为什么撕扯我？”
而当他因流血而发黑时，

---

❶ 这地区名为“多斯加纳的海岸低地”，多瘴气，塞西那河和玛尔脱河（科内托城就在它两岸）是这沼泽地带的北界和南界。

❷ “哈比鸟”是希腊神话中的鸟身女面的怪物。浮吉尔在《伊尼特》第三卷中描写，在斯脱洛番地司群岛上，哈比鸟如何弄脏了脱洛挨人的食物，脱洛挨人又如何攻击这些面目狰狞的鸟。其中一只叫做西拉诺，它预言了将要降在脱洛挨人头上的灾祸，而且他们在达到他们的目的之前要如何遇到饥荒。

他又开始叫喊："你为何撕破我？
难道你没有一点怜悯心肠的么？
我们以前是人，现在变成了树木：
就算我们是毒蛇的魂灵，
你的手也真应该放仁慈一些。"[1]
好象一根青青的柴枝
一头燃着，一头滴水，
随着枝里冒出的气而嗞嗞作响：
也象这样，血和言语一起
从那根折断的小枝出来。
我丢掉树枝，吃惊地站着。
我的圣哲回答道："受伤的幽灵啊！
假使他以前能够相信
他仅在我的诗篇中看到过的事物，
他就不会伸手来损害你；
但是这事情的令人难信使我
怂恿他去做这件我也为之悲痛的事情。
但是告诉他你是谁；那末，
为了补偿你，他可以在人世刷新
你的名声，他是被允许回到那里去的。"
那树干说道："你这样地用甜言蜜语

---

[1] 这个说话的幽灵是彼尔·台尔·维尼（公元一一九〇——一二四九年），腓特烈二世的宰相和最宠信的顾问。后来因为有和教皇英诺森四世合谋腓特烈的嫌疑，他就被弄瞎了眼睛监禁起来，最后自杀。

来引诱我，我再不能保持沉默了。
假使我话说得长些，你不要觉得累赘。
我就是那个人，手中握住了
腓特烈的心的两把钥匙，❶
一启一闭把钥匙转得非常轻巧，
几乎使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
我对那光荣的职务怀着极大的忠心，
我因此丧失了睡眠和性命。
那娼妇，❷公众之毒，宫廷之害，
她那对淫邪的眼睛
永远盯住着凯撒的皇室，
煽动一切的人来反对我；
这些被煽动的人煽动了奥古斯都，
使我欢乐的荣誉变成了可悲的烦恼。
我的在蔑视一切的状态中的灵魂，
想用死来逃避人家对我的蔑视，
使得对人公正的我对自己不公正。❸
我凭这棵树新生的根对你们发誓，
我从没有对我的主人失信，
他是这么值得人家尊敬。
假使你们中不论哪一个回到人世，

❶ “两把钥匙”指“刑罚”和“仁慈”的钥匙。
❷ “那娼妇”指“嫉妒”。
❸ “对自己不公正”意即自杀。

请恢复我死后的名声，

因为嫉妒的打击已使它一蹶不振。”

诗人听了一会，于是对我说：

“既然他沉默了，不要错过时机；

假使你要多知道一些，说话吧，问他。”

我便对他说：“请你再去问他，

关于你认为可以使我满足的事情；

因为我的心已悲不自胜，问不下去了。”

于是他重新说：“受幽禁的灵魂啊，

为了使那个人可以爽快地为你做到

你用言语恳求他做的事情，请你

再告诉我们，灵魂怎么会束缚于

这些结节里；若是你能，也请告诉我们，

有没有哪个灵魂曾从这种躯体解脱。”

于是那树干用力地吹着气，

这股气不久变成了这些言语：

“你们将得到简短的答复。

当凶恶的灵魂离开肉体时

（它原是硬从肉体挣开的），

迈诺斯就把他打发到第七层地狱。

他落在树林里不是为他选定的地方；

命运把他抛在那里，他就在那里

发芽，就象一粒小麦一样；

先长成一棵树苗，然后长成一棵野树；

哈比鸟以他的树叶为食料，

给他痛苦，又给痛苦以一个出口。
象其他幽灵一样，我们将找寻我们的肉体，
但是目的不在回到肉体里去：
因为一个人不应该复得自己丢掉的东西。
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拖到这里，
它们将要悬在悲号的树林里，
每具尸体悬在受苦的幽魂的多刺的树上。”
我们还在倾听着那树干，
以为他会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我们却为一阵响声所惊；
有如一个人感到野猪和猎狗
在渐渐逼近他守望的地方，
却听到这些野兽和树枝撞击的声音。
看呀！在左面，有两个幽灵，❶
赤裸而流血，拚命地飞跑，
快得冲开了树林里的一切障碍。
在前的说：“现在来吧，来吧，死哟！”
那另一个，以为自己是太慢了，
叫道：“拉诺，你的两条腿在托普
比武的时候还没有跑得这样快。”

---

❶ 一个是耶珂摩·达·圣安图烈。他是巴丢阿人，以损害自己和人家的财产而出名，他最爱用的手段是放火。
另一个是拉诺，西挨那人。他也是一个浪子。他荡尽了自己的钱财后，让自己在彼夫·台尔·托普的战役里被杀死。

或许因为他的气透不过来了，
他就把自己和一株灌木合成一体。
他们后面，树林里布满了
黑色的母猎狗，奔窜张望，
有如挣脱了皮带的一群猎狗。
他们把牙齿咬进了那蹲下来的幽灵，
并且把他扯成了一片一片；
然后衔走了他的可怜的肢体。
我的导师现在拉住了我的手，
引我走向那株灌木，从那流血的伤口
他在哀哀哭泣，只是徒然地哭泣。
他叫道："圣安图烈的雅珂摩啊，
把我当你的屏障于你又有何益？
你罪恶的生命有什么好归咎于我？"[1]
当夫子站在他旁边时，他说：
"你是谁呀，从这么许多伤口
含血喷出你的悲哀的言语？"
于是他对我们说："幽灵们啊，
你们是走来看把我的树叶
从我身上折下的可耻的宰割的，
喔，把树叶收拾到那悲惨的矮树根下吧！
我是那座城市的居民，

[1] 这个说话的幽灵究竟是谁，没有被认出来。但有的注释家说，这是一个上吊自杀的佛罗棱萨人。

他把自己第一个护神调换了'施洗者',
因此他要永远用战争使它悲痛;
若不是在阿诺河的水道边
还保留着他的神像的残余,
那末那些在阿提拉所遗下的
废墟之上把这神像重建起来的
市民们,他们的劳苦也会变成白费。
我把自己的住屋做成自己的绞首台。"[1]

---

[1] 在异教时代,佛罗棱萨的护神是马斯,但是当佛罗棱萨人改信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在原来是马斯庙的地方造了一座教堂来敬献给施洗者约翰。马斯的神像起先收藏在一座靠近阿诺河的塔楼里。在该城为阿提拉所毁灭的时候,那神像就倒在河中,以后又被建立在维丘桥上,虽然已是残缺的了。据迷信的说法,若不是这样,佛罗棱萨人决不能把他们的城重建起来的。他们又说,城中所以有不断的战争,都是由于触犯了那异教神的缘故。

第 十 四 歌

第七圈:第三环。蔑视上帝者

对我故乡的爱打动了我的心,
　我把散在各处的树叶集在一起,
　归还给喉咙已经发哑的他。
于是我们来到了把第二环
　从第三环分开的边界,在那里
　看到一种正义的可怕的措施。
　了使新的事情显得明白,
　我再说一遍,我们到达了一片平原,
　在这片土地上寸草不长。
那悲哀的树林是一个围绕它的花环
　就象那凄惨的壕沟围绕树林一样;
　我们紧靠它的边缘停下了脚步。
那地方是一片又干燥
　又厚实的砂地,它的样子
　与以前伽图的脚践踏过的沙漠没有不同。❶

哦，上帝的复仇！若是有人
　读到那启示给我的眼睛看的景象，
　那你应该怎样地受人畏惧呀！
我看到一群群的赤裸着的魂灵，
　他们都在十分悲惨地恸哭；
　看来加在他们身上的是不同的法律。
有的是在地上仰卧着；
　有的是蜷做一团地坐着；
　而有的则在一停不停地徬徨着。❷
那些在四处走动的数目最多；
　而那些躺着受苦刑的数目较少，
　但是发出声音较高的痛苦的叫喊。
在那全部广大的砂地之上，
　慢慢地纷纷落着大片的火焰，
　好象阿尔卑斯山上没有风时的雪片一样。
正如亚历山大，❸在印度的
　那些炎热地带，看到火焰降落在
　他的军队身上，然后完全降落在地上；
因此，他和他的兵士们
　仔细践踏那土地，因为

---

❶ 公元前四七年，犹提喀的伽图率领了庞彼的军队，越过利比亚沙漠，以与纽玛底亚王朱巴会师。

❷ 这三种幽灵，第一是亵渎神明者，第二是重利盘剥者，第三是鸡奸者。

❸ 在中世纪流行的一封著者不明的书简里，曾说过亚历山大把他在印度所遇到的奇事写下了送给亚里士多德。

个别的火更容易扑灭：
那永恒的热火也是这样降落，
沙地全被燃着，就象钢击火石
燃着火绒一般，而倍增痛苦。
那些可怜的手啊挥个不停，
一会这里，一会那里，
不停地躲闪着新的燃烧。
我开始说："夫子，除了在城门那里
跑出来阻止我们进城的那些恶鬼外，
你征服一切东西，请问：
那个伟大的幽灵是谁，他似乎对于火
毫不在乎，那么傲慢地歪扭地躺着，
仿佛火雨没有把他烤熟似的？"
他自己看到我在向我的导师
问到关于他的事情，便叫道：
"我活着是什么，死了还是什么。
纵然朱彼忒累乏了他的铁匠，
在我的末日他在盛怒之下
从铁匠那里取雷电劈穿了我；
纵然他在吉倍洛山的黑铁厂
累乏了一个个其他的铁匠，
正如他曾在夫尔格拉的战斗里那样
叫喊着：'帮忙，帮忙，好伏尔根！'
而且用他的全力把雷电向我打来，
然而他还不能够因此对我施以痛快的报复。"[1]

于是我的导师用一种我
　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力量说道：
　“卡巴纽斯啊！因为你的骄气没有消灭，
你就受到更多的刑罚：给你的暴怒
　以痛苦的不是什么酷刑，
　而是你自己的这种叫嚣。”
于是他转过身来以较柔和的声音
　对我说道：“那是围攻底比斯城的
　七王之一；他以往，而且现在似乎
还在对上帝抱着侮蔑和轻视的态度；
　但是，我已对他说过，他的诽谤
　是与他的胸襟十分相称的装饰。
现在跟着我走吧，你留心
　可不要把脚踏上燃烧着的砂地；
　而永远要紧靠着树林行走。”
我们在沉默中来到了
　从树林中流出一条小溪的地方，
　这小溪之红至今还使我战栗。
如同从勃里甘姆泉[2]流出

---

[1] 在底比斯的城墙前面，当朱彼忒用一雷电打卡巴纽斯时，这皇帝并不倒下，却直立在那里死去。吉倍洛山即挨得纳山，在这山中伏尔根和独眼巨人们造朱彼忒的雷电。在夫尔格拉的战役里，那些攻打俄利姆巴斯山的巨人们为朱彼忒所战败和杀死。

[2] “勃里甘姆泉”是靠近维忒善的一座泉水，水中含有硫磺质，颜色微红，这一点使这里的比喻更为恰切。

而为有罪的妇女所分享的那条小溪：
这条小溪也顺着砂地流去。
它的河底和渐次倾斜的两岸，
还有靠近的河边都是石头的：
我便看出我们的通道就在那里。
"自从我们走进了那座它的门槛
不拒绝任何人跨过的门，
在我指给你看的一切事物中间，
你的眼睛还没有看到过
象目前这条溪流那么可注意的事物，
它熄灭了它上面的一切火焰。"
这是我的导师所说的话；
我便恳求他把那食物赐给我，
他已引起了我对于它的食欲。
于是他说道："在海的中间
有一个荒芜的国家，叫做克里特，
在它的国王治下世人一度是纯洁的。[1]
那里有一座山，叫做爱达，
那里曾一度点缀着清水和绿叶，
但现在却荒芜得象一件古物。
古代的里阿把它选为她儿子的
忠诚的摇篮；当他哭时，为要把他
隐藏得更好，她使岛上发出叫声。[2]
在山中挺立着一个伟大的'老人'，[3]
他把背对着达米伊塔，

而面对着罗马，好象对着镜子一般。
他的头是纯金铸造的，
　他的臂膀和胸部是纹银铸造的；
　然后直到叉开的地方都是黄铜做的；
从此往下都是钢铁做的，
　只有右脚是陶土做的；
　而他的体重却大半放在这只脚上。
除了金的部分，每一部分
　都有一个从中落下眼泪的裂罅，
　汇集的眼泪就从那个洞穴穿出。
它们的流道从岩石到岩石
　往下流到这个山谷，形成了阿刻隆，斯提克斯
　和火雷哲桑；然后由这狭沟向下流到
那再不能降落的地方；它们形成
　科赛忒斯，你将看到那是怎样的湖：
　因此在这里我不描写它。”

---

❶ 这是指神话中的克里特王萨忒恩治下的“黄金时代”。

❷ 有人曾向里阿的丈夫萨忒恩预言，他的皇位要被他自己的孩子所推翻，因此在每一个孩子生下时他就把他吃去。为了拯救朱彼忒不受到这个命运，里阿就隐到爱达山中，用一块布包着石头来蒙骗萨忒恩，让他吃掉；而且为了更谨慎一些，她吩咐岛上的人高声叫喊，使得孩子的哭声不能听到。

❸ “一个伟大的老人”象征人类的历史。它的背对着达米伊塔（埃及的古城），埃及代表过去的文明和帝国。它的面对着罗马，罗马代表在罗马帝国之下近代的思想和行动。四种金属代表四个时代，金的时代，银的时代，黄铜的时代，和钢铁的时代。钢铁的左脚代表世俗的权力　陶土的右脚则代表教会的权力。

我对他说道："假使目前这条小溪
从我们上界这样地向下流到这里，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岸上看到它？"
他对我说道："你知道这地方是圆的；
虽然你永远朝着左边
向那深底走了这么多路，
你还没有转遍全圈：
因此若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
它不应该使你显出惊奇的脸色。"
我又说道："夫子，火雷哲桑和里西
在哪里可以找到？因为你没有提到这一条，
只说到那另一条是由这雨水所形成。"
他回答道："你所问的一切的确
使我喜欢；但是那红水的沸腾
很可以解答你问的两条中的一条。[1]
你将看到里西河，不过是在这深渊外面，
就在幽灵们用忏悔摆脱了
罪孽之后到那里去洗涤自己的地方。"
他接着说道："现在是应该离开
这座树林的时候了；你留心跟着我走；
那不在燃烧的河边是一条路，
在这河边上面一切的火都已熄灭。"

---

[1] 红色的溪流是火雷哲桑。

第十五歌

第七圈：第三环。但丁与一个伟大的老师相会

现在一条坚硬的堤岸在我们的脚下，
　小溪之上笼罩着迷漫的水气，
　使溪水和溪岸都受不到火焰。
如同在布鲁日和威桑特之间的
　法兰德斯人惧怕向他们冲来的洪流，
　筑起他们的堤坝来抵御海水；❶
又如同在加伦太挪感到热气以前，
　巴丢阿人沿着布伦太河筑起堤坝
　来防护他们的村庄和城堡；❷
这些堤岸也象这样造成，
　虽然那建造者，不论他是谁，
　没有把它们造得那么高大。
我们离开树林已经那么远，
　假使我回头望时，
　我会看不到它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我们碰到一队幽灵，
　他们正沿着堤岸走来；
　一个个向我们观望，好象黄昏时分
人们在一钩新月下惯常互相观望一样；
　并且对着我们眯起他们的眼睛，
　如同年老的裁缝穿针引线时的模样。
这群幽灵这样地凝视着，
　我为一个幽灵所认出，他拉住了
　我的衣边说道："真是一个奇迹！"
当他伸臂向我时，我凝神
　注视他的被火烧烤的容貌，
　所以他的焦黑的脸孔
没有使我认不出他来；
　我使我的脸孔凑近他的脸孔，
　回答他说："你在这里吗，勃鲁内托先生？"
于是他说："我儿啊！假使勃鲁内托·拉铁尼[3]
　转身过来同你一起走上片刻，
　而让他的同伴先走，请你不要讨厌。"

---

[1] 威桑特在古代为一个重要海港。布鲁日是意大利北部一个繁荣的城市。这两个地方标志着法兰德斯海岸线的东西的界限。

[2] 在中世纪，加伦太挪的公爵领地伸展到巴丢阿地区。每年山中积雪溶化的时候，布伦太河水泛滥，淹没全区，故巴丢阿居民筑堤坝来防御。

[3] 勃鲁内托·拉铁尼，哲学家和政治家，约在一二一〇年生于佛罗棱萨，卒于一二九四年。他是一个热烈的归尔甫党人，也是一个著作家。他的主要的著作是用法文写的，类似百科全书式的散文作品《宝库》。但丁是熟悉他的著作的，而且受到他的不少影响。

我说道："我全心全意请你这么办；
　如你要我同你坐下，我会这么做，
　只要那和我一起走的他答允。"
他说道："我儿啊！这一群中不论谁
　只要停留片刻，此后一百年中
　当火焰烧身时他就躺着不能给自己扇一扇。
所以向前走吧；我贴着你的衣边
　跟着你走；然后我归到我的队伍，
　他们一边走一边哀悼他们的永劫。"
我不敢从路上走下来和他
　并肩行走；而是使我的头
　一直向下弯着，仿佛对他表示敬意一样。
他开始说："什么机缘，或是命运，
　把你在你末日前带到这下边来？
　而这个引路的人，他是谁？"
我回答道："在上界，在平静的生活里，
　当我还没有达到壮年的时候，
　我在一座山谷中迷失了自己。
仅在昨天早晨我才把脸背向它；
　当我正在回到那边去时，
　他向我出现，并由这条路又引我回家。"
他又对我说："假使你跟从你的星宿，
　你不会达不到光荣的归宿，
　假使我先前在美好的人间不曾判断错误；
倘若我死得不那么早，

看到上天对你如此仁慈，

那我早会在你的工作中鼓励了你。

但是那批古时候从飞亚索勒走下，

身上至今还带着山林和岩石气息的

忘恩负义的，心地不良的人民[1]

会因你的美好的事迹而与你为敌；

这里是有原因的：在酸的山梨树中间，

甜蜜的无花果树是不适于结果的。

世上古代的传说称他们为盲目，

一批贪婪，妒忌和骄傲的人民：

你要注意，别染上他们的恶习。

你的命运替你保留着这般荣誉，

两个党派[2]都将如饥如渴地需要你；

但是青草必须远远离开山羊。

让飞亚索勒的野兽们把自己

做成草荐，[3]而不去碰那草木，

假使他们的粪堆上还能长出草木的话；

当那地方充满罪恶的时候，有些罗马人

---

[1] 按照佛罗棱萨的传说，佛罗棱萨城是在飞亚索勒被毁灭之后，由凯撒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居民一部分是罗马人，一部分是飞亚索勒人。以后永远的党派纷争也是由此而起。普通认为佛罗棱萨的平民党(白党)是从飞亚索勒人传下来的，而贵族党(黑党)是从罗马人传下来的。飞亚索勒原来是建立在一座山上的，所以诗中说佛罗棱萨的居民还带着“山林和岩石气息”。

[2] “两个党派”指黑党和白党。

[3] 草荐是兽类睡眠用的。这里的意思是：让飞亚索勒人自己去互相撕扯吧(党派的纷争)。

曾留在那里，他们的神圣的种子
或许就在这草木中复活起来。”
我回答他说：“假使我所有的愿望
都能得到完成，你还不会
被遗弃在人类的天性之外：
因为在人世时，当你一点钟一点钟地
教导我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
你那种亲切，和善，父亲般的形象
始终固定在我记忆中，现在却涌上心头；
只要我在世一日，我的言语
应该表示我对此如何感激。
你关于我的前程所说的话，我写下；
并把它和另一段记录[1]保存起来让一位圣女解释，
假使我到达她那里，她能够这样做。
我要使你知道的就是这些；
假使良心不责备我，
任凭‘命运’女神怎样安排，我都准备接受。
我并不是初次听到这样的预言：
所以让‘命运’女神欢喜怎样就怎样转动
她的轮盘吧，让农夫任意挥他的鹤嘴锄吧。”
于是我的夫子向右边转回过来，
看了我一下，然后说道：
“谁铭记在心的，就不算白听一番！”

---

[1] “另一段记录”指第十歌里法利那太对但丁所作的预言。

我仍然继续同勃鲁内托先生谈话，
　而且问他在他的同伴中
　谁最著名而且地位最高。
他对我说："知道一些人是好的；
　关于其余的人我们最好不提，
　因为时间太短促不能讲这么多话。
简略说，要知道他们全都是僧侣，
　全都是大学者，又都极著名；
　在人世都犯了一种同样的罪。
普利喜安和阿科索的佛朗彻斯科❶
　与那些痛苦的众魂同行；还有，
　倘若你对这种渣滓有任何怀念，
你在那里能看到那个人，他被'万仆之仆'
　从阿诺河迁到巴其略内河，
　他在那里留下了他的误用的聪明。❷
我愿意说更多的话，但是我
　不能多走，也不能多说了：因为我看到
　那里新的烟雾又从那大砂地升起。
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的人快来到了；

---

❶ 普利喜安是六世纪初一个著名的拉丁文法学家。
阿科索的佛朗彻斯科（公元一二二五——一二九三年）为著名的法学家，曾在波伦亚和牛津讲过学。

❷ 这个人指安图烈·台·摩齐，一二八七年当佛罗棱萨（在阿诺河边）的主教，于一二九五年由菩尼腓斯八世（"万仆之仆"）迁调为维森柴（在巴其略内河边）的主教，到次年就死了。

让我依它而长存的《宝库》

得到你的赞许；我没有更多的要求。”

然后他转身回去，好象在味罗那

为了争取绿布穿过广阔的田野

而赛跑的人们中的一人；❶

而他象是其中的得胜者，不是失败者。

---

❶ 这是在四旬斋（复活节前四十天间）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的一种赛跑，优胜者奖绿布一块。

第十六歌

第七圈：第三环。佛罗棱萨的三个伟大的市民

我已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听到
　流入另一圈去的河水
　发出象蜂房里蜜蜂的嗡嗡声；
那时候只见三个阴魂离开了
　在灼人的火雨之下行走的队伍，
　一块儿飞快地跑了出来。
他们三个向我们走来，每人都叫道：
　"请你停下来，依你的服装来看，
　你象是从我们那邪恶的国家来的人。"
唉唉！我在他们的肢体上看到了
　多么可怕的被火烧的新创旧痕啊！
　至今我一想起来还感到难受。
我的导师倾听他们的叫喊；
　把他的脸孔转向我，说道：
　"且慢！对他们应该表示敬意；

假使不是为了由于这地方的本质
　而射发出来的火焰，我要说
　应该赶紧的是你，不是他们。”[1]
我们站着不动时，他们重又开始
　他们的湮古的哀哭；他们三个
　来到我们面前时就围成一个圆圈。
正象赤身涂膏的斗士们的老套，
　在没有互相搏斗之前，
　窥探着适当的抓处和有利的位置：
他们就这样地团团转着，
　每人把脸孔朝我望着，因此他们的头颈
　总是同他们的脚相反地转着。
他们中的一个开始说：“假使这
　流沙漫漫的地方的惨状，和我们
　血迹模糊的面貌叫人瞧不起我们
和我们的恳求，那末希望我们的声名
　足以使你愿意告诉我们你是谁，
　你这样安稳地用活人的脚走过地狱。
你看到的我踏着他的脚印的那个人，
　虽然赤裸着而且被剥了皮，
　却是比你所相信的更为显贵。
良善的瓜尔特来达的孙子，
　他的名字是归多·该拉；[2]在生前
　他以谏议和宝剑做了好多事情。
那在我后面践踏砂地的另一个

是提琪亥俄·阿尔杜勃朗第，[3]

他的声名在人间应令人感谢的。

而我，放在他一起受到苦刑的，

是若珂玻·卢斯提克琪；[4]当然，

我的凶横的老婆比什么都伤害我。”

倘若火烧不到我身上，

我早已跳到下面的他们中间，

我相信我的导师会准许我这样。

但是因为那么一来我会被烧被烤，

恐惧克服了那使我渴望

去拥抱他们的善良的意愿。

于是我开始说：“你们的境遇

在我心中引起的不是轻蔑，而是悲哀，

这种情感深植于心不会很快消逝；

当我这位主人说话，我因而觉得

象你们这样的人可能快要来到的时候，

---

[1] “赶紧”是说赶紧去向他们致敬。

[2] 瓜尔特来达是培林西翁·褒悌(见《天堂篇》第十五、十六歌）的美丽和贞洁的女儿。归多·该拉是她第四个儿子的儿子。归多·该拉从一二五〇年到他死的那一年(一二七二年)，在战争与和平的时候，都是多斯加纳地方归尔甫党中的领袖人物，而且在本内文托的战役中有卓越的功绩。

[3] 提琪亥俄·阿尔杜勃朗第是一个高贵的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人。他和归多·该拉一起，劝阻他的国人不要去进行冒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听，终于在蒙太潘底战败了。他在这战争中显出十分英勇，后来同归尔甫党人在卢加一起避难。

[4] 若珂玻·卢斯提克琪是一个佛罗棱萨的平民，在归尔甫党人中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因为娶了一个不好的老婆，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来。

我已经有了这种情感。
我是你们城里的人，而且一向
怀着热爱叙述和倾听
你们的事迹和可尊敬的名字。
我离开苦胆去找寻我的
真实的导师应允我的甜蜜的果子；
但是我应该先向下走到地球的中心。”
他于是回答道：“但愿你的灵魂
长久地使你的肢体活动，
也但愿你的声誉在你身后辉煌；
请问，礼仪和英勇是否
象先前那样地在我们的城里见到，
还是简直在那里绝迹了呢？
因为最近与我们在一起受苦，
现在与我们的同伴在那边同行的菩西尔[1]
用他的言语使我们受到极大的苦痛。”
“暴发户和突来的财富，
佛罗棱萨哟，在你里面产生了
你已经为之流泪的骄傲和奢侈。”
我昂起了头这样地叫喊；
那三个阴魂知道这是一个答复，
象听到真理时惯做的那样地面面相觑。

---

[1] 菩西尔的详细事迹不明，只知道他一度是一个做钱袋者，后来抛弃了这个职业，混在贵族社会中间。

他们大家回答道："假使别的时候

　你毫不费力就能给人满意的答复，

　你这样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多幸福啊！

因此，假使你逃出这幽冥的地界

　而回去再看到美丽的星辰；

　当你欢欢喜喜地说'我到过那里'❶时，

你千万要向人们提起我们。"

　于是他们把他们围成的圆圈拆散了；

　他们飞奔而去时，他们的腿矫捷如翼，

不到说一声"阿们"的工夫，

　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因此我的夫子动身前行。

我跟着他；我们还没有走多少路，

　流水的声音是那么地靠近我们，

　我们若是说话就会很难互相听到。

好象那条大河，起先依着自己的河道，

　在亚平宁山的左麓，

　从威索峰向东流去；

在上游，当它还没有流入

　下面的河床之前，被叫做阿奎基太，

　而到了福里就不叫这个名称——❷

在可容千人的圣伯纳特多寺院之上，

　从山峰的有一座陡壁的地方

　一泻而下，发出暴吼的声音：

我们看到那条血染的河就象这样

从一座陡削的堤岸奔腾而下，
发出的声音立刻会把耳朵震聋。
我腰里束着一根绳；
我有一个时候本想用它
来捕捉那只皮毛斑斓的豹子的。
当我遵照我的导师的吩咐
把它从我身上完全解下时，
我把它绕了起来交给他。
于是他向右边弯下身去，
在离开边缘之外不远的地方，
把它投掷到绝壁直下的深渊。
我心中暗自想道："一定如此，
一定有新的东西会应这新的举动出现，
看我的夫子那样地注视着它。"
唉！对于那些不仅看到外表的行动，
而且以他们的智力看到内心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地谨慎小心呀！
他对我说："我所期待的不久
就会上来；而你心中所幻想的，
不久一定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

❶ "到过那里"指到过地狱。

❷ "那条大河"指蒙多纳河。这条河先以阿奎基太河的名字，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经过福里和拉温那而流入亚得里亚海。在但丁时代，从那地方发源的许多河流中，只有这一条不流入玻河（"依着自己的河道"）。威索峰是玻河的发源处。

对于近似虚伪的真理，

　　一个人总应该竭力闭口不谈，

　　因为他纵然无过，也会遭受谴责；

可是在这里我不能保持沉默，

　　读者啊，我凭我这篇《喜剧》[1] 的诗章之名——

　　但愿它不会得不到长久的宠爱——

对你发誓，我从那沉重而昏暗的空气

　　看到一只使得每个沉着的人

　　都会惊奇的怪物[2] 向上飞翔而来；

正象一个人到水底去了一个时候，

　　把那为一块礁石或是为隐在海底的

　　什么东西所搁住的铁锚解开之后，

回到上面来张开两臂，并拢双脚那样。

---

[1] 原来但丁自己称这部史诗为«喜剧»，后来的人加上了“神圣的”一词，故«神曲»直译应为«神圣的喜剧»。

[2] 这怪物就是基利翁，神话中的西班牙王。按中世纪的传说，他把异乡人诱骗到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然后把他们偷偷杀死，因此他在地狱中当欺诈者的守卫人。

第十七歌

第七圈：第三环。奇妙的向下飞行

"看那尖尾巴的凶猛的野兽，
　他穿越山岭，突破城墙和剑林；
　看那糟蹋全世界的怪物。"
我的导师开始对我这样说；
　向他招手，要他在靠近
　我们岩石的道路的尽头上来；
那个不洁的"欺诈"的形象走向前来，
　他只是搁上了他的头和上半身，
　而没有把他的尾巴拖上来。
他的脸孔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脸孔，
　在外表上有着那么和善的面貌；
　其余的部分全是蛇的身体。
他有两只脚爪，直到腋下都生着毛；
　头颈上，胸膛上，和左右的腰部上
　都画着花结和小圈：

鞑靼人或是突厥人所织的布
　在底子和花样上也没有更多的颜色；[1]
　阿拉克尼[2]的织机上也不曾有这样的布。
好象有时候轻舟搁在岸上，
　一部分在水中，一部分在地上；
　又好象在好酒的日耳曼人所住的地方，
海獭在作好准备以进行搏斗：[3]
　那只最凶恶的野兽就象那样地
　躺在那以石头围起大沙滩的边崖上。
他的全部尾巴在空中闪动，
　向上卷曲着那尖端上的
　象蝎子的尾巴一样的毒叉。
我的导师说道："现在我们
　必须稍微向前走上一步，
　到那凶恶的畜牲横卧着的地方。"
于是我们从右边往下走去，
　朝着那边缘走了十步，

---

[1] 在中世纪，鞑靼人和突厥人是以他们所织的布的颜色和图案鲜艳美丽而出名。

[2] 阿拉克尼是神话中利提阿的少女，精于织布。她以自己的技艺而骄傲，因而向密纳发挑战，要她和自己比赛。阿拉克尼织了一块有诸神私通情景的布；密纳发找不到这块布织得有什么缺点，就拿来撕碎了。阿拉克尼在绝望之余上了吊，可是密纳发女神松了绳子，救活了她的性命。绳子变成了蜘蛛网，阿拉克尼却变成了蜘蛛。

[3] 在但丁那时候，海獭主要在德国一带海边可以发现，现在则在瑞典和挪威一带。这里但丁说海獭正在安排自己用尾巴来捕捉鱼。

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开沙滩和火焰；
当我们走到他那边时，我看到
在前面不远的沙滩上，
有一群幽魂❶靠近空洞的深渊坐着。
于是我的夫子对我说道：
"为了使你充分体验这一环，
你去看看这些灵魂的情况。
你同他们的谈话要简短，
在你没回来以前，我得同这畜牲谈谈，
叫他用他那强大的肩膀背我们下去。"
沿着第七圈的极边，
我这样地独自一人
走到悲哀的众魂所在的地方。
他们的悲痛从眼睛中迸发出来；
他们不住地用双手这边那边地挥着，
有时挥去火焰，有时挥去炙土。
在夏天被蚤子，苍蝇或是虻虫
所叮咬的狗所做的，有时用嘴鼻，
有时用脚爪，和这个没有什么不同。
我仔细看了那灼人的火焰
落在他们身上的好几个幽魂的脸孔，
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却看到

❶ 这些幽魂生前是重利盘剥者，现在只能由他们的钱袋来指认他们了。下面所描写的他们钱袋上印着的不同的图案，是代表他们各自的家族的纹章。

每个幽魂的颈上都挂着一只钱袋，

　袋上有某种颜色和某种印记，

　他们的眼睛都似乎在饱看着。

当我走到他们中间去看时，

　我看到一只黄色的钱袋上

　有一只天蓝色的狮子的形象和姿态。[1]

于是我继续看下去，

　我又看到一只象血一样红的钱袋，

　袋上现出一只比乳酪还要白的鹅。[2]

一个幽魂，他的银白色的小袋上

　印着一只天蓝色的大肚子的母猪，[3]

　对我说："你在这地坑里做什么？

你走开吧；因为你还是活人，

　你要知道我的邻人维太利诺[4]

　将要坐在我这里的左边。

我是巴丢阿人，和这些佛罗棱萨人在一起；

　他们有好多次震聋我的耳朵，

　叫道：'让那高贵的骑士来吧，

他将带来印着三只山羊的钱袋！'"[5]

---

[1] 这是佛罗棱萨的琴菲格略齐家族的纹章，他们属于归尔甫党中的黑党。

[2] 这是奥勃略启家族的纹章，他们是佛罗棱萨的基伯林党人。

[3] 这个向但丁说话的幽魂是力那尔杜·台里·司格洛维尼，他是巴丢阿人。

[4] "维太利诺"也是一个巴丢阿的重利盘剥者，他在一三〇〇年还活着。

[5] 这个所谓"高贵的骑士"是琪俄发尼·菩蒙脱，佛罗棱萨的皮启家族的人，在一三〇〇年还活着。

然后他把他的嘴巴一扭，
伸出舌头来，象一只舐着鼻子的公牛。
我深怕更久的滞留会触怒
告诫我滞留短时间的他，
就从那些早已疲倦的灵魂转身回来。
我找到了我的导师，他已骑上了
那可怖的动物的脊背；
他对我说："现在要坚强而大胆！
现在我们必须由这种阶梯下降；
你骑在前面：因为我愿意在中间，
使那尾巴不致伤害你。"
好象一个害四日疟的人
将近发作，指甲早已发白，
浑身发抖，眼睛一停不停地望着那阴影，
这些话说出时我就变成这样；
但是他的威吓使我生出了使仆人
在高贵的主人面前表示勇敢的那种羞惭。
我把自己安放在那巨大的肩膀上；
我想说，只是说不出
我想说的话："请你抱住我。"
但是当我一骑了上去时，在其他时候
帮助我克服其他困难的他，
就用两臂抱住我，并把我举起来；
于是他说："基利翁，现在你行动吧！
你的圈子要转得大点，你的降落要慢点，

想想你所负的异常的重量。”
好象小船从停泊处后退复后退，
那怪物就象那样地从那里移开；
当他感到自己很松动时，
他把尾巴掉转到他的胸膛原来所在处，
象鳗一样地把它伸长蠕动，
并用它的脚掌扇动空气。
我想腓挨顿[1]松脱了缰绳，
因此天空至今还显得在燃烧着；
或是可怜的伊卡拉斯[2]感到
他的腰部因蜡的熔化而翅膀脱落，
他的父亲对他叫道，“你走错了路！”——
他们也没有比我更大的恐惧，
当我看到自己在空中，
四边悬空，而且看到，除了那畜牲，
一切的景象都行消灭。
他慢慢地，慢慢地划着前进；
盘旋而下降；可是我一些也不觉得，
只不过脸上感到一阵从下面吹来的风。

[1] 腓挨顿是阿坡罗的儿子。为了要证明他是神明的儿子，他要求他的父亲准许他驾驶太阳的车子。结果他控制不住马，把天空烧焦了一部分，而且几乎把地球烧起来了。朱彼忒用一个雷电劈死了他，才止住了他的错误的路程。

[2] 伊卡拉斯的父亲提达拉斯是神话中的工匠。他为自己和他的儿子造了一对翅膀，用蜡胶在腰间。有一次，伊卡拉斯飞得太近太阳，蜡熔化了之后，就坠入海中而死。

在右边，我已经听到了
　旋涡在我们下面发出可怕的吼声；
　我就探出头去向下俯望。
这时我对于降落下去觉得
　更为怯懦：因为我看到火焰，
　听到哀哭，我就浑身发抖，缩做一团。
于是我看到——因为我先前没有看到——
　我们在盘旋着下降，因为
　四下里的各种苦刑在向我们靠近。
如同一只鹰已飞了好久的时候，
　看不到鸟儿或是诱物，
　使得放鹰者叫出“唉，唉！你下来吧！”——
没精打采地下降；然后在空中迅速地
　盘旋了好几个圈子，远远地离开
　它的主人停落，显得轻蔑和沉郁：
基利翁就这样地把我们放落在底层
　紧靠到那嵯峨的岩壁的脚下；
　从我们的重量下解脱出来后，
他一跃而去就象箭从弦上飞出。

第十八歌

第八圈：第一断层。淫媒和诱奸者。第二断层。阿谀者

地狱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恶囊"，❶
　全部由石头造成，颜色是铁青的，
　就象它四周环绕着的障壁一样。
在这邪恶的场所的正中，
　一口极广极深的井张着大口，
　它的结构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说出。❷
在这口井和高高的石岸的
　底脚之间的边界因此是圆形的；
　它的底层分成了十座山谷。
如同那种地面的形状
　所呈现出的一样，为了要防护城墙，
　重重的壕沟环绕着一座城堡：
这些山谷在这里造成了这种形象；
　又好象从堡垒的门槛

有桥梁通到外边的堤岸：
就象这样从岩石的基础
有危岩通出去而跨越堤岸和壕沟，
降到那把它们截断和集合起来的井。
从基利翁的脊背上被放下来的
我们就发现自己在这地方；
诗人向左走去，而我在后面跟着。
在右面我看到了新的悲惨，
新的苦刑，和新的施刑者，
那第一断层就为这些所充塞着。
在那底层里的罪人都赤露着身体；
在正中的这一边，他们向着我们走来；
在另一边的则与我们同行，但脚步大些；
如同罗马人在大赦年
为了人们实在拥挤不堪，
就采取办法使他们能走过桥去：
所以，在一边，大家都面向着
那“城堡”而向圣彼得教堂走去；
在另一边，他们往那座“山”而去。[3]

---

[1] 恶囊是十道同中心的大山谷，愈往下则每道山谷的圆周愈小。

[2] 见第三十二歌第一行以下。

[3] 罗马教会的第一个大赦年是由教皇菩尼腓斯八世创立的，从一二二九年圣诞节持续到一三〇〇年圣诞节。由于到圣彼得教堂去的巡礼者来往拥挤不堪，他们在通过圣安石洛城堡桥的时候，必须依一定的方向走：去的人往圣安石洛城堡走，回来的人往乔尔诺山走。

在这边，在那边，沿着那可憎的石头，
　我看到生角的恶鬼拿着大鞭，
　他们从后面狠狠地抽打那些幽魂。
唉！他们怎样地使得幽魂们
　一受到第一鞭就提起腿来了啊！
　确实没有一个等到第二或第三鞭的。
当我向前走时，我的眼光碰到
　一个幽魂，我立刻说道：
　“这个人是我以前看到过的。”
因此我停住了脚步去认他；
　和善的夫子同我站在一块不动，
　而且允许我往后退回一些。
那个被鞭打的幽灵想要隐蔽起来，
　低下了脸孔；但这对他没有多大用处，
　因为我说道：“眼睛望着地面的你啊！
假使你的面貌不是虚假的，
　你就是维内提珂·卡嘉尼密珂；❶
　但是你为了什么竟陷入这种苦境呢？”
于是他对我说：“我不愿意说它；
　但是你那清楚的言语使我怀念
　以往的世界，所以我不得不说。

---

❶ 维内提珂·卡嘉尼密珂是波伦亚归尔甫党的领袖之一，在生前但丁认识他。他为了要得到侯爵俄俾左二世（见第十二歌）的宠幸，帮助他去和自己的妹妹吉苏拉成奸。

是我把美丽的吉苏拉
　引去顺从那侯爵的意思，
　不论这可耻的故事传说得怎么样。
而我不是在这里哭泣的
　仅有的波伦亚人：不，这地方
　是这样地充满着我们，在萨维拿河
和累诺河之间也没有这么多的人说'西巴'；❶
　假使你想要保证和证明，
　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贪婪的心。"
当他这样说时，一个恶鬼
　用鞭子抽打他，说道："滚吧，
　王八蛋！这里没有女人替你赚钱。"
我回到我的护送者那边；
　然后，只走了几步路，我们来到
　一座危岩从那堤岸迤逦而去的地方。
我们不费什么力就登上了它；
　而在它的嶙峋的脊背上转身向右，
　我们离开了那些永恒的圈子。
当我们到达在底下张开大口
　为受鞭挞者留下一条通道的地方时，
　我的导师说道："停下来，你且注视
那些另外的生来作孽的幽灵，
　他们的脸孔你还没有看到，

❶ 波伦亚位于萨维拿和累诺两河之间。"西巴"是波伦亚语，意即"对的"。

因为他们沿着我们同一的方向行走。”

从那远古的桥上我们了望那行列，

他们正在另一边向着我们走来，

同样地为鞭子所驱赶着。

和善的夫子不待我问，就对我说：

“看那个正在走来的伟大的灵魂，

他仿佛一点不因痛苦而流泪：

他还保持着一副怎样堂皇的外貌啊！

那是哲孙，❶ 他用勇气和智慧

使得科尔奇斯人失去了公羊。

他在那些大胆而残忍的妇女

把所有她们的男子杀死之后，

曾经在雷姆诺岛旁边经过。

在那里，他用礼物和巧语

诱骗了年轻的希普雪彼尔，

她先前也曾欺骗过其他男子。

他使她怀了孕，把她孤零零地留在那里。

这样的罪恶罚他遭受这样的苦刑；

而且密提阿❷ 也在这里报了仇。

凡是作同样勾当的人和他同行。

---

❶ 哲孙乘船到科尔奇斯去寻金羊毛的时候，在路上曾经过雷姆诺岛，诱骗了雷姆诺王图挨斯的女儿希普雪彼尔。在雷姆诺岛的妇女杀死岛上的一切男子时，她救了他父亲的性命。哲孙和她生了两个儿子，终于抛弃了她。

❷ 密提阿是科尔奇斯王爱底斯的女儿。她使哲孙得到了金羊毛，因此哲孙和她结婚，而最后抛弃了她。

关于第一道山谷和它所吞噬的人，
你知道了这些就够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那狭窄的石道，
穿过第二堤岸并以这堤岸
作为另一段拱路的扶壁的地方。
这里我们听到了幽魂们
在另一山沟中啼哭着，从嘴巴
和鼻孔里喷着气，用手掌拍打着自己。
堤岸上铺着一层从下面来的
臭气所凝结成的霉东西，
使得眼睛和鼻子都感到憎恶。
山沟的底是那么地深，若不是
我们登上危岩在那里耸立得最高的
那段拱路的背脊，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我们登上了它；从那里我看见
下面沟里有一群幽魂浸在
仿佛从茅厕里流出来的粪水里。
当我用眼光往下面探视时，
我看到一个幽魂满头都是污粪，
以致看不出他是僧是俗。
他向我咆哮：“为什么你看我
比看其他污秽的人更仔细呢？”
我对他说：“因为，假使我没有记错，
我从前在你头发没有湿以前看到过你；
你是卢卡的阿莱西俄·英透米内：❶

因此我看你比看别的人仔细。”

然后他打着他的脑袋说：

“我的舌头从来不倦于说的

奉承话使得我沉没在这粪水里！”

我的导师便对我说道：

“稍微把你的头伸出去些，

好让你的眼睛完全看到

那个肮脏和头发蓬乱的娼妇的面貌，

她在那里用龌龊的指甲抓着自己，

有时缩做一团，有时站立起来。

她便是妓女塞绮斯，[2] 当她的情人

问她‘你十分感谢我吗？’的时候，

她回答说：‘哎呀，感谢极了。’

我们就看到这里为止吧。”

---

[1] 关于这个人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的家族是卢加的有名的白党，他在一二九五年还活着。

[2] 塞绮斯是罗马古代喜剧诗人忒楞斯的一篇喜剧里的人物，但是这里但丁把她作为一个真的人看待。

第十九歌

第八圈：第三断层。买卖圣职的教皇们

魔法师西门啊！[1] 你们这班他的邪恶的
　门徒和盗贼啊！你们为了金银
　奸污了那些应该与正道
联姻的上帝的事物！[2] 现在号角
　一定要为你们而吹动：
　因为你们是在第三断层中。
我们已经登上了下一座坟墓，
　就在危岩直接俯临着
　壕沟的中央的那一部分上面。
“至尊的智慧”啊！你在天堂，在地上，
　在罪恶的地狱，显出怎样的匠心，
　你的“善”又是分配得多么公正！
我看到铅色的岩石在四边
　和底下有着许多洞穴，
　都是一样的大小；每个是圆的。

在我看来，在我那美丽的
　圣约翰教堂内造来为施洗者
　立脚的洞穴不见得更宽或更大；
许多年前我曾击破了其中的一个，
　为了救出沉溺在里面的一个小孩：
　让这个作为解除一切人的怀疑的保证。❸
从每个洞穴的口露出了
　一个罪人的双脚和到小腿为止的
　双腿；而其余的都留在里面。
他们大家的脚底都在燃烧：
　因此腿肉抖动得那么厉害，
　什么柳条和草绳都会绷断。
好象有油的东西在燃烧时，
　火焰只是在表面上移动：
　在那里，从脚跟到脚尖也象这样。
我说道："夫子！那个在扭曲着自己，
　比所有他的同伴们抖得更厉害，
　又为更红的火焰所舔着的人是谁？"
于是他对我说："假使你愿意，我把你
　带到那下面去，靠近那较低的堤岸，

---

❶ 圣彼得曾斥责撒马利亚的西门，因为他认为"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❷ "事物"即指圣职。

❸ 佛罗棱萨的洗礼堂里面的泉井，四周有洞，司仪的牧师站在里面，以避人群的拥挤。但丁有一次击破了围着这样的一只洞的大理石，以救出跌在里面的一个小孩。但丁借这里洗白一下当时对他的指责。

你将从他知道他自己和他的罪恶。”
我说道：“随你怎样，我总是高兴的：
你是我的主宰，你知道我不违背你；
你也知道我没有说出来的话。”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四条堤岸上；
我们向左边转弯并往下走去，
走到有洞的和狭窄的沟底。
和善的夫子还不让我离开他身边，
他把我带到那个幽灵[1]的洞口，
他用双腿那样地表示着悲痛。
我开始说道：“哦，不幸的幽灵，
你的上身象木桩一样埋在底下，
不论你是谁，假使你能够，说话吧。”
我站在那里就象教士听
奸刁的凶手忏悔，他被倒栽之后，
还在叫教士回来，以延迟死刑。[2]
这个幽魂叫道：“你已经站在那里了么，
你已经站在那里了么，菩尼腓斯？[3]
那预言书把我欺骗了好几个年头。
难道你那么快地就餍足了那些财富？

---

[1] 这个幽灵是尼古拉斯三世，他从一二七七年到一二八〇年居教皇的职位。他属于奥西尼家族。

[2] 按照佛罗棱萨的法律，被雇用的凶手处死时，在地上掘一个洞，把他倒栽在里面，然后再用土把洞填满。那时把这叫做“压条法”。

[3] 菩尼腓斯八世那时候还是教皇。他是一三〇三年死的。

为了这些财富你不怕用欺诈手段
夺去美丽的'圣女'，❶ 然后蹂躏她。"
我变得就象一个站着被嘲弄的人，
一点也不懂得他听到的
是什么话，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于是浮吉尔说："赶快对他这样说，
'我不是他，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人。'"
我就照着吩咐我的那样回答。
那幽灵因此剧烈地扭动他的脚；
然后叹了口气，用哭泣的声音
对我说道："那末你要问我什么呢？
假使你这么关心着要知道
我是谁，因此你走下了那堤岸，
那末你要知道我是穿过'大法袍'的；
我确实是一个'母熊'❷ 的儿子，
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的'仔子'繁昌，
我在人世装进了钱财，在这里装了自己。
其他在我之前犯买卖圣职罪的人
都在我的头的下面被拖曳着，
在石头的裂缝里缩做一团。
等那个人来时，我也要堕落到

---

❶ "美丽的圣女"指教会。据说菩尼腓斯用欺诈手段夺去塞莱斯丁五世的教皇职位(见第三歌)。

❷ "母熊"是奥西尼家族的纹章。

那下面去，刚才我突然问你时，
我原以为你就是那个人哩。
我在这里双脚被烤，身体倒栽，
这样过的时间已比那个也将来到这里
双脚发红地倒栽着的人长久了：
因为在他之后，从西方将要来到
一个做过更丑恶的事情的不法的
'牧羊人'，[1] 他应当掩盖在他和我的上面。
他将是一个新的哲孙，我们在《玛加培书》中
读到哲孙的事迹；如同国王听从哲孙，[2]
统治法兰西的国王也将听从这个牧师。"
我不知道在这里是否太残忍，
因为我用这种语调回答他：
"唉！现在你告诉我，我们的'主'
向圣彼得要求多少钱财，
才把钥匙交给他保管？
当然他除了'跟我来！'之外并没要求什么。
当选择马提亚来充当那个该死的人

---

[1] 这是指克雷门特五世。他以前当过波尔多的主教，于一三〇五年被选为教皇后，把教廷迁至亚威农，受法兰西王的节制。据说他获得教皇的权位，是由于法兰西王的恩赐。他卒于一三一四年。因此，尼古拉斯三世在地狱中要等待二十三年，普尼脾斯八世才会来到，而普尼脾斯八世只要等待十一年，克雷门特五世就会来到。

[2] 这是指《次经·玛加培书》中的哲孙。他用贿赂诱致国王安的丘斯任命他为大祭师。但丁把克雷门特五世比作新的哲孙，因为他的教皇职位也是由法兰西王的恩赐而得来的。

所失去的职务时，[1]彼得或是
其他的人也并没向他索取金银。
因此你留在这里吧，因为你受到的
刑罚是公正的，而且好好守住
那使你胆敢反对查尔斯的不义之财吧。[2]
对于你在欢乐的人间所掌管的
'神圣的钥匙'的敬畏在阻止着我，
假若不是这样的话，
我还要使用更严厉的言语呢：
因为你的贪婪使世界陷于悲惨，
把好人蹂躏，把恶人提升。
当著述福音者看到
那坐在水上的女人和帝王们通奸时，
他就知道象你们这样的牧羊人；
她生下的时候有七个头，
只要她的丈夫爱好美德，
她的十只角就得到保证。[3]
你们把金银做你们的上帝：
你们和偶像崇拜者有什么不同，

---

[1] "该死的人"指出卖耶稣的犹大。犹大出走后，马提亚被选为十二门徒之一。

[2] 尼古拉斯三世曾受培利俄罗加斯皇帝的贿赂，帮助普罗契达的约翰来反对安如王室，结果于一二八二年在西西利岛向法国人进行大屠杀，历史上名为"西西利晚祷钟声"（即以此为信号进行屠杀）。

[3] "著述福音者"指约翰。"坐在水上的女人"指腐败的教会，"她的丈夫"指教皇，"七个头"指七德，"十只角"指十诫。

除了他们崇拜一个，你们崇拜一百个？
唉，康司坦丁！❶不是由于你的改教，
而是由于第一个富有的'父亲'
从你拿去的赠与，产生了多少罪恶！"
当我这样地向他歌唱时，
不知道啃噬他的是忿怒还是良心，
他用他的双脚剧烈地挣扎。
我想这真的使我的导师喜欢，
他显出那么满意的神色
听着我说出来的真实的言语的声音。
因此他用两只手臂抱住了我；
一边把我紧紧地抱在他怀中，
一边就登上他下来时走的路；
他这样把我抱着也不感到疲倦，
一直把我带到拱路的顶点，
那是一条从第四到第五堤岸去的横道。
他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我
放在那崎岖峭拔的断崖上，
那地方对于山羊也会是艰苦难行的道路；
在那里另一座山谷在我面前显出。

---

❶ 康司坦丁大帝，从公元三〇六到三三七年为罗马皇帝。据说，他于公元三一二年进军罗马时，见天空有一发光的十字架而改信基督教。据中世纪流行的传说，他从罗马迁都到拜占庭之前，把西方的完全的政权都交给了教会。这就叫做"康司坦丁的馈赠"。

第 二 十 歌

第八圈：第四断层。占卜者。孟都亚的起源

我的诗歌现在应该歌唱新的刑罚，
　这将是讲到沉沦者的
　第一篇的第二十歌的题材。
我现在是完全准备好了，
　向下朝那显现在我眼前的深渊望去，
　那地方是为痛苦之泪水所浸透；
我看到一群幽魂默默地哀哭着
　从那环形的山谷走来，他们的脚步
　就象在这人世唱着祈祷文的合唱队一样。
当我更向下细看他们时，
　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从下颚
　到胸膛的顶端都是奇怪地歪扭着：
因为脸孔是向着背腰转过去；
　而且他们不得不退着走，
　因为他们是不许往前看的。

他们的形貌歪扭得这样厉害，

或许是由于中风的缘故吧；

但是我既没有看见过，也不相信会这样。

读者，愿上帝让你从你的阅读中

获得教益，现在你自己想一想，

当我就在身边看到了

我们人的形象被弄得那样歪扭

以致眼睛流出的泪水湿透了

后面的部分时，我怎能不泪流满面呢？

当然我哭了，身体斜倚着

那危崖的一块岩石，因此我的护送者

对我说："你也变得象那些蠢人一样了么？

在这里怜悯完全死灭时，才显得是怜悯。

有什么人比一个对上帝的判决

表示悲痛的人更不虔敬呢？

抬起你的头来，抬起来，你看那个人，[1]

为了他地面在底比斯人的眼前裂开，

那时他们都叫道：'你向哪里跑，

阿姆费劳斯？你为什么临阵脱逃？'

他并不停止向下一直跑到

那抓住每个罪人的迈诺斯那边去。

注意看他怎样地把肩背变成胸膛：

---

[1] "那个人"指阿姆费劳斯，亚各斯的预言家和勇士。他是攻打底比斯城的七王之一，在那里为裂开的土地所吞没。

因为他要向前看得太远，
现在他向后看和退着走。
看那改变了自己的模样的
泰利西亚斯，[1] 当他从男人
变成女人时，他的肢体全部变了形；
而后来，在他能够重新恢复
他的男子的模样之前，他又不得不
用手杖打那两条纠缠在一起的蛇。
那在他前面退着走的是阿伦斯，[2]
他原在卢尼的群山里面
（住在山下的喀拉拉人在那里耕锄），
在白云石中间把山洞作为居处，
他能够从那里一览无遗地
观望天上的星辰和下面的海洋。
那个用她的飘下的头发遮起
她的为你所不能见到的胸膛，
而她的生毛的皮肤都在背后的，
就是孟都，[3] 她寻遍了各地，
最后定居在我出生的地方：
因此我愿意你稍微听我说一下。

---

[1] 泰利西亚斯，底比斯的盲目的占卜者。据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说，他因为用手杖打了两条互缠在一起的蛇而变为女人；七年后，他又打了那两条蛇，复变为男人。

[2] 阿伦斯，伊特拉斯康的占卜者。他预言了凯撒得胜而庞彼殒命的内战。

[3] 孟都是泰利西亚斯的女儿，在这里说她是孟都亚的创建者。

在她的父亲离去了人世，

　酒神之城受到了奴役之后，❶

　她长期地在各处漫游。

在上面美丽的意大利，在提罗尔之上

　成为日耳曼的屏障的阿尔卑斯山边，

　有一个名叫俾内克斯的湖。

渟潴在那湖里的水，通过了

　大概总有一千多泉源，灌溉着

　加尔达和卡蒙尼卡谷之间的亚平宁山。

在湖的中央有一个地方，脱伦脱，

　布里西亚和味罗那的牧师在那里

　可以举行祝福仪式，❷假使他们往那里去。

在周围的湖岸最低的地方矗立着

　培斯基拉，一座美丽而坚固的堡垒，

　用来抵抗布里西亚人和贝加摩人的进犯。

俾内克斯湖容纳不下的水

　不得不往下流注，成为一条河，

　穿过绿色的草原向下流去。

等到湖水向前奔腾时，它不再

　叫做俾内克斯，而叫做明留，

　到高浮诺地方时就注入玻河。

---

❶ 底比斯是酒神巴卡斯的诞生地。底比斯曾受过克利翁的暴虐统治。

❷ 牧师(即主教)只能在自己的主管教区行祝福仪式。这里只是说，脱伦脱，布里西亚和味罗那三个教区在这地方会合。

它还没有流得远，就找到一片平地，
　它在上面展开而成为一片沼泽，
　那里在夏天时常发生瘟疫。
那残忍的处女经过那里时
　在沼泽中间看到一片土地，
　未被开垦也没有一个居民。
她和她的仆从停留在那里行使
　她的妖术，为了断绝一切人世的来往；
　她在那里生活也留下了她的躯壳。
以后四散在各处的人们
　在那地方聚集了起来，
　这地方因四边有沼泽而形势坚固。
他们就在那些尸骨上面建起了那座城；
　为了纪念第一个选择这地点的她，
　他们不作其他占卜就把它命名为孟都亚。
在卡萨洛底的愚妄
　受到毕纳蒙脱的欺骗之前，❶
　城里的居民原是更稠密的。
因此我嘱咐你，假使你竟听到
　关于我的城市的起源有其他说法，
　且莫让伪说把真理蒙混。”
我说道：“夫子，你的言语在我听来

---

❶ 卡萨洛底的阿尔倍多原为孟都亚的君主，一二七二年，由于毕纳蒙脱的阴谋，被逐，杀死居民很多。

是那么明确，那么使我深信，
一切其他说法对于我都将是熄灭的煤。
但是对我讲那些在经过的人，
假使你看到其中有值得注意的：
因为我只是时时想起这一点。”
于是他对我说道：“那一个他的胡须
从面颊拖到黑色的肩膀上去的
是一个占卜者，他那时候希腊的男子
是那么稀少，就是在摇篮里的也没有几个；
在奥利斯，他和卡尔卡斯一起
定出了割断第一根绳缆的时间。
他的名字是攸利彼勒斯；[1]我的崇高的
‘悲剧’曾在一个地方这样地歌唱过他：
熟悉全篇的你一定很知道这一点。
那另一个腰身那么细的
是米雪尔·司各脱；[2]老实说，
他熟悉用妖术来行骗的方法。
看归多·菩内底；[3]看阿斯邓脱，[4]

---

[1] 在脱洛挨战争时期，所有的希腊人离开了故乡，参加围攻脱洛挨。但在希腊人离开奥利斯之前，卡尔卡斯忠告阿加孟农牺牲伊非基奈阿。可是攸利彼勒斯并未参与其事。

[2] 米雪尔·司各脱（公元一一九〇——一二五〇年），著名的占星家。

[3] 归多·菩内底是福里的著名占星家，原为瓦匠。

[4] 阿斯邓脱（“无牙者”），原名朋维纳多，是一个鞋匠，却想占卜未来。他约死于一二八四年。

他现在但愿从前专心于
他的皮革和线，但是已后悔不及。
看那些不幸的女人，她们抛弃了
针线，梭子和纺锤而成为巫婆；
她们用药草和蜡像来行使妖术。
但是来吧！因为该隐和他的荆棘●
正在两个半球的分界线上，
而且在塞维尔下面与海水相接；
在昨夜月亮已经是圆的；
你一定还很记得：因为你在深林里
她始终没有损害你。”
他这样地对我说，我们便向前走去。

● “该隐和他的荆棘”即月亮。在但丁时代，塞维尔被认为是地球的极西边。这里描写月亮沉落。

第 二 十 一 歌

第八圈：第五断层。贪官污吏

我们这样从一座桥走到另一座桥，
　作着其他的谈话，我的"喜剧"不愿
　在这里细说；到达拱顶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看"恶囊"的另一个裂罅
　和另外的徒然的哀哭；
　我发现那地方是骇人地黑暗。
如同在威匿斯人的造船所里
　在冬天熬煮粘韧的沥青
　来填塞他们的受损坏的船只，
这些船只已不能航行；为代替它们，
　有的把他的船重新造过，
　有的修补作了多次航行的船骨；
有的在船首锤击，有的在船尾锤击；
　有的在造桨，有的在绞绳；
　有的在缝补三角帆，有的在缝补中下帆；

这样地不是用火而用神的艺术，

　一汪稠稠的沥青在那下面煎煮，

　而把堤岸的四边都涂了个遍。

我看到它；但在那里面看不到什么，

　除了那些因煮沸而升起的气泡，

　和那整片沥青的涌起与平伏。

当我眼睛一动不动地向下注视着时，

　我的导师一面说着“留心，留心！”

　一面把我从我站立的地方拉到他身边。

于是我转过身来，好象一个人

　急想看他必须避开的东西，

　可是感到突然的恐惧，

因此他一边看，一边赶快逃走；

　我在我们后面看到了

　一个黑鬼在跑上危岩来。

唉，他的形状是多么狰狞！

　他的姿态在我看来是多么凶恶，

　张开了翅膀，脚步又矫捷！

他的尖而高的肩膀上背着

　一个罪人的两爿后臀；

　他抓住了每只脚的脚筋。

他说道：“我们的石桥的‘恶爪鬼’呀！

　看这圣齐太的一个长老！[1]

　把他抛到底下去，我就回到

那座城去再捉拿，我已在那里准备了好多；

那边除了庞得洛[2]每个人都是贪官；
他们可以为了金钱把‘非’变成‘是’。”
他把他抛了下去，然后顺着
那岩石旋转而去；纵身跃出的猛犬
从来没有这样快地去追赶盗贼。
那罪人投入了水中，然后又歪扭着
浮了起来；但是那些在桥底下的
恶鬼却叫道：“在这里‘圣像’[3]并不显灵；
你们在这里游泳不象在塞淖河[4]里那样；
所以，除非你愿意尝一尝我们的钢叉，
你就不要露到沥青的外边来。”
然后他们用钢叉把他打了一百多下，
并且说道：“在这里你得要在遮盖之下跳舞；
好吧，若是能够，你就私下偷摸吧。”
这正好象厨师们要他们的下手
用钩子把肉浸在锅子的水里
使它不致再浮起来一样。
和善的夫子对我说道：“为了免得让人
看到你在这里，你蹲在一块岩石背后吧，

---

[1] 圣齐太是卢加的护神；“长老”是卢加的地方长官。这个长老据说是一个叫做马蒂诺·菩泰俄的人，死于一三〇〇年。

[2] 庞得洛·达蒂是那时候卢加的平民党的首领。这里用的是讥嘲的口吻，其实他是该城最大的贪官。

[3] “圣像”是保藏在圣马蒂诺的教堂里的基督像，人民有灾难的时候常去向它乞灵。

[4] 塞淖河在卢加之北数英里。

这样你可以有了一些掩蔽；
不论他们对我会做出什么轻举妄动，
你不要怕：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
我以前曾经遇到过相同的纷争。”❶
于是他走到了桥头的那边；
当他到达了第六堤岸上面时，
他必须显出沉着坚定的态度。
象群犬向一个在自己突然站住的地方
伸手请求施舍的穷苦人
扑上去时那样地凶猛和狂暴，
那些恶鬼从桥底下冲出
把他们所有的钢叉对准着他；
但是他大声喝道：“你们一个也不许乱动！
在你们把叉子碰到我的身体之前，
让你们中的一个走出来听我说，
然后商量钩刺我的事情。”
大家叫道：“让玛拉珂达去”；有一个鬼
便行动起来，其余的站着不动，
并且来到他面前说：“这对他有什么用处？”
我的夫子说：“玛拉珂达，你以为
我克服了你们所有的阻碍
安全地来到了这里，
是没有神意和幸运的么？

---

❶ 见前面第九歌，在那里浮吉尔说过他到过最底层的地狱。

让我过去；因为上天已经命定
我要引导另一个人走过这崎岖之路。”
于是他的骄气尽丧，他让钢叉
落在自己脚边，对其余的鬼
说道：“现在不要打他吧！”
我的导师对我说道：“蹲着
坐在桥的大碎片中间的你啊，
现在你安然回到我这里来吧！”
我便行动起来，迅速地走到他那里；
恶鬼们都逼向前来，
我深怕他们会不守约。
我以前曾看到过这样的步兵，
他们依据条约从卡普洛拿[1]走出，
因看到自己在这么许多敌人中间而恐惧。
我全身逐渐靠近我的导师，
但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他们的不怀好意的面貌。
他们平放了他们的钢叉，继续
交谈着：“我刺他的屁股好么？”
回答是：“好的，你就把他刺一下。”
但是那个和我的导师在说话的恶鬼
立刻转过身去说道：

---

[1] 一二八九年八月多斯加纳的归尔甫党人夺获了比萨人的城堡卡普洛拿。但丁自己也参与这次战役。

"不要出声，不要出声，斯加密朗！"
于是他对我们说："沿着这座危岩
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
因第六座桥全部断落在底下；
假使你们的意思还要往前去，
那末请你们沿着这座山脊走：
附近有另一座危岩所形成的一条小路。
昨天，比此刻迟五个小时，
正是这里的这条道路
断裂了以后的一千二百六十六年。[1]
我派遣我的一些人到那边去
看看有什么罪人出来吹风；
跟他们一同去，他们不会靠不住。"
他就开始说："走出来，阿利乞诺
和卡尔卡勃利拿，你也来，卡格纳左；
让巴勃利祈亚带领你们十个。
此外让利别珂珂走出，还有特拉吉纳左，
长牙的雪拉托，格拉费阿根，
法法来洛，和凶猛的路别根脱。[2]
你们绕着沸腾的沥青巡逻一番；

---

[1] 但丁在《飨宴篇》里说过耶稣死于中午，所以现在是早晨七时。关于耶稣到地狱后地震事见前面第十二歌。

[2] 这些有着奇怪的名字的"恶爪鬼"或许代表但丁在佛罗棱萨的市民中的敌人。他们百般诬蔑但丁贪污，把他放逐。

把这两位小心护送到那另一座危岩，
它绵亘不断地横过那些溪谷。”
我说：“哦！夫子，我看到的是什么景象？
唉，假使你熟悉这条路，让我们
不用护送者自行走去；我不希望护送！
假使你象惯常那样地留神，
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怎样磨牙切齿，
皱眉弄眼地向我们显示恶意么？”
他对我说：“我不希望你这样害怕；
他们要磨牙让他们磨吧：
因为他们是对那些被煮熬的罪人做的。”
他们向左边的堤岸转弯过去；
但是他们每一个先向他们的队长
从上下齿间伸出舌头作为信号；
而他从他的臀部做出一个号角声。

第二十二歌

第八圈：第五断层。恶鬼的趣剧

我以前曾见过骑兵拔营，
　开始进攻，举行检阅，
　和有时从敌人前撤退逃窜。
阿累提诺人啊！我看到过你们的
　故土的骏马，粮草征发队的行进，
　马上比枪的冲击和竞驰，
时而用号角，时而用钟，❶
　时而用鼓和堡垒的信号，
　时而用本地和外来的方法：
可是我还没有见过骑兵或步兵，
　或以陆地和星辰的标志定方向的船只，
　依着这么不可思议的号筒声行动。
我们和那十个恶鬼同行：
　唉，可憎的同伴！但是，
　“在教堂里和圣徒一起，在酒店里和酒徒一起。”

可是我的心思是在那沥青上，
　要看那断层的每种特性
　和那些在里面燃烧着的人。
如同海豚用拱形的背
　向航海者做出信号
　要他们作好准备保全船只：[2]
有的罪人就象这样地不时
　露出背来以减少他的痛苦，
　然后不到闪电一亮的工夫就隐匿不见。
有如在一条狭沟的水边，
　青蛙站在那里只露出了口鼻，
　它们把脚和其他部分都隐藏起来；
罪人们就象这样地在各处站着；
　但是当巴勃利祈亚走近时，
　他们立刻缩到沸水的底下。
我看到，现在想到这事我的心还发抖，
　有一个罪人滞留着，正如有时候
　其他的青蛙都跳走了，有一只留下来。
最靠近他的格拉费阿根钩住了
　他的沾满沥青的头发把他拖起，
　他在我看来就象一只水獭。

---

[1] 在战场上，每个意大利城有自己的一辆车子，上面有钟，作为战役中的集合点。

[2] 这是但丁那时候民间流行的迷信：当海豚露出海面时，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早已知道了每个人的名字，

他们被挑选出来时我仔细注意了他们，

当他们互相叫唤时，我听他们怎样叫。

“路别根脱呀，你务必把你的脚爪

插到他肉里去，剥他的皮！”

所有那被诅咒的一伙同声高喊。

我说：“夫子，假使你能够，

请去问一问，那个落在

他的敌人手中的可怜家伙是谁。”

我的导师走近了他的身边

问他来自什么地方；他回答说：

“我生于那瓦王国。

我的母亲送我去做一个贵族的奴仆；

因为她嫁了一个下流的浪子，生下了我，

那浪子耗尽了生命，荡尽了财产。

后来我做良善的国王提菩尔德的家臣；

在那里我就从事于受贿的勾当，

我这罪恶在这沸水里得到清算。”❶

而雪拉托，从他嘴的两边伸出长牙

就象从一只野猪的嘴里伸出的一样，

使他感到有一只长牙在怎样咬他。

老鼠来到了恶猫的中间；

---

❶ 这个说话的人，只知道他的名字是叫齐安保罗；他的事迹，除了但丁在这里所说的以外，就不详细。

但是巴勃利祈亚把他紧抱在两臂中，
说道："在我叉住他时，你们站开！"
他把脸孔转向我的夫子，说道：
"假使你想从他口中听到更多的事情，
趁别人还没有把他结果，再问下去。"
导师因此说："现在你说，在沥青底下
其他的罪人中间你知道
有拉丁人么？"他说道："我刚才
离开了一个罪人，他是在另一边的
他们的邻人；但愿我仍旧和他
浸在一起，那我就不怕脚爪或钩子了！"
利别珂珂叫道："我们忍耐太久了！"
就用钩子钩住了他，一阵乱戳，
戳去了下肢的一部分肌肉。
特拉吉纳左，他也想要
叉住在下面的腿；因此他们的首领
露出可怖的脸色团团转着。
在他们稍微被镇慑了之后，
我的导师毫不延迟地问
那仍旧在注视自己伤口的人：
"你说你不幸离开了他
而到岸上来的那个人是谁？"
他回答说："那是戈弥太法师，
加勒拉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他把他主人的敌人掌握在自己手中，

却把他们弄得没有一个不赞扬他：

他拿到了钱，就把他们撤职，如他所说的

不留一丝痕迹；在他其他的职务中，

他不是一个不足道的，而是十足的受贿者。

同他勾结在一起的是罗哥杜洛的

唐·密舍尔·尚奇；在谈论

撒地尼亚时他们的嘴舌不感到疲倦。[1]

唉唉！看那另一个正在露齿而笑；

我本想多说点话；但是我怕

他正在预备抓我的头皮。”

他们的大头目，当他转过身来

向那溜动着眼珠预备要打的

法法来洛时，说道：“你滚开，恶鸟！”

那受惊的罪人重新开始说：

“假使你要看或是听多斯加纳人

或是伦巴人，我可以叫他们来。

但是让这班恶爪鬼稍微退后一点，

他们才不会惧怕受到报复；

而我呢则坐在这地方不动，

我虽是一个人，却会使七个人走来，

---

[1] 撒地尼亚分成四个区域，即加格里利，罗哥杜洛，加勒拉和阿善里亚，每个区域由一个法官管辖。戈弥太法师是加勒拉的法官尼诺·维司康蒂的大臣。戈弥太收受贿赂，纵容他所管的囚犯越狱逃走，因此被尼诺·维司康蒂判处绞刑。密舍尔·尚奇是恩齐俄王的主教。他在罗哥杜洛也做同样的勾当，约于一二九〇年为他的女婿勃兰加·杜利亚所谋害。

只要吹一声口哨，我们中有谁
出来的时候，我们惯于这么办。”
卡格纳左听了这些话翘起了鼻子，
摇着他的头，说道：“听他
为了自己好跳下去而起的恶意吧！”
满肚子都是阴谋诡计的他
立刻回答道：“确实太恶毒了！
当我替我的同伴策划更大的苦恼时。”
阿利乞诺再忍不住了，
却违反大家的意见说道：
“假使你纵身跳下去，我不跟你下去，
却要在沥青之上扇动我的翅膀；
让我们离开高处，以堤岸做掩蔽，
看你一个人能不能占我们的上风。”
读者啊，你将听到新鲜的把戏！
大家都掉转眼睛望着另一边，
那个最不肯这么办的鬼却首先这么办。
那个那瓦人选择了很好的时机；
他站稳了脚跟后，马上就跳下去，
而使自己摆脱了他们的恶意。
每一个都为这罪过感到痛苦；
但是那铸成这错误的恶鬼却感受最深；
因此他奔窜而出，叫道：“你被捉住了！”
但是这对他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翅膀
赶不上恐怖；那罪人已在下面；

而他飞着，挺起了他的胸膛；

这正象老鹰飞近的时候，

野鸭突然潜入水底，他只能

忿怒地，沮丧地飞回到天空。

卡尔卡勃利拿对这把戏怒不可遏，

老是飞着追他，希望这罪人

逃脱了，可以引起一场争吵。

当那受贿者隐没不见时，

他把双爪转向他的伙伴，

就在沥青之上和他扭打成一团。

但那另一个真是一只鹞鹰，

狠狠地抓住了他，于是他们两个

就一同跌落在沸池的中央。

沸池的滚烫立刻使他们松开；

但是他们却飞不起来，

因为他们的翅膀是牢牢地粘住了。

巴勃利祈亚和别人一同哀伤，

叫他们中的四个拿着全副钢叉

飞到对面的岸上去；极其迅速地

他们从两边降落在各自的岗位上；

他们把钢叉伸向那粘住的一双，

他们的皮肉早已被烫伤；

他们这样乱糟糟时，我们就离开了。

第二十三歌

第八圈：第六断层。穿铅袈裟的伪善者

沉默，单独，而且没有护送者
　我们前行，一个在前而一个在后；
　如同圣芳济派的修道士走路一样。
看到刚才的纷争
　我想到了伊索寓言中的
　青蛙和老鼠的故事：❶
假使仔细地把这两桩事情的
　开端和结束互相比较，
　那末它们就象“是呀”和“不错”那样吻合。
如同一个思想从另一个思想产生，
　那时从我这思想产生另一个思想，
　使我的第一个恐惧加倍起来。
我自己这样想：“这些罪人由于我们
　而受到了讥笑，我相信这种损害
　和愚弄一定使他们十分恼怒。

假使他们的恶意再加上了忿怒，
　他们一定要追逐我们，
　比恶狗猛扑小兔还要凶横。”
我已经吓得毛发直竖；
　我往后面仔细望着，说道：
　“夫子，假使你不迅速地
把你自己和我隐藏起来，我怕
　恶爪鬼：他们已经在追赶我们了；
　我仿佛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说：“假使我是一面明镜，
　我反映你的外貌不会
　比反映你的内心更快。
甚至现在你的思想已和我的思想
　渗透在一起，作用和面貌互相类似；
　我就把它们变成一个主意。
假使那右边的堤岸那么倾斜，
　我们可以降到另一个断层的话，
　我们将避免那料想中的追逐。”
他还没有把这个主意说完，
　我就看到他们在不远处
　张着翅膀飞来，一心要抓住我们。

---

❶ 一只青蛙愿意把一只老鼠渡过水去，其实想要把它淹死。突然有一只鹞鹰飞下来了，把青蛙吃去，而那老鼠却逃走了。上面一歌中的齐安保罗比作老鼠，阿利乞诺比作青蛙，卡尔卡勃利拿比作鹞鹰。

我的导师突然抱起我来，
  好象一个母亲为闹声所惊醒，
  看到她的身边烈焰熊熊，
立刻抱起她的孩子奔逃，
  只顾到他而不顾到自己，
  甚至没有停下来穿上一件内衣；
从那坚硬的堤岸的顶端，
  他仰身向下滑到那悬空的岩石，
  这岩石闸住了另一断层的一边。
从水槽里流出去转动
  一座陆地磨坊的车轮的水
  在最靠近岸斗时也没有这么迅速，
好象我的夫子滑下那堤岸，
  把我抱在他的怀中带走，
  象他的儿子而不象他的伴侣。
他的脚还没有踏到下面的沟底，
  他们已到达在我们之上的山头；
  但是这并不使他恐惧：
因为至高的“天命”已命定了
  把他们放在第五沟里遭受奴役，
  他们要从那里离开的权力已被剥夺。
在那底下我们发现一群涂着彩色的人，
  他们以极其缓慢的脚步环行，
  哭泣着，神色显得疲乏而颓丧。
他们穿着大袍，他们的眼睛面前

遮着深的风帽，其样式就象
他们为哥伦的僧人所做的一样。
大袍的外面镀着金，使人目眩；
但是里面都是铅块，那么沉重，
腓特烈的铅衣比起来时象草一样。[1]
哦令人疲倦的永恒的衣袍啊！
我们又向左手转弯，和他们并行，
密切注视着他们寂寞的哭泣；
但是这班为他们的重负
所累乏的人来得那么慢，
我们每摆动一下腰部就碰到新的同伴。
因此我对我的导师说："请你留神看出
一个因事迹或名字为人所知的人；
我们向前走时请你向四面观望。"
一个懂多斯加纳语的人
在我们后面叫道："请你们停步，
你们在昏沉的空气中跑得这么快的人啊！
或许你可以从我的口中听到你想问的事情。"
我的导师就回过身去说道：
"等一等，然后照着他的步子走。"
我站着不动，看到两个人，
他们的神色显得急急要和我在一起；
但是那重负和狭路使他们行动迟缓。

---

[1] 腓特烈二世把犯叛国罪的人穿上铅衣，在火上熔化。

当他们走上来时，他们斜着眼睛
　望了我好久，不发一言；
　然后他们面对面私下说道：
“这一个，看他喉咙的动作好象活人；
　假使他们是死人，凭什么特权
　他们可以不穿沉重的袈裟而行走？”
然后他们对我说：“多斯加纳人呀，
　你来到了忧郁的伪善者的书院里！
　不要不屑于告诉我们你是谁。”
我便对他们说：“在美丽的阿诺河边上，
　我在那伟大的城市里诞生和长大；
　我是带着我一向带着的躯体。
但是你们，你们是谁，我看到
　顺着你们的面颊流下那么伤心的眼泪？
　在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是什么刑罚？”
他们中的一个答复我：
　“我们橙黄色的衣袍是用厚铅做的，
　以致秤锤把天平压得格格作声。
我们是‘快活僧’，波伦亚人：
　我叫喀太拉诺，他叫罗特林哥；
　你的城市选了我们两人
来维持和平，照惯例本来
　只选一人；我们的政绩怎样，
　在加丁哥一带还可以看出。”❶
我开始说：“僧徒们呀，你们的罪恶——”

但是我不说下去，因为我看到
一个罪人用三根木桩成十字形地钉在地上。

当他看到我时，他全身扭动，
连连吸气，吹动着他的胡子；
僧徒喀太拉诺看到了这种情形，

就对我说道："你所注视着的
那个被钉住的人向法利赛人献计：
为了全民使一人受苦刑是最为得策。[2]

你看到他赤裸着身体
横躺在路上；而且要感受到
每个走过的人的重量；

在这道沟里受同样酷刑的有
他的岳父，还有那议会的其他人物，
这议会成为犹太人的祸患之根。"

于是我看到浮吉尔惊讶地
望着那张开在十字架上的罪人，
那么可耻地受到永恒的放逐。

后来他向那僧徒说出这些话：
"但愿我的要求不会使你不快，

---

[1] "快活僧"是叫做"圣马利亚骑士"的一个军事教派的讥称，建立这教派的目的是在调解两党的纷争和帮助弱者。在一二六六年，它的两个主要创建者，即归尔甫党人喀太拉诺和基伯林党人罗特林哥，从波伦亚召来，一同当佛罗棱萨的长官，原想他们可以用不偏的态度来改良政府。但是他们以伪善和腐败被指控，并被逐出佛罗棱萨——在骚乱中，加丁哥这区域完全受到破坏。

[2] 这是大司祭该亚法用计要害死耶稣向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他的岳父名叫亚那。

如果你同意，请你告诉我们在右边
有没有我们可从这里出去的路，
而不必要那些‘黑天使’中的哪一个
走来把我们从这深沟引导出去。”
他这么回答：“比你所想象的更近，
有一块岩石从环列的峭壁伸出来，
架在所有那些残酷的山谷之上，
除了在这里它是断的，没有穿过山谷：
你们能够从它的废墟上攀登，
这废墟在山边斜下去，在底下聚成石堆。
导师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刻，
垂着头，于是说道：“在那里
叉钩罪人的人没有老实地说这条路。”[1]
那僧徒说：“我以前在波伦亚听到
人家说起魔鬼的许多罪恶；
我特别听到他是撒谎者和撒谎者之父。”
于是我的导师大步向前行走，
他的神色显得稍微有些忿怒；
因此我就离开那些背着重荷的幽灵，
追随着他那可爱的双脚的脚印。

---

[1] 玛拉珂达向浮吉尔指路的事，见前面第二十一歌。

第二十四歌

第八圈：第七断层。盗贼与蛇

在一年的开初，当太阳
　在宝瓶宫底下调理自己的头发，
　而黑夜逐渐退到和白昼相等，[1]
当皓霜在地面上摹绘
　他的白姊姊的形象，
　但他的笔的硬性持续不久时，[2]
秣草不足的农民起身，观望，
　并看到田野全是一片白色；
　他因此拍了一下大腿，
回到屋子里去，走来走去，
　象一个不知道怎么办的可怜人那样叹气；
　于是又到外边去，而恢复了希望，
他已看到世界怎样在短时间内
　改变了面目；就拿起牧杖，
　把他的羊群赶出去喂草：

夫子就象这样地使我沮丧，
　当我看到他的神色那么困惑；
　药膏也象这样迅速地搽好创伤。
因为我们到达那断桥时，
　我的导师用那我最近在山麓下
　看到的和蔼的面容对着我。
他先仔细地看了看那废墟，
　胸中有了成竹之后，
　张开了两臂把我抱起。
好象一个一边工作一边计算
　而似乎永远事先有准备的人；
　就象这样，他在把我举到
一块大石的顶上去时，又在看
　另一块碎石，说道："现在爬到
　那上面去，但先试一试是否载得起你。"
这不是给穿铅袍的人走的路；
　就是我们，他虽轻，我虽被推着前进，
　也几乎不能从这巉岩攀上那巉岩。
而若不是这地方的上坡路
　比那另一地方的短些，关于他
　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被难住。
但是因为那"恶囊"全部都向着

❶ 太阳在宝瓶宫是在一月二十一日和二月二十一日之间，那时昼夜逐渐相等
❷ 霜比雪（"白姊姊"）溶化得快。

那在最下面的圆井的入口倾斜，
每座山谷的形势必需是
一边高起而另一边低落；
可是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地点，
最后一块石头从那里崩裂开去。
我爬上去时，我一点气力
都没有了，不能再往前走了；
甚至，我一到那里就坐了下来。
夫子说：“现在你应该从怠惰中
摆脱出来，因为坐在绒毛上面，
或是睡在被窝里的人是不会成名的；
没有名声而蹉跎一生，
人们在人世留下的痕迹，
就象空中的烟云，水上的泡沫；
因此起来吧！用那战胜一切战役的
灵魂来战胜你的气喘，
假使灵魂不和沉重的躯壳一起下沉。
一架更长的梯子还需要爬登：
走过了这些地方还不够；你若懂得我，
那末起来吧，这对你有好处。”
我就站了起来，在外表上装得
并没有那么喘不过气来，而且说道：
“走吧，因为我是有力而满怀信心。”
我们顺那危岩往上爬去，
它是崎岖，狭隘，难通行，

要比先前的一座陡得多了。
我一面走一面说话，免得显出懦弱；
那时从另一道壕沟里传来了
一个还不够形成语言的声音。
我不知道它说的什么，虽然我
早已爬到横跨在那里的拱桥的顶上；
但是那说话的人似乎被激怒了。
我转身下望；但我这活人的眼睛
因那黑暗而看不到深底；
我就说道："夫子，请你设法
走到那另一座环带去，让我们走下
这座石壁：因为正如我听而不懂，
我往下看却什么都看不到。"
他说道："我要给你的回答
只是行动：因为一个恰当的要求
应该随之以默默的工作。"
我们走下桥去，来到这座桥
和第八堤岸相接合的桥头；
于是那深沟在我的眼前现出：
我看到里面有一群可怕的蛇，
蛇的形状是那么怪异，
甚至现在想起时，也会使我的血凝结。
让利比亚[1]的沙漠不要再夸耀了；

---

[1] 利比亚是罗马帝国在北非洲的省份，这里泛指非洲。

因为，虽然它产生了彻来特里，

查克利，巴利亚，森克利和安费司比纳，[1]

却没有显出过这么多或这么可憎的灾殃，

无论是全部伊索比亚，[2]

或是沿红海一带地方[3]也都比不上。

在这残忍和最为可怖的蛇群中间

赤裸和惊骇的灵魂在奔驰，

没有希望得到藏身洞或隐形石。

他们的双手被蛇给反缚在背后；

这些蛇的首尾穿过他们的腰部，

而在前面盘绕起来成为结子。

看呀！向着靠近我们河岸的

一个灵魂，一条蛇直跃而起，

咬穿了他的颈项和肩头相接之处。

还不到写完"O"或"I"的工夫，

他就着上了火燃烧起来，

然后倒下去，全部化为灰烬；

在他这样地焚化在地上之后，

那灰末又自行结合了起来

而立刻恢复了先前的形状：

如伟大的哲人所宣说的，

---

[1] 这些是毒蛇的名字。

[2] 伊索比亚是古代在埃及之南的非洲的地区。

[3] "沿红海一带地方"指阿拉伯。

凤凰在活到五百年的时候
就象这样地焚化和再生；
它生前不食草木或五谷，
只饮乳香和豆蔻的流汁；
松香和没药是它最后的尸衣。
如同一个人跌倒而不知道怎样会跌倒，
是由于把他拖在地上的恶鬼的力量呢，
还是由于把人绊住的其他障碍；[1]
当他站起来时，他定睛向四周观望，
因他所经过的极大的痛苦
而完全怔住了，一面观望一面呻吟：
那罪人站起来时也象这样。
上帝的权力啊！哦多么严厉啊，
你在惩罚中象雨点般洒下这种打击！
导师便问他是谁；他就此
回答说："在不久之前，我
从多斯加纳落进这凶险的峡谷。
我喜爱畜牲的生活，不喜爱人的生活，
我真是一条骡子；我是野兽，名叫
凡尼·甫齐；[2] 彼斯托雅是和我相称的兽窝。"

---

[1] 但丁在这里似乎在描写一个患癫痫病者。

[2] 凡尼·甫齐是彼斯托雅的一个黑党党人。他于一二九三年与两个帮手，盗窃了圣齐诺教堂的财宝。真正的罪犯有一年没有被侦察出来，可是在这期间好几个无辜者被牵连入狱，有一个被绞死。

我对导师说："告诉他不要动；

问他什么罪恶把他抛到这下面，

因为我曾看到他是一个凶暴好杀的人。"[1]

那罪人听到了并不装佯；

却把他的内心和外貌对着我，

显出一种满面羞惭的神情；

然后他说："给你在这里

看到我凄惨的景况，这比我

从人世被捉来时更使我痛苦。

我不能拒绝你所问的：

我被判罚在这么低下的地方，

因为我盗窃了圣库里的美丽的器具；

而又把这罪过推到别人身上。

但是为了使你不因看到这景象而喜悦，

假使你竟离开这幽冥的境界，

张开你的耳朵听我来预言吧：

彼斯托雅先因驱逐黑党而人口稀疏；

然后佛罗棱萨要变换她的人民和法律。

战神从玛加拉山谷带来一阵火的烟雾，

这阵烟雾卷在浓密的云层里，

并且以一种狂风暴雨之势

一个战役将在彼西诺的田野上进行；

这个战役将突然拨开云雾，

---

[1] 忿怒者应被抛入斯提克斯，强暴者则应被抛入火雷哲桑。

而每个白党人将因而受伤。[1]
我说这话是要使你悲痛。"

---

[1] 凡尼·甫齐预言白党即将遇到的祸患。一三〇一年五月，那时在佛罗棱萨掌握主权的白党，把黑党从彼斯托雅逐出。十一月，黑党得到瓦罗亚的查理的援助，进入了佛罗棱萨，并于一三〇二年四月把白党逐出，因此使那城市"变换她的人民和法律"。彼斯托雅现在成为白党在多斯加纳的最后集合点，直到玛加拉山谷的领主摩罗洛·玛拉斯比那的胜利最后打破了他们的希望。"彼西诺的田野"指彼斯托雅的邻近地方。

第二十五歌

第八圈：第七断层。五个盗贼的变形

在他的言语结束之后，
　那盗贼举起双手，用手指做出侮辱的姿势，❶
　叫道："你受着吧，上帝，因为我是准对你的！"
从这时候起蛇成了我的朋友；
　因为其中的一条立刻把他的颈项
　盘绕起来，仿佛在说："你不要再说话！"
又有一条盘绕他的双臂；
　它又把他缚住，牢牢地在前面绞紧，
　以致他一动也不能动。
唉，彼斯托雅！彼斯托雅！既然你
　在作恶上超过了你的子孙，你为什么
　不注定自己化为灰烬而不再存在呢？
通过地狱所有黑暗的环层，
　我没有见过哪个幽灵对上帝这么骄横，
　甚至那在底比斯从城墙上倒下的人❷也没有这样。

他不再说一句话就逃走了；

我看到一个半人半马兽充满着忿怒

跑来叫道："那个骄横的东西在哪里？"

我确实相信他在后臀上面，

直到人的形状开始的地方所缠的蛇，

就是马来玛[3]地方的蛇也没有这么多。

一条飞龙张开了翅膀，

停在他脖颈后的肩膀上；

它碰到谁就把谁点上火。

我的夫子说："那是加克斯，[4]

他在阿文丁山的岩壁下

时常使得血流成河。

他不和他的弟兄们走一条路，[5]

因为他狡猾地盗窃了

在他附近的大批牛群中的牛：

在赫叩利斯的棍子下他停止了

他的不端行为，他或许打了他一百棍；

可是他连头十棍都没挨满就死了。"

当他这样说时，那半人半马兽跑了过去，

---

[1] 这个侮辱的姿势是把拇指插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2] 指卡巴纽斯(见上第十四歌)。

[3] 马来玛是沿多斯加纳海岸的沼泽地带，多瘴气。

[4] 加克斯是一个怪物，住在阿文丁山的一个山洞内，以盗窃著名。有一次他把赫叩利斯从吉利翁盗来的牛拉了几只到自己的山洞里，因此为赫叩利斯所杀。

[5] "他的弟兄们"指半人半马兽，他们是在守卫施行暴力者(见第十二歌)。

在我们下面又走来了三个幽灵，
我和我的导师都没有注意，
直到他们叫出："你们是谁呀？"
我们的故事就因此停顿，
我们于是专门注意他们。[1]
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正如平常
偶然会发生的那样，恰巧一个人
有说出另一个人的名字的必要，
他说："齐安法滞留在哪里？"
我为了要使我的导师也能注意，
把一个手指放在从下颚到鼻子的地方。
读者啊，假使你现在不易相信
我要说出的东西，这是不足怪的：
因为我虽亲眼看见，也难以相信。
当我继续注视着他们时，看呀！
一条六脚蛇在一个幽灵面前
直窜而上，完全纠缠在他身上。
它用中间的两脚抱住他的肚腹，
用前面的两脚抓住他的双臂；
然后用牙齿咬住了他的面颊。

---

[1] 下面但丁要描写一幕异常奇特的景象。这是由五个佛罗棱萨贵族的幽灵演出的，他们生前都是以盗窃而生活。他们是阿格内洛，布索，普祈俄，齐安法，和弗兰彻斯科。头三个出现的时候是人的形状。齐安法是一条六脚蛇；他纠缠在阿格内洛身上，和他合成一个怪物。最后出现的青黑色的小蛇是弗兰彻斯科，他使布索失去了人的形状，而变成一条蛇。只有普祈俄没有变化。

它把后面的两脚顺着他的两腿伸去；
　然后把尾巴放在那两腿之间，
　而向上钩到他的腰部后面。
从没有过茑萝象那样地盘绕
　一棵树，如同那可憎的怪物
　把自己的肢体和另一个的交缠在一起；
然后他们粘合起来，象熔蜡一样，
　并混合了他们的颜色；这一个
　或那一个现在都不象先前的模样：
正如在纸上一种焦黄的颜色
　还没有变黑而在火焰之前
　卷去，而白的颜色渐渐消失。
另外两个在旁观望，各自叫道：
　"天呀！阿格内洛，你变成什么样了！
　看呀，你已经既不象两个，又不象一个！"
两个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那时在我们看来两个模样
　合成了一个脸孔，而各自消失。
由四条东西做成了两条手臂；
　大腿和小腿，肚腹和胸膛，
　都变成了从未见过的肢体。
原来的形状完全在它们里面消失：
　那邪恶的形象，两个都象，
　又一个都不象；它就这样地慢步走开。
如同在酷暑天的猛烈的阳光下

从篱笆到篱笆穿行的蜥蜴
在越过道路时显得象一道闪电，
就象这样，一条象胡椒末一样
青黑色的小蛇，怒冲冲的，
向着另外两个幽灵的肚子蹿去。
它向他们中的一个扑去，
穿通了他那我们最初吸取养料的部分；
然后倒下去直挺在他面前。
那被穿通的盗贼注视着它但不说什么；
甚至两脚也不动一动，只是打着呵欠，
仿佛睡眠或寒热来到了他身上。
他看看蛇，蛇也看看他；
一个从伤口里，另一个从嘴巴里
猛喷烟雾，他们的烟雾相接。
现在让卢甘沉默吧，不要再讲
可怜的萨倍勒斯和纳西丢斯的故事；[1]
等着听我现在要说的话。
让奥维德关于卡德墨斯和阿利苏萨[2]
也保持沉默：假使他在诗中把前者
变成蛇而把后者变成泉水，我不妒羡他；

---

[1] 萨倍勒斯和纳西丢斯是伽图军队里的两个兵士。他们在利比亚的沙漠上行军时，为毒蛇所咬，结果萨倍勒斯化为一滩象污水那样的东西，而纳西丢斯则肿得使他的盔甲都裂开了。

[2] 卡德墨斯和阿利苏萨的变形，见于奥维德所著的《变形记》。

因为他从没有使得两个造物
这样面对着面地变化，
以致两个形体都准备互相变换实质。
他们象这样地相互应合，
那蛇把尾巴裂成了一把叉，
那受伤的幽灵把脚并拢。
接着大腿和小腿那么互相
贴合起来，不一刻他们的接合处
就不留一丝可以辨出的痕迹。
双分的尾巴取得了
那在另一个身上消失了的形状；
它的皮肤变得柔软，另一个的变得坚硬。
我看到了两臂在腋下缩进，
那畜牲的两只短脚
随着那两臂的缩短而伸长。
然后那两只绞在一起的后脚
变成了人所隐藏的器官；
那可怜的家伙从他那里伸出两只脚来。
当烟雾用一种新的颜色
把他们两个都遮掩起来，在一部分
生出头发，在另一部分削去头发时，
一个直立起来，而另一个倒伏下去，
但不因此转动他们凶恶的眼光，
在这之下他们互相交换了面容。
站起来的一个把面孔缩到鬓骨去；

由于过多的骨肉聚到了那边，
从光滑的面颊上冒出了两只耳朵；
那没有缩到后边去而留下来的部分，
则以多余的骨肉形成一只鼻子，
并把嘴唇放大到一个适当的尺寸。
那平躺着的一个，伸出他的
变尖了的面孔，把耳朵缩到头里去，
好象蜗牛把触角缩进壳一样；
他的舌头，先前是完整而能说话的，
也自行裂开了；那另一个呢，
分裂的舌头重新合起；烟雾现已消散。
那已变成畜牲的魂灵，
沿那山谷嘶叫着逃去，而那另一个
却在它后面说着话和飞溅着唾沫。
然后他掉转新生的肩膀对着它，
而向那另一个说："布索将要
象我一样地沿着这条路爬行！"
这样我看到了第七条沙囊变化
而又变化；假使我的笔在这里
走入迷途，让这新奇成为我的理由。
虽然我的眼睛有些迷乱，
我的心里也有些惊慌，
那些魂灵不能这么偷偷地逃走，
我已清楚地认出了普祈俄·齐安该托；
在那首先来的三个伴侣中

单单只有他没有变化；

另一个是你，加维尔啊，因他而哀痛的人。[1]

---

[1] 第五个精灵弗兰彻斯科为加维尔（阿诺河上游的一个村庄）的人所杀，但是他的同族人把所有的凶手一起处死。

第 二 十 六 歌

第八圈：第八断层。恶谋士：攸利西斯

佛罗棱萨，你快活吧，既然你是那么伟大，
　你张开翅膀翱翔于陆地和海洋之上，
　你的名声又在地狱中传扬开来！
在盗贼中我发现了五个是你的市民；
　我因此感到莫大的羞辱，
　可是你不会从而得到无上的光荣。
但若是将近清晨时能梦见真实，
　你不久就必感到普拉托，❶
　不必说他人，对你所寄的希望。
假使事情已经降临，不会算是过早；
　就让这样吧！既然不得不如此；
　我年纪越大这事就越使我忧虑。
我们离开了那里；我的导师顺着
　我们先前下去所走的那些边石造成的台阶
　重新上去，并把我也拉了上去。

我们在危岩的齿形和支脉中
　走我们的孤寂的行程时，
　脚不用手的帮助就不能速进。
我那时悲痛，现在我回想
　我那时看到的景象时还是悲痛；
　我比平常更要约束我的天赋，
深怕它奔驰于没有“美德”指导的地方；
　这样，假使仁慈的星辰或更高的天恩
　已给了我美好的东西，我就不致丧失它。
如同在照亮世界的他把脸孔
　向我们显露得最多的季节，[2]
　在那苍蝇让位给蚊蚋的时候，
在小山上休息的农夫看到
　他或许在那里采集葡萄或耕耘的
　下面的山谷里有无数的萤火虫：
当我来到现出沟底的地方时，
　我就看到第八断层的全部
　也有那么多的火焰在闪闪发光。
如同那个由熊替他复仇的人
　看到以利亚的兵车刚离地时，

---

[1] 普拉托是普拉托的尼古拉斯主教。他于一三〇四年由教皇本尼提克特派到佛罗棱萨去调解敌对的党派。他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就把该城处于教会禁令之下。不久后当地发生的灾祸，例如一座桥的倒塌和大火灾等，据说都是由于教会的诅咒所致的。

[2] 这里指白昼最长的夏季。

那些骏马直立起来向天空驰去，
快得使他眼光跟不上，
使他辨不清任何东西，
只见一团火象一朵小云向上直升：❶
那些火焰也象那样顺着深沟移动，
所有的火焰却没显出所卷去的东西，
可是各个火焰都窃走了一个罪人。
我站在桥上，探身出去观望，
假使我不先攀住了一块岩石，
我不给人家推也会坠落下去。
导师看到我这样凝视着，
说道："在那些火里的是幽灵；
每个幽灵都卷在燃烧他的火里。"
我回答说："夫子，我听了你的话
感到更为明确；但是我已经看出
是这样，而且已经想要对你说：
那团向我们飞来的火，火头分开，
就象从挨丢克利斯和他的兄弟并葬的
火葬堆里升起的火，❷那里面是谁呀？"

❶ 以利沙看到以利亚乘火的兵车升天以后，就上伯特利去。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叫他秃头。他咒诅他们，就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见《旧约·列王纪下》第二章）。

❷ 底比斯王挨提巴斯的两个儿子，挨丢克利斯和波利奈西斯，互争皇位的继承权。这个争夺产生了七王攻打底比斯的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这两个兄弟互相杀死。他们的仇恨至死不衰，因为，就连他们的火葬堆上冒出的火也是分裂的。

他回答我："在那里面受着苦刑的
　是攸利西斯和代俄密特；他们这样地一起
　在火刑中奔跑，好象以往在暴怒中奔跑；
他们在火焰中还为木马藏兵之计呻吟，
　那一计骗开了城门，罗马人的
　高贵的始祖不得不从那里逃出；❶
他们在火焰里悲叹黛达弥亚在死时
　还因之为阿基利而悲痛的诡计；❷
　在那里他们为巴拉斯的神像而受惩罚。"❸
"假使他们在那些火里能够说话，"
　我说道，"夫子！我恳求你，
　而且我千万恳求你，
请你容我等到那两角的火焰
　来到这里；你看到我
　多么迫切地弯身向着它。"
他对我说："你的恳求值得
　深深的赞扬，因此我答应你；
　但是你一定要缄口不言。

---

❶ 在希腊人攻打脱洛挨时，攸利西斯设计造了一只木马，里面藏了好多希腊人。并由赛农向脱洛挨人游说：这只木马是抵偿被盗去的巴拉斯神像的。脱洛挨人信以为真，就把木马拖到城中，半夜时分，赛农把希腊人从木马中放出来，因此希腊人占领了脱洛挨，伊尼阿（罗马人的始祖）同他的军队不得不退到城外。

❷ 黛达弥亚与阿基利相爱，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攸利西斯知道了这个秘密，就诱劝他到脱洛挨去参加战争，因之黛达弥亚悲伤而死。

❸ 据说脱洛挨的命运是系于巴拉斯的神像的，但这神像却为攸利西斯所盗走。

让我说话：因为我已料到

　你的愿望；由于他们是希腊人，

　他们或许会蔑视你的言语。"

在那火焰来到了时间和地点

　似乎对我的导师都适合的地方，

　我听到他说了这样的话：

"哦你们卷在一团火中的两位啊！

　假使我在生时对你们有些价值，

　假使我在人世写那'高尚的诗篇'时

对你们多少有些价值，你们不要动；

　而让你们中的一位说出

　自己在迷途之后，死在何处。"

那古火焰的较大的角

　开始摇摆起来，喁喁说着，

　正如一支和逆风搏斗的火焰。

于是，好象说话的舌头，

　那火头摆来摆去，

　发出一个声音，并且说道：

"瑟西在靠近加厄太的地方

　（那时伊尼阿还没有这样称呼它）

　把我留住了一年多后，❶ 我离开了她，

---

❶ 瑟西是住在挨依亚岛上的一个女巫。攸利西斯飘到这个岛上时，给她留住了。加厄太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城镇，据传说，伊尼阿用他乳母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城镇的。

对我儿子的溺爱，对我
　年迈的父亲的敬重，
　那该使彼尼罗彼高兴的应有的爱，[1]
都征服不了我心中所怀的
　要去获得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的
　罪恶和美德的经验的那种热忱；
我就乘着仅有的一条船，
　带了没有离弃我的不多的人，
　开始航行于辽阔的深海之上；
我一直到西班牙，一直到摩洛哥
　还看到两边的海岸；也看到
　撒地尼亚和其他四面环海的岛屿。
我和我的伴侣都变得年老而迟钝了，
　当我们来到那狭隘的关口，
　赫叩利斯曾在那里建立了标志[2]
阻止人们再冒险前进；
　在右边，我经过了塞维尔；[3]
　在左边，我早已经过了修达。[4]
我说道：‘弟兄们哟！你们历尽

[1] 攸利西斯的父亲名雷厄提斯，他的妻子名彼尼罗彼，他的儿子名塔尔玛丘斯。

[2] 这被称为“赫叩利斯的圆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两边。在古代和但丁的时代，这地方被认为可居住的世界的极西边。

[3] 塞维尔，西班牙安达卢齐阿的一座城，位于高达尔奎弗河的左岸。但丁认为这地方标志可居住的世界的极西边。

[4] 修达，北非洲摩洛哥的一个城市，在直布罗陀的对面。

千辛万苦到达了西方，
现在你们的生命已很短促，
你们活着的时间也已有限，
所以你们中不要有人不愿意
去经历那太阳背后的无人之境。
想一想你们的出身；你们不是
生来去过野兽的生活，
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
我用这段简短的言语使得
我的伴侣们那么地渴望这航程，
我那时简直阻止不了他们；
然后，把船首掉转过来向着早晨，
我们把我们的桨当做翅膀
去作那愚蠢的飞翔，总是偏左前进。
黑夜已看到了另外的一极
和那里所有的星辰；我们这一极
是那么低，它还没有从海面升起。[1]
自从我们驶上了这险恶的航程，
月亮底下的光已重明了
五次，也已晦暗了五次，
那时我们面前显出了一座山，
因渺远而朦胧；在我看来
它是我生平见到的最高的山。

---

[1] 这就是说，已过了赤道。

我们欢欣，可是不久欢欣变成了悲哀；

因为那新现出的陆地起了一阵风暴，

并且狂吹着我们船只的前部。

风暴使我们的灌满着水的船只

旋转了三次；到了第四次，

使船尾翘起，船首下沉，

这正如天意，直到海水把我们淹没。”

第二十七歌

第八圈：第八断层。归多·达·蒙番尔脱洛与菩尼腓斯教皇

那火焰在停止了说话之后，
　竖立起来不出声了，它得到了
　可爱的诗人的准许就离我们而去；
那时候在它后面的另一个火焰，[1]
　以它里面发出的杂乱的声音，
　使得我们的眼睛转向它的顶部。
如同那西西里的公牛最先
　发出的是那个用他的工具把它
　铸造出来的人的哭声（他应得如此），
然后不断发出受难者的声音，
　所以它虽然是黄铜制成的，
　却仿佛为痛苦所刺穿似的；[2]
就象这样，那些凄厉的话
　在开始时不能从火里找到出路

或出口，就变成了它的语言。
但是当这些话向上通过尖端
找到了出路，并使它震动，
有如舌头在言语通过时震动一样时，
我们听到这火焰说："你啊，我的声音
为你而发！你刚才用伦巴语说，
'现在去吧，我不再强求你什么'；[3]
虽然我来得或许迟了一些，
请你别惮烦停下来和我说话，
你看我虽然燃烧，我并不惮烦。
倘若你是刚从那可爱的拉丁国土[4]
（我就是从那里带来了我的一切罪恶）
坠落到这昏暝的境界来的，
请告诉我罗曼亚人在和平还是在战争中，
因为我是那边山岳中的人，在乌俾诺
与台伯河从那里发源的高山之间。"[5]
我仍旧弯身向下热切地倾听，

---

1. 这是归多，蒙番尔脱洛的伯爵（公元一二二三——一二九八年），他一二七四年成为罗曼亚基伯林党的首领。
2. 培利勒斯为西西里的暴君法拉利斯造了一只铜牛，准备把囚犯放在里面烤死，他们临死前发出的哭声使人听了，仿佛象牛叫的声音。但是第一个作试验的却是培利勒斯自己。
3. 这是在本歌第三行里提到的浮吉尔所说的话。
4. "拉丁国土"即意大利。
5. 归多是蒙番尔脱洛人。蒙番尔脱洛位于乌俾诺（意大利中部城市）和珂洛纳洛山（台伯河就从这山发源）之间。

我的导师拍了拍我的身侧，说道：

"你说话吧；这是一个拉丁人。"

已准备好了回答的我

毫不延迟地开始说道：

"哦隐藏在那下面的魂灵呀！

你的罗曼亚在她暴君们的心中

现在和以往没有一天不怀着战争；

但在我刚离开那里时并没有公开的战争。

拉温那屹立着，正如好多年来屹立着一样：

波伦太的'鹫鹰'在它上面伏窝，

所以他的翅膀掩盖了塞维亚。[1]

那城市不久前经受了长期的考验

并使法兰西人成为血腐的尸堆，

现在自己又在'绿爪'的统治之下。[2]

对蒙太雅加以毒害的

味罗启俄堡的老獒和小獒，

在他们惯常的地方张牙舞爪。[3]

---

[1] 拉温那和塞维亚在一三〇〇年是由归多·凡启俄·达·波伦太统治。这家族的纹章上有一只鹫鹰。塞维亚在拉温那之南十二英里。

[2] 这是指福里城，该城在拉温那西南二十英里。在一二八二年，罗曼亚的伯爵阿彼亚的约翰率领了法兰西人的军队攻夺该城，但为归多·达·蒙番尔脱洛所败。在一三〇〇年，福里是在西尼巴尔杜的统治之下，他的家族的纹章是绿的狮子。

[3] "老獒和小獒"指里米尼的玛拉台斯太和他的儿子玛拉台斯蒂诺。味罗启俄是他们居住的城堡。蒙太雅是里米尼基伯林党的首领，于一二九五年为那"老獒"所拘囚，后来为那"小獒"所处死。

拉蒙尼和圣太诺附近的那两座城市
　正由白色兽窝的'小狮'治理，
　他从夏到冬改变他的党籍；[1]
那个一边沿着萨维俄河的城市，
　正如它横在平原和高山之间，
　它在专制和自由之间过生活。[2]
现在我请求你，告诉我们你是谁；
　不要比有人对待你那样更冷酷，
　你的名声才好保持于人世而不坠。"
那火焰象先前一样吼叫了一阵之后，
　它把它的尖顶前后摆动，
　然后发出了这样的言语：
"假使我先前想到了
　我是在向一个能够回到人间去的人答话，
　那末这个火焰就不会再摇动了；
但是既然没有人能从这深渊
　活着回去(假使我听到的是真话)，
　我就不怕出丑向你回答。
我原先是一个武人；后来做了束绳僧，[3]

---

[1] 梅纳尔杜统治法英萨(位于拉蒙尼河边)和伊摩拉(近圣太诺河)。他家族的纹章是白底蓝狮。他在北方是一个基伯林党人，但是支持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夏"代表南方，"冬"代表北方。

[2] 这是指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萨西拿。这城市在亚平宁的山脚下，位于福里和里米尼之间。那时候这城市由最高法官所统治("自由")，到了一三一四年由里米尼的玛拉台斯蒂诺所统治("专制")。

[3] "束绳僧"是圣芳济教派。

希望这样束上绳子之后能赎罪补过；

我的希望一定会完全实现，

若不是为了那‘大祭司’，[1] 愿灾祸降临他！

他把我带回到我最初的罪恶；

怎样和为什么，我愿你听我说。

当我带着我的母亲给我的

骨和肉的形体时，我的行为

不是狮子的，而是狐狸的行为。

什么狡猾阴险的手段我都熟悉，

并且把它们使用得那么巧妙，

我的名声传到了天涯地角。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达到了

我的年龄的那个时期，每个人

都应该落篷收索的时候，

以前令我喜欢的东西此刻使我悲痛；

我怀着悔恨和忏悔的心情做了教士；

唉可怜！这本来可以于我有益的。

那新的法利赛人之王——

在靠近拉泰朗的地方进行战争，

不是和萨拉森人或是犹太人作战；

因为他的每个敌人都是基督徒，

既没有一人去征服过阿克利，

也没有一人在苏丹的国土经商过——[2]

毫不顾到自己的‘高位’

或是‘圣职’，也不顾到我的

那根使束着它的人变得消瘦的‘绳子’。
却好象康士坦丁在苏拉克脱山中
访寻到西尔维司脱洛来医治
他的癞病，[3] 这个人把我当作名手
召我去医治他的骄傲的热病；
他要求我贡献谋略；我保持沉默，
因为他的言语好象醉汉说的。
然后他对我说道：‘你心中不要疑惧；
我现在就免你的罪，你指教我
怎样行动才好把帕内斯脱留诺夷为平地。[4]
天国之门我都能启闭，
那是你知道的；因为我有两把钥匙，
可是我的前任都不加重视。’
于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议论
逼得我认为默不献策最为不利，
我就说道：‘父亲！既然你洗除
我现在一定会坠进去的罪恶，

---

[1] “大祭司”指教皇菩尼腓斯八世。

[2] 教皇菩尼腓斯八世（“新的法利赛人之王”）与住在拉泰朗宫（在但丁时代教皇住于罗马的拉泰朗宫）附近的珂隆那家族有世仇，长期械斗。他不去和异教徒作战，只是和基督徒斗争。“萨拉森人”在中世纪指阿拉伯和回教民族。阿克利是叙利亚的一个城市和海口，始终在基督徒的手中，但在一二九一年为萨拉森人所占领。“苏丹的国土”指埃及。

[3] “康士坦丁”指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大帝。据传说，他把隐于苏拉克脱山中的西尔维司脱洛教皇找出来医治他的癞病。

[4] 帕内斯脱留诺是在罗马东二十五英里的重镇。珂隆那家族因惧菩尼腓斯八世的威力，自罗马退到那地方。

宽宏的允诺和不多的践诺
会使你高踞宝座获得胜利。'
以后，在我死后，圣芳济曾来要我；
但是'黑天使'中的一个对他说：
'不要带走他；不要使我受到损害。
他必须降落到我的奴仆中间去；
因为他献出奸恶的计策，
从那以后我抓牢了他的头发；
因为不忏悔的人得不到免罪；
对于一件事情不可能一面忏悔
一面又冀求，那矛盾就不允许。'
可怜啊！我是多么吃惊，
当他抓住我，对我说道：
'也许你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逻辑家吧！'
他把我带到了迈诺斯那里，
迈诺斯把尾巴在他那可怕的背上绕了八圈，❶
然后大怒地咬住尾巴，说道：
'这是一个到盗窃之火去的罪人'；
因此我就坠落在你所看到的地方；
穿着这样的衣服行走时，我心中悲痛。"
当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言语时，
那火焰无限悲痛地离去了，
扭动着并摇摆着它的尖角。

❶ 迈诺斯规定罪人进地狱的哪一圈，见前面第五歌。

我同我的导师继续前行，顺着危岩

向上走到那另一座横跨深沟的拱形桥，

在那里受到报应的都是那些

散播不睦之种而获到罪恶之果的人。

第二十八歌

第八圈：第九断层。散播不睦者

即使用不受羁束的言语，
　即使反复讲述，有谁能够充分说出
　我现在所看到的流血和创伤呢？
不论哪个人都一定会失败，
　因为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记忆
　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包括这么多的事物。
假使把所有那班人都聚拢来，
　他们昔时在亚浦利亚❶的
　不幸的土地上因流血而悲恸，
或者由于脱洛挨人之故，❷或者由于
　那长期的战争之故（这次战争，
　如不误的李维所写的，掠得了巨量指环）；❸
加上那些因抵御劳伯脱·归斯卡特
　而身受打击之痛的人；❶加上那些人，
　他们的白骨还堆集在齐彼拉诺，

在那里每个亚浦利亚人都显出不忠；●
　还有老阿拉杜在那里不用武器
　而征服的泰格利珂左；●
假使一个人显出他的肢体被戳穿，
　另一个人显出他的肢体被斩去：
　都不能和第九断层的惨状相比。
甚至一只脱落了底板或侧板的水桶
　也没有象我看到的一个幽灵裂得那样宽，
　他从下颚裂开到那放出最丑恶的声音的部分：
在他的两腿之间悬着肚肠；
　脏腑和那把吞进去的东西
　排泄出来的臭囊都露在外面。
当我站在那里全神注视着他时，
　他望着我，用手打开他的胸膛，

● 亚浦利亚是意大利东南的一带地区，在中世纪指那不勒斯王国所辖的地方。下面所说的五次战争都是在这“不幸的土地”上进行的。

● 指公元前三四三——二九〇年罗马人和萨姆奈人（意大利中部的古民族）的战争。但丁把罗马人就称做脱洛挨人(罗马人的祖先)。

● 指公元前二六四——一四六年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间的三次战役。古代罗马历史家李维曾这样记载，在第二次战役中死了这么多的罗马人，汉尼拔能够在迦太基的元老院前拿出了大量从死人身上取下的金指环。

● 诺曼人劳伯脱·归斯卡特从公元一〇五九年到一〇八〇年，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向萨拉森人和希腊人进行血腥的战争。

● 曼弗莱特把齐彼拉诺关隘交给亚浦利亚的男爵们看守，但是他们背叛了，把这关隘献给安如的查理，让他的军队前进，这样使曼弗莱特在贝尼温陀战败(一二六六年)。

● 一二六八年，查理采纳爱拉·特·梵拉里(“老阿拉杜”)所献之计，在泰格利珂左一役战败了曼弗莱特之侄康拉丁的军队。

说道："请看我怎样撕裂自己的！
请看谟罕默德多么残缺不全呀！
阿里[1]流着泪在我前面行走，
他的脸孔从下颚裂开到发额；
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其他的人
在他们生前都是诽谤和宗派论的
散播者；因此他们是这样裂开着。
一个'恶鬼'就在我们背后，
他把我们分割得这样残酷，
当我们顺着这阴惨的道路绕了一圈时，
他的刀锋要重新加在我们每人的身上；
因为不论哪个人再走在
他的面前时，他的伤口就已愈合了。
但你是谁，你在危岩上沉思，
或许是为了迟迟不去领受
依你的罪状所判处的刑罚？"
我的导师回答道："死还没有临到他；
也不是罪恶使他来受苦刑；
但是为了给他充分的经验，
已经死了的我应该引导他
从一环到一环走遍地狱，
这是实在的，正如我现在对你说话一样。"
一百多个幽灵听他说话时，

---

[1] 阿里是谟罕默德的女婿，也是他的第四个继承者。

在那深沟里停下来望着我，
由于惊奇而忘却了他们的苦痛。
“那末，好吧，或许不久就将看到
‘太阳’的你，请你对陀尔西诺师傅说，❶
假使他不急于要跟我到这下面来，
要他多多储备粮食，免得受到雪灾，
让诺瓦拉人取得胜利，不然
他们是不能轻易取得的。”
在举起一只脚要走去的时候，
谟罕默德对我说了这些话；
然后他把脚落到地上而离去。
另外一个，他的喉咙给戳通，
从鼻子向上到眉额的地方都给削去，
而且只有一只耳朵的，同其余的
幽灵站在那里惊奇地注视，
先于他们打开了他的
外面各部分都是通红的喉管，
说道：“你呀！没有被判罪的人，
除非面貌的过分相象欺骗了我，
我曾在上界的拉丁国土看到过你；
假使你回去看到从弗彻利

---

❶ 陀尔西诺师傅是一个教派的宗主。他是诺瓦拉人。一三〇五年曾有十字军讨伐他，他就匿于诺瓦拉和弗彻利之间的群山中，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都遭受饥饿和寒冷的压迫。一三〇七年他在弗彻利被火刑处死。

倾斜到玛加菩的那片美丽的平原，

请你记起比尔·达·密地齐那。[1]

并且告诉法诺的两个高贵的人士，

告诉归多先生和安吉莱洛先生，

除非我们这里的预见是错误的，

他们将要因一个残酷的暴君的阴谋被人

从他们的船上抛下去，

而在嘉托力加附近溺死。[2]

在居伯罗和玛约喀两岛之间，

纳不穹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罪恶[3]——

就是海盗式的希腊人也没有这样做过。

这个只用一只眼睛来看的叛贼[4]

（他所统治的地方是这里和我

在一起的一个人但愿不曾见过的）

要使他们两人来和他谈判；

然后他的行动使他们不需要

---

[1] 比尔·达·密地齐那是一个贵族。他于一二六八年被逐出波伦亚后，专门在罗曼亚的权贵们中间散播不睦。弗彻利和玛加菩两镇指罗曼亚的西边和东边。

[2] 里米尼的玛拉台斯蒂诺（"残酷的暴君"）想要把法诺加在他的版图中，邀该城的两个著名人士（归多和安吉莱洛）参加在嘉托力加举行的会议，而在甫喀拉岬附近把他们溺死了。甫喀拉岬周围以有大风著名，航海者常作祷告以求安全通过。

[3] 居伯罗和玛约喀是地中海的极东和极西的岛，因此指全地中海。纳不穹是海神。

[4] 即指玛拉台斯蒂诺。

再为甫喀拉岬的风而发誓或祈祷了。”
我就对他说："假使你要我把你的消息
带到人间去，指给我看并向我说明
那个懊悔看见那个地方的人是谁。”
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
一个同伴的下巴上；把他的嘴
打开之后说道："就是他，❶ 他不说话；
这个被放逐者消除了
凯撒心里的怀疑，他断言，
在已有准备的人，拖延总是有害的。”
哦，从前说话那么大胆的居利俄，
现在喉咙里割去了舌头，
在我看来似乎是多么沮丧呀！
一个两只手都被斩去的幽灵
在昏暗的空气中举起断臂
以致流出来的血沾污了他的脸孔，
说道："你也会记得莫斯加，唉唉！
我曾说过：'做过的事不能后悔！'
这句话成为多斯加纳人民的祸种。"❷

---

❶ 这指居利俄。据罗马诗人卢甘说，居利俄用他恶毒的舌头，忠告凯撒渡卢比孔河，由此引起了内战(公元前四九年)。

❷ 蓬台尔蒙脱与阿米台家族的一个少女订了婚约；但是杜纳蒂家族的一个贵妇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美丽的女儿，并且劝他解除已订的婚约。阿米台家族开了一个家族会议，争辩还是把他杀死，还是给他一个较轻的惩罚。莫斯加却说了这句话，因此蓬台尔蒙脱被杀。据说他的被杀是以后佛罗棱萨分成归尔甫党和基伯林党的根源。

"愿你灭种亡族!"我接着说,
他听了痛上加痛,就走开了,
好象一个苦恼的和疯狂的人。
可是我留在那里观望那队伍,
而看到一件没有更多的证据
我甚至不敢讲出来的事情;
若不是良心,那个使一个人
披起自觉的纯洁之铠甲
而坚强起来的好伴侣,又使我安心。
当然我看到了,并且现在还似乎看到,
当那可怕的一群中其他的幽灵
在行走时,一个无头的躯干也在行走。
他提着那割下来的头的头发,
头在他手中象一只灯笼般地摇动着;
而且望着我们说道:"哎唷!"
他替自己把自己做成一只灯笼,
他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怎么能够这样,只有安排这回事的上帝知道。
当他正在我们石桥的脚下时,
他提着头把臂膀高举起来,
使他说的话我们能够听到,
说的是:"现在且看这痛心的刑罚吧,
活着来看亡灵的你啊;
看看有没有和这一样厉害的刑罚!
为了你可以带去我的消息,

你要知道我就是向‘幼王’

进谗言的伯特朗·特·菩恩。[1]

我使得他们父子两人反目；

亚希多弗以他恶意的挑拨来对待

押沙龙和大卫的也不过如此。[2]

因为我使这样亲近的人分开，

唉唉！我现在才提着我这

和它在这躯干里的根源分开了的头颅。

这样，报应的法则应验在我身上。”

---

[1] 伯特朗·特·菩恩(公元一一四〇——一二一五年)，著名的普罗封斯抒情诗人。“幼王”是亨利王子，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儿子。在“幼王”反叛他的父亲这件事上，伯特朗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历史上几无记载。

[2] 亚希多弗本为大卫王的谋士，后来却向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献策杀死其父，自立为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五至第十七章)。

第二十九歌

第八圈：第十断层。伪造金银者

众多的人数和种种的创伤
　使得我的眼睛淌出泪来，
　我简直想留在那里痛哭一场；
但是浮吉尔对我说："你为什么还在盯着？
　为什么你的眼光还停留在那下面，
　在那些悲惨的残缺不全的幽魂中间？
你在其他的断层里没有这样做过；
　假使你想计算他们的数目，
　你得考虑这山谷周围有二十二里；
月亮是早已在我们的脚下；●
　现在容许我们逗留的时间是短促的，
　除了你已看到的还有其他的东西要看。"
我就回答说："假使你注意到
　我所以要向那里观望的缘故，
　或许你还会允许我停留一下。"

其时导师正在前行；我在后面
　跟着，说出我的答话，
　并且又说道："在那我的眼睛
那么地注视着的洞窟里，
　我相信有一个和我同族的幽灵在悲叹
　使他在那下面受到那么多痛苦的罪恶。"
于是夫子说道："让你的心思
　以后不要分散在他的身上；
　你且注意别的东西，让他留在那里：
因为我看到他，在小桥的脚下，
　指着你，激烈地用手指威胁你；
　并且听到他们叫他琪利·达尔·培洛。[2]
你那时全神贯注在那个先前
　保有阿尔泰堡的人，[3] 所以你
　不曾往那边看；因此他就走开了。"
我说："我的导师哟！他的暴死
　使得他愤慨，因为与他同蒙
　耻辱的人还没有一个替他报仇：
因此，据我想起来，
　他不对我说话就走开了；

---

[1] 现在已是星期六下午约一时许。

[2] 琪利·达尔·培洛是但丁的父亲的堂兄。他因为在萨乞蒂家族中间散播不睦，被该家族的人杀死。这个仇到一三〇〇年还没有报。

[3] "那个先前保有阿尔泰堡的人"指前一歌里的伯特朗·特·普恩。伯特朗是阿尔泰堡的领主。

这一点使我更加怜悯他。”
我们这样说着，就走上危岩的
第一块岩石，假如有更多的光线，
可以从那里看到下一座山谷的底。
当我们走到“恶囊”的最后一座
寺院之上而里面的俗僧
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时，
种种的哭声象箭一样刺透了
我的心，勾起了我的怜悯：
我因此用双手掩起了耳朵。
假使在七九月之间
把淮尔狄乞挪，马莱玛和撒地尼亚的[1]
医院中的病症都聚在一条沟里，
然后就会有那般痛苦：这里的痛苦
就象这样；而且从那里发出那股臭气
好象腐烂的肢体常发出的一样。
我们降到那漫长的危岩的
最后一道堤岸上，仍旧向左；
然后我的眼光变得更为清晰，
向下望着那深渊，“天父”的使女，
那不会错误的“正义”女神，在深渊里
责罚她在这里记录的伪造者。
就是看到伊齐那岛的居民个个有病，

[1] 这三个地方都是以夏季流行疟疾出名的。

空气中是那么地充满着瘴气，
所有的动物，甚至小虫，
都纷纷倒毙；到后来，据诗人们
确切地说的，这些古代的人民
都从蚂蚁的卵里重新生长出来：[1]
我想也不会比从那幽暗的山谷里
看到一堆堆憔悴的幽灵
感到一种更大的痛苦。
有的伏在地上，有的伏在
另外一个的肩膀上；而有的
则沿着那阴惨惨的小路爬行。
我们一步步走去，不说话，
只是望着和听着
那些不能直起身子来的病人。
我看到两个互相倚靠着，
有如平锅靠着平锅取热，
从头到脚都是斑斑的疥癣；
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有主人
等着的，或是一个不愿意地
熬着夜的马夫那么地勤用马梳，
如同这些幽魂的每一个，
由于没有其他方法止住身上的奇痒，

---

[1] 据奥维德的《变形记》里说，伊齐那岛的居民为疠疫所毁灭之后，朱彼忒神把蚂蚁变成了人，才使人口恢复了原状。

只能把指甲深深掐入肉中。
因此指甲就把痂皮搔下，
正好象一把刀从鲤鱼或是
从鱼鳞更大的鱼身上刮去鱼鳞一样。
我的导师开始对他们的一个说：
“你呀，你用手指剥自己的皮，
并且有时把手指做成钳子；
为了你以后只要用你的指甲就够了，
告诉我们在这里的人中间
有没有什么拉丁人。”
其中一个流着泪回答：“你看到在这里
这么破相的我们两人都是拉丁人；
但是，你打听我们，你是什么人呢？”
导师说道：“我是和这个活着的人
一起从断岩走下断岩，
而且想要领他看看地狱的。”
于是互相支撑着的他们分开了，
每一个颤抖着向我转过身来，
其余听到他说话的回声的幽灵也这样做。
和善的夫子完全转身向着我，
说道：“告诉他们你希望的是什么。”
我就遵照他的意思开始说：
“为了使你们死后的名声
不致从上界人的心中丧失，
而可以多年存在下去，

告诉我你们是谁，属于哪个民族；
　不要让你们丑恶的和令人作呕的刑罚
　把你们吓得不敢向我吐露姓名。”
其中一个回答道：“我是亚勒索人，
　西挨那的阿尔倍洛把我烧死；
　但是我到这里来不是由于我被处死的罪过。
我的确对他开玩笑地说过：
　‘我能够振翼而起，飞过天空’；
　有着愚蠢的欲望和不多的机智的他
吩咐我把这技术显给他看；
　只因为我没有使他变成一个提达拉斯，
　他就要一个把他当作儿子的人烧死我。❶
但是不会错误的迈诺斯，
　为了我在人世行使炼金术，
　把我判到十座断层的最后一座。”
我就对诗人说道：“请问：
　有过象西挨那人一样轻浮的人民么？
　当然法兰西人也远不是这样。”
那另一个癞病者听到了，
　就应答我的言语道：“除了斯屈加，

❶ 亚勒索的格列甫利诺，一个炼金术者，从一个西挨那人阿尔倍洛那里骗取钱财，对他说他能够教他飞行。后来阿尔倍洛发觉自己受了骗，就向西挨那的主教(不是他的保护人就是他的父亲)揭发格列甫利诺是一个炼金术者，因此就把他烧死。提达拉斯为自己造了翅膀，用蜡粘住。

他没法用钱用得那么俭省；
还有臬珂洛，他第一个发现
丁香的奢侈的用处，
在这种种子生根的花园里；
还要除去那一党，阿齐诺的卡祈亚
在其中挥霍掉了他的葡萄园和大森林，
阿巴格寥托在其中显出了他的才智。[1]
但是为了你好知道谁这么赞同你
反对西挨那人，你定睛对我看吧，
我的脸孔会给你正确的答复；
你将看出我是用炼金术
来伪造金银的加波乔的幽魂；[2]
假使我没有把你看错，你一定会想起
我是一个多么善于模仿自然的猴子。”

---

[1] 上述四个人都属于所谓“浪子党”的会员。这是在十三世纪下半叶由西挨那的十二个富家子弟发起的，他们专门以挥霍金钱，过着放荡生活来互相竞争。这里说把他们除外，当然是讥讽的口吻。据说，丁香的奢侈的用处，是用它来烧菜。

[2] 加波乔是一个佛罗棱萨的炼金术者，但丁认识他。他因行使炼金术，于一二九三年在西挨那被火刑处死。

第三十歌

第八圈：第十断层。亚当谟师傅和脱洛挨的赛农

当朱诺因塞美利的缘故
　给引起了对底比斯王族的忿怒时
　（她已经不止一次地显露过），[1]
阿塔马斯变得这样疯狂，
　以致他看到他的妻子手中
　两臂各抱着一个儿子走来时，
就叫道："我们把网张开来，我可以
　就在这隘口捉住那母狮和她的小狮"；
　然后伸出了他的无情的爪子，
抓住了一个叫做里尔丘斯的孩子；
　把他旋转着向一块岩石猛投过去；
　而她抱着另一个儿子自行溺死。
当"命运"女神挫折了脱洛挨人的
　肆无忌惮的骄傲，因此那国王
　和他的王国一起被消灭的时候，

忧郁，悲惨和被俘的赫叩巴，[2]

在看到了波利克塞纳被杀死，

又认出了她的波利多拉斯

孤凄地被遗弃在海滩上之后，

就失去了神志，象狗一般吠叫；

那悲哀使她的灵魂绞痛到这等程度。

但是底比斯的或是脱洛挨的

“复仇女神”在刺赶野兽或人体时

也决没有谁看到过这么残忍，

如同我看到那两个苍白和赤裸的

阴魂[3]所做的那样，他们跑着乱咬，

正如从猪栏里赶出来的饿猪一般。

一个阴魂来到加波乔跟前，

---

[1] 塞美利是底比斯王卡德马斯的女儿，她为朱彼忒所爱，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叫巴卡斯。朱彼忒的妻子朱诺因此大怒，有几次把不幸带给底比斯王室。其中一次就是但丁在这里描写的使阿塔马斯(塞美利的妹妹爱诺的情人)发疯，因为巴卡斯在幼年的时候，爱诺曾扶养过他。

[2] 在脱洛挨沦陷之后，普赖阿姆王的妻子赫叩巴被当作奴隶带到希腊去。在到那里去的路上，她看到她的女儿波利克塞纳被杀死当牺牲，又看到她的儿子波利多拉斯的尸首，因此发疯。

[3] 这两个阴魂，一个是吉尼·斯吉吉，另一个是迈尔拉。迈尔拉是居伯罗王西尼拉斯的女儿。她热爱她的父亲，因此趁她母亲不在的时候，把自己伪装了设法走进他的房中。当西尼拉斯发现了这伪装的时候，他想把她杀死，可是她逃走了，并且变为一株没药树。吉尼·斯吉吉是佛罗棱萨人，以善于模仿著名。在布索·杜纳底(见前第二十五歌)死后，他的儿子要吉尼来扮作那死人，立下于他有利的遗嘱。吉尼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在遗嘱中加上了几款，使自己也获得利益。除其他的东西不算外，他还得到了一只美丽的母马，称为“家畜的女王”。

用长牙咬他的颈根，然后把他拖曳，
使得坚硬的岩石擦破他的肚皮。
那个留在那里发抖的阿勒索人❶
对我说道："那个恶鬼是吉尼·斯吉吉；
凶暴的他这样不停地撕裂他人。"
我对他说："哦！为了那另一个
不致于把牙齿咬进你的肉里，
告诉我们它是谁，趁它还没有溜走。"
他对我说："那是罪大恶极的
迈尔拉的古老的魂灵，
她以超过正当的爱来爱她的父亲。
她伪装了外人的模样
来和他犯罪；正如在那里
走开的另一个阴魂所做的一样，
他为了要取得'家畜的女王'，
把自己伪装为布索·杜纳底，
立了遗嘱并赋以合法的形式。"
当我定睛看着的那两个凶暴的
幽灵走过去时，我又掉转眼光
去观察其他的被诅咒的幽灵。
我看到了一个幽灵形状好象琵琶，
倘若他能够在人的身体分叉开来的
那个部分把他的两腿截去的话。

---

❶ 这个鬼魂就是上一歌里提到的阿勒索人格列甫利诺。

那沉重的水肿病以其溶化不良的
湿气那样地使得肢体不相匀称，
以致脸孔与肚子不相符合起来，
也使得他的嘴唇合不拢来，
有如患肺结核的病人渴得
一片嘴唇向下巴翻，另一片向上翘。
他对我们说道："哦你们！
你们在这悲惨的境界不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刑罚的人呀，
请留心看亚当谟师傅的痛苦。在生时，
我想要的东西都是绰绰有余；
而现在，唉！我只渴望一小滴水。
从卡森铁诺的青翠的小山
向下流入阿诺河，而使流过的地方
变得阴凉和潮润的那些溪流
时常显现在我眼前，而且不是无效的：
因为这些溪流的形象使我干枯
比那使我颜容瘦削的病症要厉害得多。
那追逼我的严峻的'正义'女神
利用了我犯罪的地方，
使得我的叹息更为急促。
那边就是罗米那，我在那里曾伪造
上面印着'施洗者'的形象的合金币：
为了这个我留下被焚的身体在人世。
但是假使我能够在这里看到归多的，

亚历山特洛的，或是他们兄弟的哀魂，
我就情愿看他们而不看勃兰达泉。
假使那些绕行着的疯狂的阴魂
说的是实话，那末有一个已经在这里了；
但对于四肢被束缚着的我这又有何用？
倘若我身体还是这么轻捷，
以致我能够在百年中移动一寸，
我早已动身走上这条道路，
到那些破相的鬼魂中间去找他了，
虽然这条道路环绕十一里，
而且直径不少于一里半。
我是由于他们而在这一群里：
他们诱引我印铸
含有三克拉合金的金币。”❶
然后我对他说：“紧靠到你右边躺着，
而且象在冬天浸过水的手一般
冒着热气的那两个下贱的魂灵是谁？”
他回答道：“当我落入这畜栏里时，
我发现他们在这里；以后他们没有
转过一次身，我想他们也许永远不会了。

---

❶ 布里西亚的亚当谟师傅，由于罗米那的归多侯爵（这称呼包括三弟兄，即归多，亚历山特洛和阿吉诺尔甫）的唆使，伪造佛罗梭萨的金币，为了这个罪，他于一二八一年被火活活烧死。勃兰达泉是在他烧死的地方的附近。那三弟兄中的“已经在这里”的一个是归多，其余两个在一三〇〇年的时候还活着。

一个是诬蔑约瑟的那个不忠的妻子；[1]

　　另一个是诡谲的赛农，从脱洛挨来的希腊人；[2]

　　灼人的热病使他们发出强烈的臭气。”

他们中的一个或许因这样恶毒地

　　提到了他的名字而动怒了，

　　就用拳头向他那硬肚子上打去；

它发出声音象一只鼓；

　　亚当谟师傅也用臂膀向他劈面撞去，

　　这一撞的力量也不见得小，

对他说道：“虽然我的沉重的肢体

　　使得我不能行动，遇到这类必要时

　　我还有一只可以使用的臂膀。”

他就回答道：“当你到火里去时，

　　你的臂膀没有这么敏捷，但是在伪造

　　货币时，却有这么敏捷，甚至更敏捷。”

那患水肿病的说道：“你这话说得不错；

　　但是你在脱洛挨被询问实情时，

　　你却不是一个这么实在的见证。”

赛农说道：“倘若我说过假话，

　　你也铸造过假币；我为了一桩罪在这里；

---

[1] 约瑟到埃及去，住在波提乏家里；波提乏的妻子见他秀美，多次引诱他，他不从，后来反为她所诬蔑（见《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九章）。

[2] 希腊人赛农故意被脱洛挨人俘去，然后说服他们把木马运到脱洛挨城里（参阅前面第二十六歌）。

可是你为了比什么恶鬼更多的罪在这里。”
那个有着红肿的肚子的回答道：
“发伪誓的人呀，你想想那马吧；
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你的刑罚。”
那希腊人回答道：“但愿使你的舌头
拆裂的口渴，和使你的肚子鼓得
象你面前的一道篱笆的臭水折磨你。”
然后那铸币者说道：“你还象从前一样
张开大口说出一派恶言恶语：
假使我口渴，身子里充满湿气，
你却浑身发烧，脑袋发痛；
要使你舐挪西萨斯的镜子，[1]
也不需要很多邀请的话。”
我正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话，
夫子对我说道：“现在继续看吧，
再看一会我就要和你争吵了！”
当我听到他怒声对我说话时，
我万分羞愧地转身向他，
我只要一想起时又会感到。
好象一个人梦到于他有害的事情，
而且在梦中但愿它是一个梦，

---

[1] 挪西萨斯为希腊的美男子，山林女神回声爱他，他却无动于中，因此被罚在泉水中看自己的影子而日趋憔悴，最后变为水仙花。“挪西萨斯的镜子”就是指水。

因此切望已成的事实不曾发生：
我变得就象这样，无力说话的我
却希望为自已辩解，而且一直
在辩解，虽然自已不这么想到。
夫子说道："不用这样羞愧已能
洗刷比你所犯的更大的过失：
因此抛去你的一切烦恼吧；
万一'命运'女神又把你带到
人们在作象这一类的斗嘴的地方，
你要想到我是永远在你的身边：
爱听斗嘴的愿望是一种庸俗的愿望。"

第三十一歌

下降：围着深渊耸立的巨人们

同一个舌头先前使我受伤
　以致我的两颊露出愧色，
　后来却把药品呈献给我。
我也这样地听到过阿基利
　和他父亲的长矛先有使人悲伤
　然后有使人复原的功用。❶
我们转身离开那悲惨的山谷，
　由那环绕它的堤岸攀登，
　不发一语地横越而过。
这里不象黑夜也不象白昼，
　因此我的眼光只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
　但是我听到一只高亢的号角吹得
那么响亮，简直会使任何雷声都显得微弱；
　这角声把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
　完全引导到一个地方：

在查理曼神圣的事业遭到失败
　而全军作着惨痛的溃退时，
　罗兰也没有把他的号角吹得那么可怕。[2]
我把头转向那个方向还没有多久，
　我似乎看到了许多高耸的塔楼；
　我就说道："夫子！请说，这是什么城镇？"
他对我说："因为你的眼光
　从那黑暗中望得太远了，
　由此你在你的想象上弄错了。
假使你到达那里，你将清楚地看到
　距离多么厉害地蒙骗了视官：
　所以你还得要赶快往前走。"
于是他亲热地拉住了我的手，
　说道："在我们没有往前走之前，
　为了使现实不致对你显得奇怪，
你要知道，那些不是塔楼，而是巨人；
　他们在井坑里，环绕着它的堤岸，
　他们都齐肚脐陷在里面。"
如同一阵迷雾在消散的时候，
　眼睛渐渐地重新看出

---

[1] 若是受到阿基利和他的父亲彼琉斯的长矛的刺戳，只能由这长矛再刺一下，那伤口才能痊愈。这在但丁以前的普罗封斯及意大利的诗歌中常常提到的。

[2] 当查理曼大帝的殿军在隆斯佛受到萨拉森人的袭击时，率领殿军的他的侄子罗兰高声吹动号角，向查理曼求援；但查理曼听信叛贼加纳隆尼（参看下面第三十二歌）的话，并不回头去救助，因此罗兰和他所有的骑士都被杀。

为弥漫于天空的雾气所隐没的事物；
就象这样，穿过那浓厚而黑暗的空气，
愈来愈靠近那边缘的时候，
我的错觉消失了，我的恐惧却增加了。
因为如同蒙脱莱郡
在它的环城上面都加筑了碉楼：❶
这些可怕的巨人(虬夫❷在天上
打雷的时候仍然威胁着他们)
就象这样以他们的上半身
环立在这圆坑的岸上，如同碉楼一般。
我已经看出了其中一个的脸孔，
肩膀和胸膛，肚腹的大部分，
和沿着两侧垂下的两只臂膀。❸
"自然"在放弃了创造象这样的动物之后，
就使战神失去了这些刽子手，
当然她在这点上做得十分对；
假使她并不后悔造了象和鲸鱼，
凡是目光如炬的人都会承认
她在这点上更为公正和审慎：❶

---

❶ 蒙脱莱郡是西挨那人的城堡，位于西挨那城西北约八英里。这城堡四周的城墙上筑有十二座碉楼。

❷ 虬夫即朱彼忒，罗马主神。巨人们曾袭击俄利姆巴斯山，但为朱彼忒的雷电所击毙(参阅第十四歌)。

❸ 这是宁禄，据说是"巴别塔"的建造者(见《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

❶ 象和鲸鱼虽然也庞大，但是没有理性，不象巨人们(战神的刽子手)那样危险。

因为若是心灵的机巧
　再结合上恶意和权力的话，
　人们就不能对它加以防御。
他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又长又大，
　如同罗马圣彼得教堂的松球，[1]
　而他的其他骨胳也与面孔相称；
象帷裙般遮起他腰部以下部分的堤岸
　使他露出了上半个身体，
　就是三个佛里斯兰人[2]也不能夸说
已达到了他的发际：因为从一个人
　在那里扣上他的袍子的地方以下，
　我看到他有三十个大手掌那么长。
"拉斐·梅·阿米乞·柴比·阿尔米，"[3]
　那不配唱出更甜蜜的颂歌的
　野蛮的嘴巴开始这样叫喊。
我的导师向着他说："笨拙的灵魂！
　你还是用你的号角吧；当愤怒或其他热情
　激发你时，用它来发泄吧。
在你的颈上搜寻一下，你就会找到
　那把它缚住的带子，混乱的灵魂啊，

---

[1] 在但丁那时候，圣彼得教堂面前立有黄铜制的松球，高约七八尺。
[2] 佛里斯兰是荷兰极北的一个省份，那里的居民以身体高大出名。
[3] 这是宁禄所说的话。这些话是混乱的，没有意义的。但丁在下面说明他的话是别人不懂的。

并看到那遮住你庞大的胸膛的号角。”
然后他对我说:“他谴责自己;
这是宁禄,由于他邪恶的主意
世界上依旧不能使用一种语言。[1]
我们让他站在那里吧,不要多说:
因为他不懂一切语言,
正如别人不懂他的语言一样。”
因此我们向前行走,往左转弯;
走了一箭之远的路程,我们发现
第二个是更凶恶和庞大得多。
把他这样地缚住的大匠是谁,
我说不出;但是他的右臂
被缚在后面,他的左手被缚在前面,
一根链条把他颈子以下的部分
紧紧束住,并且在没有遮盖的
部分上面环绕了五道。
我的导师说道:“这个骄傲的魂灵
竟想试用他的力量来反抗虬夫,
因此他得到了这种报应。

---

[1] 据《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里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宁禄发起在示拿的平原上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怕他们是一样的人民,说一样的言语,假使他们能做成这一件事,那末以后什么事都能做了。因此他就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他们也就造不成了。耶和华名那座城为巴别(即变乱的意思)。后来“巴别塔”便作为言语混乱的意思。

挨费尔提斯是他的名字；当巨人们

　使群神震惊时，他出了极大的力量；

　他那时挥动的手臂，现在再不能动弹了。”[1]

我对他说：“假使这是可能的话，

　那末我希望我的眼睛

　可以看到硕大无朋的布赖利阿斯。”[2]

他就此回答：“你将看到安提阿斯[3]

　就在近边，他说话，并且没有被束缚，

　他将把我们放到一切罪恶的底层。

你想看的那个人是远在那边；

　象这一个一样地被束缚着，

　并且是一个模样，只是外貌显得更凶恶。”

从没有强烈的地震把一座塔楼

　震动得那么厉害，能够同

　挨费尔提斯身子的摇晃相提并论。

当时我比以往更惧怕死亡；

　假使我没有看到他是被捆绑着，

　那末这恐惧就足以致我死命。

---

[1] 巨人挨费尔提斯和他的弟弟俄托斯是内普丢思的儿子。他们对俄利姆巴斯山的众神作战，而且企图把俄萨山堆在俄利姆巴斯山上，把彼利翁山堆在俄萨山上，但为阿波罗神所杀死。

[2] 布赖利阿斯是对俄利姆巴斯山众神作战的又一个巨人。他有一百只臂膀和五十个头。

[3] 安提阿斯由于不参加对俄利姆巴斯山众神的作战，所以没有被束缚。他身体离开了大地就没有力。

我们于是再向前行，来到了
　安提阿斯那里，除了头不算
　他从洞窟里露出了十足的五挨尔尺。
“哦你哟！你在那不祥的山谷
　(在汉尼拔率领他的大军退却时
　这山谷使西庇阿成为光荣的继承者)
曾取一千只狮子作为战利品；[1]
　而且假使你参加了你的弟兄们
　对诸神的战争，似乎还足以令人相信
大地的儿子们会因你而获得胜利；
　把我们放在——不要羞于做这个——
　寒冷把科赛忒斯冻结起来的地方。
不要让我们到提提阿斯或泰封那里；[2]
　这个人能够给与这里所渴望的东西；
　因此弯身下来吧，不要轻蔑地翘起嘴唇。
他还能够在人世恢复你的名誉：
　因为他活着，他的寿命还长，
　若是‘天恩’不在他寿限未满以前召唤他去。”
夫子这么说；他连忙伸出了
　他的双手把我的导师拿住，
　以往赫叩利斯曾感到这双手的力量。

---

[1] 安提阿斯杀死一千只狮子是在撒马，就是西庇阿战败汉尼拔的地方。

[2] 提提阿斯和泰封也是两个巨人。他们触怒了朱彼忒，被他投到冥国里去，传说冥国是在挨特那山的底下。

浮吉尔感到给这双手紧抓住时，
　对我说道："到这里来，我好把你抱起"；
　然后他使自己和我变成一团。
如同从倾斜的一面的底下仰望
　卡利圣达塔，[1]当一片浮云飘过上面时，
　那塔仿佛逆着云的方向倾斜着似的：
我站在那里看到安提阿斯弯身时
　就象这样；那一刹那真叫人害怕，
　我简直想由另一条路走去；
但是他轻轻地把我们放下
　在那把琉西斐和犹大一起吞没的深渊上；
　他也并不那样地弯着身子滞留在那里，
却竖直起来象船上竖起桅樯一样。

---

[1] 卡利圣达塔是在波伦亚的一座斜塔。

第三十二歌

第九圈：该隐狱；安泰诺狱

假使我的诗有粗鲁刺耳的韵律，
　可用来表现其他一切岩层
　辐辏重压在上面的那悲惨的圆坑，
那末我就可以更充分地榨出
　我的想象的液汁；但是既然我没有，
　我不免怀着怯惧的心情来讲述它：
因为把全宇宙的底层加以描写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儿戏的事业，
　也不是叫喊妈妈和爸爸的舌头所能胜任。
但是惟愿那些帮助安飞昂用城墙
　来围起底比斯的女神们帮助我的诗歌；[1]
　那末我的言语才不致和事实分歧。
你们这班比其他一切更丑恶的暴徒啊，
　你们住在这种难以形容的地方，
　你们还不如在这人世做绵羊或山羊吧！

当我们来到那黑暗的坑内，
在巨人们的脚下，但更在下面，
而我依旧凝望着高耸的墙壁时，
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道：
“留神走路呀！当心别把脚底
踏在疲倦的可怜的弟兄们的头上。”
于是我转过身来，看到在我的面前
并在我的脚下有一片湖，
由于结冰看起来象玻璃而不象水。
就是奥地利的多瑙河，或是在远方
寒空下的顿河，在冬天也没有
替自己的河道结过象这里一样的
一层厚冰：因为即使泰勃尼克山
或彼脱拉巴纳峰倒在它上面，[2]
也不会在边缘上发出咭格声。
如同在农妇时常梦到自己
拾遗穗的时候，青蛙把口鼻
露出水面蹲在那里咯咯鸣叫：[3]
就象这样，齐到羞赧的颜色显现的地方，
这些青黑色的悲惨的幽魂没在冰里，

---

[1] 安飞昂得到了文艺女神的帮助，把七弦琴弹得那么神妙，西赛隆山的石头被吸引了下来。这些石头自行堆叠起来，就造成了底比斯的城墙。

[2] 泰勃尼克是在斯拉佛尼亚之东的一座山，彼脱拉巴纳是多斯加纳西北部的一座山峰。

[3] 这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

牙齿作出象鹳一般的声音。

每个幽魂把他的脸孔向下低垂；

凭他们的嘴巴可以看出他们的冷，

凭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们心中的苦恼。

我向四周看了一下之后，

我向我的脚边看去，发现两个幽魂[1]

互相靠得那么紧，他们的头发交缠在一起。

我说道："你们把胸膛紧贴在一起的，

告诉我你们是谁。"他们弯下头颈；

而当他们抬起头来向着我时，

他们那先前仅里面潮润的眼睛

这时却从眼皮间涌出泪水，严寒冻住了

眼皮间的泪水，又使眼皮闭起。

木板和木板从来没有夹得这么紧；

他们象两只雄山羊互相抵撞；

他们爆发出了那般狂怒。

那个冻掉了两只耳朵的幽魂，

他的脸孔仍旧向下俯着，

说道："你为什么这样老是看着我们？

假使你要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他们和他们的父亲阿尔倍多的出生地

---

[1] 这两个幽魂是亚历山特洛和拿破里翁，阿尔倍多·台里·阿尔倍蒂伯爵的儿子，因争夺遗产而互相残杀。他们就是上面提到的"疲倦的可怜的弟兄们"。

是别圣寿河从那里流下的山谷。
他们是一个母亲所生；你可以
搜遍整个该隐狱，[1] 但你找不到
一个更应该冻结在冰里的幽魂，
更应该如此的既不是那个由亚塔尔的手
用矛一刺就刺穿了胸膛和影子的人；[2]
也不是甫加祈亚；[3] 也不是这个用头把我
遮得不能看远，名字叫萨扫·玛希洛尼的人，[4]
假使你是多斯加纳人，
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他是谁了。
为了你可以不必再要我说话，
告诉你我就是喀密兴·台·巴齐，
正在等待卡里诺来减轻我的罪。”[5]
以后我看到了成千的脸孔都冻得
象狗脸一般：因此我一想到那冰湖时
就浑身发抖，而且将来也会如此。

---

[1] 杀害亲人的罪人都在该隐狱里受到责罚。该隐为亚当的长子，杀弟亚伯。

[2] 摩特莱特因侵占他父亲亚塔尔王的领土，亚塔尔王决定杀死他。他用矛刺穿他的身体，摩特莱特见自己必死，也杀死了他的父亲。

[3] 甫加祈亚是彼斯托雅康采莱里家族的人。这家族分为黑党和白党。两党互相残杀，大都是由于他的缘故。

[4] 萨扫·玛希洛尼是佛罗棱萨托斯启家族的人，为了获得遗产，把他的侄子杀死。

[5] 喀密兴·台·巴齐是淮尔达诺巴齐家族的人。他用计杀死他的亲戚乌勃蒂诺。他说他等待他的亲戚卡里诺来减轻他的罪，因为卡里诺犯的是背叛国家的罪。卡里诺在一三〇二年把淮尔达诺的比安脱拉维尼城堡献给黑党，许多白党因之被杀或被掳。

当我们正在走向一切的重量
都在那里集合的中心，
而我在永恒的幽冥中发抖时，
不知道由于天意，还是由于命运或机缘，
在许多头颅中间行走的我
却猛然踢到了一个头颅的脸孔。
它哭着向我叫道："你为什么践踏我？
假使你不是来替蒙太潘底增加复仇，
那末你为什么作弄我呢？"[1]
我说道："我的夫子！请你在这里等我，
我要解除关于他的一个疑窦；
然后你可以随便怎样地催我快走。"
夫子站住了；我对那个还在
狠狠地辱骂着的幽魂说道：
"这样地责骂人家的你是谁？"
他回答道："不，你是谁呀？
你走过安泰诺狱，[2]踢着人家的面颊；
即使你是活人，这也太重了。"
我的答复是："我是活人；假使你爱好名誉，
那末我把你的名字列在

---

[1] 这个说话的幽魂是布加·台里·阿巴蒂。在蒙太潘底的战役中，布加虽然是一个基伯林党人，却在归尔甫党一边作战。在紧要关头，他砍去了佛罗棱萨旗手的手，因此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人在这战役中失败了。

[2] 据中古时期的传说，把脱洛挨出卖给希腊人的，是脱洛挨人安泰诺。在安泰诺狱里受到责罚的是叛国的罪人。

其他的记录里，这或许对于你是宝贵的。”
他对我说道：“我所想望的正是相反；
去你的吧！不要再和我纠缠：
你不知道在这冰滩上怎样说奉承话。”
然后我抓住他后面的头发，
说道：“你一定要说出你的名字来，
不然你这里一根头发都不会留下！”
他对我说道：“就是你把我的头发都拔掉，
我也不告诉你我是谁；也不把头给你看，
纵然你敲打我的头一千次。”
我已经把他的头发绕在我的手上，
并且把头发拔去了不止一簇，
他狂叫着，把眼睛低垂着，
那时另一个幽魂叫道：“布加，你怎么啦？
你下巴格格作响还不够，一定要狂叫么？
什么鬼魔临到你的身上了？”
我说道：“现在，该死的叛贼！
我不要你说话了；我要带去
你的确实的消息而使你羞辱。”
“滚开！”他回答说；“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假使你从这里脱身，关于那个现在
这样急于要说话的人，可别不提一句。
他在这里悲叹法兰西人的银子。
你可以说：‘我在罪人们夹在冰里
站着的地方看到那个都拉的人。’❶

假使有人问你那里另外有什么人，

在你身旁的就是咽喉

为佛罗棱萨人割断的培加里亚。[2]

我想基尼·台·苏大尼尔[3]也在前面，

同着加纳隆尼，[4]还有趁人民在梦中时

把芬闸的城门打开的屈力巴尔台洛。”[5]

当我们离开他时，我看到

两个幽魂那么紧密地冻在一个冰眼里，

一个头好象帽子般盖在另一个头上；

如同人因饥饿而啃面包，

那个在上面的头用牙齿啃进

另一个的头脑和颈项相接的地方。

他啃嚼那头颅和其他部分，

正和泰丢斯[6]因忿怒而啃嚼

---

[1] 都拉的布索，一个格里摩拿的基伯林党人，曾受到曼弗莱特的命令抵拒安如的查理；他却让后者任意进入帕马，据说因为他从法兰西人那里收受了一笔极大的贿赂。

[2] 一二五八年基伯林党人被逐出佛罗棱萨之后，培加里亚因阴谋推翻归尔甫党人而被处死。

[3] 基尼·台·苏大尼尔原来是基伯林党人，后来为扩张自己的势力，投到了归尔甫党那一面。

[4] 加纳隆尼见前面第三十一歌。

[5] 一二八〇年，屈力巴尔台洛背叛地开了芬闸的城门，放进波伦亚的归尔甫党人(吉莱梅家族)，使他们能够屠杀他们的敌人，在那城里避难的属于基伯林党的兰保太齐家族。

[6] 在七王攻打底比斯的战争中，泰丢斯为弥拿立普斯所重伤，但是仍旧杀死了他的敌手；当弥拿立普斯的头拿在他面前时，他在狂怒中把它啃嚼。

弥拿立普斯的太阳穴一样。
我说道："你哟！你用这种残暴的行为
表示你对于你所吞噬的人的憎恨，
依这个条件你告诉我为什么：
倘若你怨恨他是有理由的，
知道你们是谁和他的罪名的我
还可以在上界报答你，
假使我用以说话的舌头没有干枯。"

第三十三歌

安泰诺狱。乌哥利诺和他的在塔楼中的孩子们

那个罪人从那残忍的餐食
　抬起嘴来，就在已被他咬得
　稀烂的头颅的头发上揩抹。
然后他开始说："你一定要我重温
　绝大的悲痛，我甚至在未说之前，
　只要一想起，就会使我肝肠欲裂。
但是假使我的言语能成为一粒种子，
　为我所啃嚼的叛贼结出不名誉的果子，
　你将看到我一面说话一面哭泣。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
　你怎样来到这里；但是，当我听你说话时，
　我真觉得你象是一个佛罗棱萨人。
你要知道我是乌哥利诺伯爵，[1]
　而这一个是罗吉挨利大主教；
　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成了他凶狠的邻人。

由于他那些恶毒的诡计的结果，
　对他深信不疑的我是被捕了
　并且后来被处死，这是无须说的。
但是你所不能知道的事情，那就是，
　我的死是多么残酷，你就会听到
　——并且要知道他是不是得罪了我。
那座因我而得到‘饥饿的塔楼’的名称，
　而其他的人还要被关禁在里面的
　监牢，有一个狭窄的洞眼，
我从那洞眼看见了几次月圆之后，
　我做了一个恶梦，
　它为我揭开了未来之幕。
我梦见这个人象是个领主，
　在那使比萨人看不到卢加的山上[2]
　追逐着一只狼和小狼们。
他带着瘦削、敏锐和机警的猎犬，
　高兰狄，薛斯蒙狄和朗弗兰乞[3]

---

[1] 一二八八年间，在比萨占首要地位的是归尔甫党，但是他们又分为两派，各以乌哥利诺·台拉·盖拉台斯加和他的外孙尼诺·台·维斯康蒂为首。基伯林党的首领是比萨的大主教，罗吉挨利·台里·乌巴尔狄尼。乌哥利诺为要获得最高的权力，就与罗吉挨利勾结，竟将尼诺逐出。可是，他后来又被大主教出卖；他看到归尔甫党势力薄弱了，就把乌哥利诺连同他的四个儿子和孙子都幽禁了起来。当蒙番尔脱洛的归多于一二八九年三月间统领了比萨的军队时，监牢的钥匙给抛在河里，乌哥利诺和他的四个孩子都饿死在里面。

[2] 这是指位于比萨和卢加之间的圣吉里诺山。

[3] 这是比萨的三个大族，他们是支持罗吉挨利大主教的。

已预先被派遣在他的前面。
在追逐了一阵后，那狼父和狼子们
似乎疲倦了；我仿佛看到
他们的肚子为尖利的牙齿咬破。
当我在黎明之前醒来时，
我听到和我在一起的我的孩子们
在他们梦中哭喊着要面包。
假使你想到我那时预感到的事情
而不伤心，那你真是十分残酷；
假如你不哭，你一向遇到什么才哭呢？
他们那时醒来了，平常送给
我们食物的时辰快到了，
我们每人都因作了恶梦而焦急，
而我听到了下面那可怖的
塔楼的出口给上了锁：我就凝望着
我的孩子们的脸孔，不发一语。
我并不哭：我的心肠已变得这样硬；
他们哭了；我们小安萨姆说道：
'你的脸色不好，父亲，有什么不舒服么？'
但是我不流泪，那一整天
也不回答，下一晚也不，
直到又一天的阳光照临大地。
当一丝微弱的光线射进
那悲惨的牢狱，而我在他们的
四张脸孔上看出了我自己的容貌时，

我悲痛得只是咬我的双手。
可是他们以为我这样做是由于
食欲难熬，便突然站了起来，
说道：'父亲呀，倘若你把我们吃掉，
给我们的痛苦倒要少得多：你给我们
披上了这可悲的血肉，现在把它剥掉吧。'
于是我使自己平静下来，为了不使他们
更加不幸；那一天和下一天我们全没说话。
哦坚硬的土地！你为什么不裂开啊？
当我们到了第四天，
加杜直挺挺地倒在我的脚边，
说道：'我的父亲！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他就死在那里；正象你看到我一样，
我看到了那三个在第五和第六天之间
一个一个地倒下：早已瞎了眼的
我就在每一个的身上摸索，
在他们死了之后，叫了他们两天；
于是饥饿又战胜了悲伤。"
当他说了这句话时，他斜了眼睛
又用他的牙齿咬住那可悲的头颅，
象狗使劲地咬住骨头一样。
唉，比萨！你真是可以听到
说"Si"的美丽地方[1]的人民的耻辱啊。

---

[1] "说'Si'的美丽地方"指意大利。意大利语"Si"即"是"的意思。

既然你的邻人们不迅速责罚你，

让喀普拉拉和戈刚挪两岛移动，[1]

并把阿诺河的出海口堵住，

来把住在你里面的每个活人都淹死。

因为假使乌哥利诺有把你的城堡

出卖的恶名，[2]你也不应该

对他的孩子们加以这样的苦刑：

你近代的底比斯呀！[3]他们的年幼

使得乌格兴和勃利加太，和我的诗篇

在上面提到过的另外两人显得无辜。[4]

我们再向前行，走到严寒结结实实地

把另一群幽魂冻在冰里的地方，

他们不是低着头，而都是仰着脸。

在那里哭泣本身不容他们哭泣；

而且忧愁在眼睛上遇到了障碍

就转向内心以增加痛苦：

因为最先流出的眼泪冻成一块，

而且，好象水晶的面甲一样，

---

[1] 喀普拉拉和戈刚挪是阿诺河河口处的两个岛。

[2] 一二八四年，哲诺未西人在美洛利亚战败了比萨人之后，乌哥利诺曾以某些城堡献给佛罗棱萨人和卢加人。

[3] 但丁时常提到底比斯以此著名的流血、仇恨和复仇的故事（见前面第二十六歌，第三十歌等）。

[4] 加杜（上面已提到过）和乌格兴是乌哥利诺的儿子；勃利加太和小安萨姆（上面也已提到过）是他的孙子。

把他们眉毛以下所有的凹处填满。
虽然，好象由于皮肤硬结，
一切的感觉因为寒冷之故
已从我的脸孔上消失了，
现在我却似乎觉得有一阵风吹来；
因此我说："夫子，谁吹动这阵风的？
在这底下不是一切热气都已消灭了么？"
他便对我说："不久你就会来到那地方，
你将亲眼看到吹来这阵风的原因，
那时就可以答复你这个问题。"
冰壳里有一个可怜的阴魂
向我们叫道："哦魂灵们！多么残酷啊，
你们竟给派遣到最后的一层！
除去我脸上的坚硬的面幕，
好让我在眼泪没再冻结之前
发泄一下那塞住我心头的悲伤。"
我因此对他说："假使你要我帮助你，
告诉我你是谁；假使我不解救你，
那就罚我到冰的底层去。"
他回答道："我是阿尔培利哥修士，[1]

---

[1] 阿尔培利哥为了争夺罗曼亚地区芬闸的统治权，被他的兄弟曼弗莱特所击（一二八四年）。他假装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在次年他邀曼弗莱特和他的儿子来赴宴，并在说出预定的暗语（"把果子拿来"）的时候，外面伏着的刺客就冲进来把这两个宾客杀死。

我是那罪恶的果园里的果子，

为了我给了无花果我在这里收到椰子。”[1]

“哈！”我对他说，“那末你已经死了么？”

他对我说：“我的躯壳在上界

是怎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

这托雷美狱有这种特权：

在未被阿特罗波司[2]逼去之前，

时常有魂灵坠落到这里来。

为了使你更情愿从我的脸上

除去玻璃般的眼泪，我要告诉你：

当灵魂象我一样地背叛的时候，

一个恶鬼就剥夺了它的肉体，

他以后就一直主宰它，

直到它的寿限已尽为止。

灵魂向下俯冲到这水池里来；

这里在我背后度冬的这个灵魂的肉体

或许在上面人世还可以看到。

若是你刚到下面来，你一定知道它：

它是勃兰加·杜利亚爵士；[3]

---

[1] 无花果是多斯加纳的最贱的果子，椰子是外产的，所以要贵些。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受的痛苦比我给人家受的痛苦要大。”

[2] 阿特罗波司是专管割断生命之线的命运女神。

[3] 热那亚的勃兰加·杜利亚邀他的岳父密舍尔·尚奇（见前面第二十二歌）来赴宴，在席间他以他的侄子（即下面所说的“与他同谋的亲戚”）之助，把尚奇杀死。阿尔培利哥和勃兰加·杜利亚在一三〇〇年还都活着，但是他们的灵魂已先在地狱里受罚，这就是所谓托雷美狱的“特权”。

自他这样被禁闭以来已有许多年了。”
我对他说：“我相信你在欺骗我；
因为勃兰加·杜利亚没有死；
他在吃、喝、睡觉、和穿衣。”
他说道：“在上面的沟渠里，
就在那粘韧的沥青沸煮的地方，
密舍尔·尚奇还没有来到时，
这个人已把一个恶鬼代替自己
留在他自己的身体里，也留在
一个与他同谋的亲戚的身体里。
但是把你的手伸过来：打开我的眼睛”；
我并不替他打开眼睛：
对他无礼就是有礼。
唉，热那亚人！丧尽了道德
并充满着一切腐败的人们呀，
为什么你们不从大地上消除？
因为我发现你们中有一个人
和罗曼亚的最恶的幽灵在一起，[1]
甚至现在他的灵魂因他的恶行还浸在
科赛忒斯里，而在人世还似乎活在肉体里。

---

[1] 勃兰加·杜利亚和阿尔培利哥修士在一起。

第三十四歌

第九圈：犹大狱。从琉西斐通到光明的道路

"地狱之王的旌旗在向我们前进；"[1]
　我的夫子说道，"假使你要把他
　辨认清楚，你向你前面看吧。"
如同，当大雾弥漫于天空，
　或是黑夜降临我们的半球时，
　一座转动着的风车在远处显现；
我现在似乎看到这样一座大建筑；
　为了风大我缩在我导师的背后，
　因为那里没有其他掩蔽的地方。
我来到了那地方(我怀着恐惧写进诗里)，
　那里幽灵们整个给掩盖在冰里，
　而且闪闪发光有如玻璃中的斑点。
有的横躺着，有的直立着，
　有的用头立着，有的用脚立着，
　又有的象一张弓把脸孔弯到脚尖。

当我们向前走了相当一段距离，

我的导师主动指给我看

那一度是如此美丽的创造物时，

他从我面前走开，要我停下，

说道："看狄斯！[2] 还要看那你在那里

应该用坚忍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地方。"

当时我变得多么冰冷和软弱，

别问吧，读者啊！这点我不描写，

因为一切的言语都无法来形容。

我没有死去，也没有活着：

假使你有一点聪明，你自己去想

非生非死的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悲哀之国的"皇帝"，

从半胸以上都露在冰的外面；

我的身材和一个巨人相比

正如巨人们和他的手臂相比：

那末请想同这样的一个部分

成比例的全身一定是多么大呀。

假使他先前美丽到他今日丑恶的程度，

而且昂首反对他的"造物主"，

那末无怪一切苦恼都由他发生。

当我看到他的头上有三个脸孔时，

---

[1] "地狱之王的旌旗"指琉西斐的翅膀。

[2] 狄斯即琉西斐。

这对于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奇！
正面的一个脸孔象火一般红；
与这相联接的另外两个脸孔
是在每个肩膀的中间的上面，
而在他的头顶那里结连起来；
右边的脸孔是介乎白与黄之间；
左边的脸孔看起来是这样的，
象是从尼罗河上游那里来的人。[1]
每个脸孔下面伸出两张巨大的翅膀，
尺寸正和这样的一只鸟相称：
我没有看到过海帆有如此阔大。
翅膀上没有羽毛；但形式和质地
和蝙蝠的相仿：他正在扑击翅膀，
所以三阵风从他那里吹出。
因此科赛武斯全部冻结了；
他用六只眼睛哭泣，眼泪和血沫
顺着三个下巴涌流而下。
在每只嘴里他用牙齿咀嚼
一个罪人，象马嚼着马衔铁一样；
他就这样使三个罪人受到酷刑。
对于前面的一个，与撕裂比起来时
咬嚼是不算什么：因为有时
他的背部的皮差不多完全撕去了。

---

[1] 指非洲黑人。

夫子说："那受到最大的刑罚的

　上面那个就是犹大·伊斯喀里奥，

　他头在里面，两腿在外面使劲划动。

把头朝下的那另外两个中，

　那从黑色的脸孔吊下来的是勃鲁多——

　看他怎样扭动，不发一言；

那另一个是卡修斯，四肢似乎多么僵硬。[1]

　但黑夜又来了；[2] 而现在我们

　必须离去；因为我们已看到了全部。"

我照他的意思抱住了他的头颈；

　他选择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当翅膀大大张开的时候，

他抓住了多毛的肚腹，

　然后在缠结的毛发和冻硬的皮肉之间，

　从一簇毛到一簇毛地向下降落。

当我们来到了大腿恰好

　在臃肿的后臀上转动的地方时，

　我的导师辛苦而艰难地

把头掉到他先前站脚的地方，

　好象往上爬的人一般，他抓住了毛发；

　我因此以为我们又回地狱去了。

---

[1] 这是三个大叛贼：犹大出卖了教会的缔造者耶稣；勃鲁多和卡修斯谋害了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凯撒。但丁在犹大狱中特别指出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2] 现在大约是星期六的晚上六时。

七

甲

我的导师象一个筋疲力尽的人
　那样气喘着，说道："你抓得紧！
　我们必须从这种梯子爬出这万恶的地方。"
然后他从一块岩石的隙缝里走出，
　把我放在岩石边缘上坐下；
　他就用谨慎的脚步向我走来。
我抬起眼睛，原以为会看到
　琉西斐象我先前离开他时那样；
　却看到他两腿向上伸着。
假使我当时果真变得困惑了，
　让那些不能领略我经过的
　是什么样的地方的蠢人就这样想吧
夫子说："起来！站起来吧！
　行程是修长的，道路是崎岖的；
　太阳已转回到白天第三时的一半。"❶
我们站着的地方并不是宫殿，
　而是一座天然的地牢，
　地面高低不平，又没有亮光。
"在我还未脱离这深渊之前，"
　我站起来的时候说，"哦夫子！
　对我说几句话，以免除我的错误。
冰在哪里？还有这一点，他怎么会

---

❶ 罗马天主教教会为了祷告的目的，把白天分为四部分。"白天第三时"是第一部分，就是从六时到九时。因此，"白天第三时的一半"即等于七时半。

这样地倒插着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太阳'怎么会从黄昏转移到早晨？"
他对我说："我曾在地球中心的那一边
抓住那个穿过世界的恶虫的毛，
你以为你现在还在那里呢。
在我下降的时间内，你一直是在那一边；
当我转身的时候，你才经过了
一切重力从各方被吸到那里去的地点；
而现在你到了这个半球的下面，
它正对那个有着广大干燥的陆地的半球，
而在其高峰之下那在无罪中
诞生和生存的'人'曾被毁灭；[1]
你的脚已踏在一个小的球体上，
它是犹大狱的另一面。
当那边是黄昏的时候，这里正是早晨；
这个用毛发给我们做梯子的'恶魔'
仍旧象先前一样地固定不动。
他从'天国'坠落在这一边；
那先前突出在这里的陆地
由于怕他就用海水来掩盖自己，
移到我们的半球来了；或许，
出现在这一边的陆地为了要避开他

---

[1] "干燥的陆地"是北半球，但丁认为其中心是耶路撒冷，就是那无罪的"人"(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在这里留下了那空隙，而向上冲去。”[1]

下面那里有一个地方，从魔王那里
伸展开去就象他的坟墓那样广远；
发现这地方不由于看到而由于听到
一条小溪[2]在那里潺潺地向下流去，
溪水顺着蚀穿的石洞流去，
水道迂回曲折，斜度也不大。
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
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
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
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
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
天上累累地负载着的美丽事物；
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3]

---

[1] 撒但坠落在南北球的时候，陆地都从他那里逃开；而在他固定于地球的中心之后，那形成炼狱山的陆地向上冲去，而留下了空隙。

[2] 这条小溪是里西，从炼狱慢慢地向下流到地狱，罪人在它里面洗去了关于罪恶的记忆。

[3] 神曲三篇最后一行都以“星辰”结束，表示向往光明的意思。

[General Information]
□□=□□□□□□
□□=
□□=253
SS□=0
□□□□=